旅行雜誌



敦煌壁畫

圖爲敦煌莫高窟第一百十九窟，盛唐壁畫，男身觀自在菩薩。

張大千臨摹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第十八卷 第六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6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
中北路址祥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旅行雜誌啟事

本誌內地版，向在桂林印行，曾由敝社先後設立桂林出版分科及旅行雜誌總發行所綜理其事，歷承各地書店；讀者，熱忱贊助，無任感荷！茲以桂林實行疏散，爲奉行政府功令起見，決將該所撤銷，嗣後所有本誌及其他旅行圖書之編輯印行事宜，概由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敝社辦理。如蒙　賜寄稿件，訂購圖書等函件，均請逕寄上開地址。又渝地紙張工價，均較桂林爲昂，爲減輕讀者負担起見，排例紙質，略有更改；至內容方面，仍當一本素旨，力求充實，以副讀者雅望。用佈數語，諸維
台詧。

中國旅行社總社啟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　第六期　目錄

記遊篇章

白岳與黃山……賈士毅（一）

淪陷區屐痕同溯……邵潭秋（三）

地方描寫

復興關的刻畫……孝　軍（九）

旅程紀述

千山萬水賦歸來……趙君豪（一三）

川陝豫鄂遊誌……喻血輪（二三）

從重慶到昆明……高　楓（三三）

從密支那歸來……朱定時（四三）

自由中國六千哩……進　仁（五三）

東南西北——滬渝記程……慶　修（六〇）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邊疆透視

川康公路巡視……陳長風（七八）

苗胞生活

安順苗夷的婚姻生活……陳國鈞（八二）

國外風光

白魯塞爾……馮朱棣（八八）

旅遊譯著

歐美的旅館……闇人俊（九一）

補白及其他

游墅……大中（二）

長江沿岸都市之高度……鳳（四二）

故語新釋……大中（八七）

交通參攷資料……（九七）

編者與讀者……（一〇一）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中國工礦銀行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地匯兌

通匯地點

重慶　南充　衡陽　自貢

桂林　昆明　西安　梧州

柳州　長沙　寶鷄

昆明分行行址：南屏街工礦大廈

電報掛號：二八一八

電話：二二四六

服務記錄

北泉招待所

北泉公園左瀕峽江右倚崇山風景幽勝久已膾炙遐邇本社爲服務遊客起見特就園內數帆樓農莊柏林等處設立招待所本月關國賓美副總統華萊士先生蒞碚參觀該所受命佈置並派侍應生協助照料成績頗佳茲將農林部沈部長致該所經理王振旅之函錄後：

振旅仁兄惠鑒此次招待國賓承吾兄代爲佈置備極[illegible]潔並選派役協助極爲圓滿晉念高誼何勝感佩既以當晚陪同華氏參觀特囑謝所長代申敬意未能親自招[illegible]殊以爲歉耑此申謝

敬頌

籌祺

沈鴻烈拜啓　六月廿四日

廣元招待所

美國駐渝總領事Ronald Hall先生本年六月初由渝飛蘭在返川途中於六月七日行經廣元下榻本社招待所當經該所主任陳啓泰君接待代定車座並陪同參觀廣元工業如大華紗廠等Hall先生對招待所內部設備與整潔表示滿意臨行時特留函陳君致謝茲迻同譯文錄登如次：

7th June 1944

Dear Mr. Chen,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thanking you for all your kindness when I passed through Kwangyuan, and for making me so very comfortable at your guest house, when one arrives after a long journey one greatly appreciates having such a guest house where one can stay.

Yours sincerely,

RONALD HALL

啓泰先生：

鄙人此次行經廣元辱荷殷渥款待在貴所中甚爲舒適茲願藉此機會一致謝忱竊以旅客於長途旅行之後能居住一處若貴招待所者當不勝其感幸矣

Ronald Hall

六月七日

中國旅行社舉辦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啟事

啟者：敝社旅行雜誌，發行有年，素以闡揚名勝，提倡旅行為職志。歷承海內賢豪，紛投佳作，各界先進，留錫南鍼，得以逐漸改進，幸免隕越。邇者，抗戰已步入勝利階段，旅行事業，亟待作進一步之推展，舉凡名勝與區之闡啟，交通建設之宏揚，莫非發展旅行之首要，本社不敏，竊欲勉竭棉薄。惟是我國幅員廣袤，山川綠廻，風光秀麗之區，文物薈萃之地，所在皆有，而湮彰不一。旅行雜誌刊行以來，雖積卷十八，合二百又九冊，但所涉獵者，仍滄海之一粟；是欲謀其盡善，以期克盡厥職者，自非廣徵宏構，博集珠璣不為功。尋旅行之與為學，原需相輔而行，必行而後學有所證，必學而後行有所得。蓋憑弔古蹟，追慕昔賢，胥援跡於歷史，流連風景，探勝搜奇，亦追蹤乎輿地，紀旅程，則比類於交通，樂方物，亦有關乎經濟。比念後方學子，或兀兀窮年，寒窗埋首，或迢迢萬里，來自陷區，杏壇絃架，既罹其深研，國難家仇，復資其餘志，獨於遠途時會，飄飲簞食，生活多屬清苦，雖弦歌未輟，而欲作修學旅行，以求有以證其所學，或多力有不逮！凡上所舉，在敝社則博搜記遊攬勝之構，已規定為今後之方鍼，在學子則精研人地自然之學，將有需乎修學之旅行，爰訂徵文之例，以斯珠璣之紛陳，並供獎學之資，稍助膏火於遊賞。是為啟。

大學生獎學金徵文辦法

一、宗　　旨　宏揚交通建設闡發名勝與區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

二、應徵資格　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三、題　　目　1.戰後中國游覽計畫　2.山水人物印象　3.修學旅行記　4.生活在××

四、篇　　幅　以八千字為限文言語體不拘

五、應徵辦法　凡應徵稿件均須貼附徵文印花（刊本頁左下角）並請肆業學校教務處蓋章證明

六、徵止日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截止

七、揭曉日期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在本誌揭曉

八、錄取及給獎　擇最優之五名贈給獎學金計第一名國幣一萬元第二名八千元第三名國幣六千元第四名國幣四千元第五名國幣二千元第六名至二十名贈旅行雜誌全年以上錄取文稿均另按文字長短內容酌給稿費至少每千字國幣二百元第三十名以次視文字優劣按上述標準酌給稿費未取稿件如非事前聲明概不退還

九、稿件發表　所有錄取文稿除分別先於第十九卷旅行雜誌發表外另輯專集一冊藉資紀念

十、附　　則　所有獎金稿費之發給及其他事項悉行比照旅行雜誌投稿條例辦理

中國旅行社徵文印花

白岳與黃山

賈士毅

（一）前言

余幼讀徐霞客游記，觀其漫游天下名勝，不辭寒暑，備歷艱險；而於地域及水源，尤能多所闡發，心常慕之。年旣長，于役四方，得間因好乘時登涉。客歲寓居屯溪，友朋相過從，輒縱談白岳、黃山勝跡，以屯溪與兩地相距，適成三角形，地屬接壤，交通尙便，爰作白岳黃山之游。

（二）白岳剪影

八月七日晨，乘車南行，經萬安橋，流覽古塔，爲留片刻。十二時抵休寧，飯畢續進。道經南渡，四時抵岩脚，過橋，拾級上行，汗如雨下，歷涼風，松月兩亭。五時半，至會仙亭稍憩，仍仰山而登，七時始抵東陽道院宿焉。白岳又稱齊雲山，諸峯簇聳，高與雲齊，故以齊雲名。翌晨，往太素宮，內列宋、元帝像，係百鳥啣泥所成。明世宗遣術書汪鐶求子應驗，復重修廟舍。明末，名人學士題詠甚多，宮後爲玉屏岩，形如斧削。宮前爲香爐峯，孤立空際。峯頂爲鐵亭，游者攀鐵索乃得登，余因天暑力疲，未上。迤東爲羅漢洞，岩上飛瀑如散珠，名珠簾水。再東爲洞天福地，前臨深谷，後依高崖，喬木森鬱，蟬聲斷續，令人作遺世獨立之想。午刻返院就餐，餐畢西行，約半里至玉虛闕，俗稱老廟，與太素宮並稱。寺依山窟而成，後有石洞，頗深廣。再西爲三姑、五姥兩峯，式如嫦娥聯袂奔月，或類老人停杖偃立，形神畢肖，饒有異趣。南下爲文昌閣，昔爲軒冕薈萃之地，今已時遷世易，僅留廢址殘碑。碑文內有文皇帝治鄂之武當，爲皇帝治皖之白岳之語，不禁感慨係之！晚返院宿。十日晨下山，仍坐原車返屯。

立秋游白岳

步出岩脚棧，躡履望雲巘。（白岳一名齊雲山）夙聞白岳名，今朝遂登踐。初越桃源渡，幾傍山亭轉。（過桃花源洞爲涼風望仙松月三亭）光景隨處換，路窮臨絕峴。微現穹窿洞，奇幻奪化工，（有洞天福地之稱）岩半懸飛瀑，散作珠簾櫳。（珠簾水）何時百鳥至，啣泥太素宮。（內有宋元帝像係百鳥啣泥所成）殿宇通輦帝，仙跡世所崇。（宋元帝後明世宗曾勅重修）玉屏如斧削，香爐擁翠空。（宮後爲玉屏峯宮前爲香爐峯）時時白雲起，徽映秋陽紅。邐迤緣崖凌，忽到玉虛闕，（俗稱老廟依山洞爲寺）野老傳古寺，驚距窺石窟，五姥倚杖立，三姑欲奔月。（五姥三姑峯名）攀蹬勢萬端，晴嵐互出沒。高閣昔何盛，衆賓羅簪笏。一炬餘殘碑，遺韻入衰歇。（文昌閣昔爲軒冕會集之地今燬火蕩然）秋風動上清，萬籟一等筌，攀躋力不惜，笑語猿鶴迴。靈宮雲霧過，（明徐霞客曾躋於此）今我冒暑行，古人已邈矣，聊寄悠然情！

（三）黃山剪影

十一月一日晨，偕胡石青、袁孝谷兩兄乘車向東北行，經岩寺潛口，十一時抵湯口，沿溪而上，五里抵祥符寺故址。越溪設有中國旅行社，余等在社午餐，俱赴湯泉，池仿北平湯山修建，雖值秋末，天寒而湯氣鬱然，水從管出，溫度適合，氣極香洌，心神爲之頓清。浴畢，往黃山圖書館，館係段合肥正道居舊址，仰見一崖，高碧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惟因天晴過久，瀑布不巨爲可惜耳！過雙溪亭，匾額爲段合肥所書，歷仁壽閣，爲許靜仁七旬生辰戚友集資所建。經白龍橋黃山管理局之側仍返中國旅行社宿。二日晨，從紫雲庵側攀躋而上，泉光雲氣，撩繞衣裾。約五里，則聲韻香烟，穿石而出，卽慈光寺也。寺舊名硃砂庵，羣山環抱，局勢開拓。茗憩片刻，從左側上，石峯夾道，天都獨巍然聳立。再上，路愈仄，級愈峻，壁滑不容着趾。上至平岡、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距天都峯頂五里，建鐵索以便行人，余從石罅中行經迎客松之側，一寺翼然于上，爲文殊院。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奇峯錯列，秀麗絕倫。午後登文殊臺，遙見西南角雲氣蒸湧，倏忽成海，波濤奔湃，峯巒錯落，與日光相映，頓呈金銀世界。三日晨，歷百步雲梯，磴石欹斜，兀兀欲動，爲之神蕩俱悚。旋循蓮花峯而北，徑小而峻，兩壁夾立，仰面而度，陰森悚骨。由此更上一峯至天平矼，陽爲前海，陰爲後海，相與盤桓久之，遂下後海，至獅子林，晚宿獅子林精舍。四日晨，步至始信峯，稍憩，旁爲擾龍松，平頂短鬣，盤根虬幹，攀玩移時，遙望諸峯，形如石筍，藻繢滿眼。從山坑至白沙嶺，過仙燈洞，復南行三里爲雲谷寺，卽所謂丞相原是也。余等在寺午餐，乃下山入湯泉復浴，晚仍宿中國旅行社。余意黃山前山以雄偉勝，帶有北方山嶺氣味，後山以奇秀勝，略含桂林山嶺景象，殆融會南北于一爐而成此勝蹟也歟！翌晨經湯口乘車返屯。

君如愛讀旅行雜誌 請介紹於君之親友

秋末偕胡石青袁孝谷同游黃山

黃山何所奇？爲道有三絕：雲海與石松，妙境諸天徹，天都卅六尊，健骨竦如鐵，蓮蕊與鉢盂，圍抱低昂列。(黃山三十六峯天都爲主峯西對蓮花峯東連鉢盂峯)峯峻惟鳥道，攀躋膽欲裂，林葉經霜紅，感時驚換節。初登文殊臺，(在文殊院前)雲蒸玉作堆；倏忽幻波浪，瀰漾漫九垓。水天互吞吐，現出小蓬萊，彷彿鎮海上，聽禪共徘徊。信宿越巖脊，青巒近咫尺，(青巒峯頂有石如羽士趺坐)牧童遙指點，隨處有怪石，蹴踏如獸形，飄逸類仙迹，劖鑱窮萬變，睹此遺寥寂。午過獅子林，(爲後山主峯)。老松遍高岑，不知幾千歲，偃蹇無俗心。勁節凌霄漢，奚畏霜雪侵？清風動上界，濤聲似鳴琴。憶昔軒轅作，訪求煉丹藥，浮丘與容成，相將尋洞壑，石室懸壽藤，空際來笙鶴，(石室在鍊丹峯上相傳浮丘公鍊丹于頂經八甲子始遇黃帝服七粒亦藉雲霧昂空游戲)古人不可追，陳跡漸隱約。仙蹤今何在？可望行復却，回顧同游者，低屈詘般若。

淪陷區屐痕回溯

邵潭秋

莊子知北遊有云：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予嘗讀之，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予性好遊，平生登山屐，不知當時破幾緉，嘗北經鄒魯，出燕趙之墟，東窮禹穴，至補怛落迦山，南行桂嶺，訪離題槃荷之國，西遊圖步入蜀，一至青城寶圖中岩，三遊雁蕩山，而故鄉之匡廬彭蠡，尚不與焉。凡此國望之名山湖海，北東南及故鄉，多在淪陷區中，當日躡屐勃窣容與徘徊者，今則流是八年，音塵斷絕，紛擾翔飛，江燕客來，緬懷在昔，所謂欣欣然而樂者，不禁悄悄然以悲矣。中國旅行社，嘗為編排作遊草於旅行雜誌甚多，頃社中復來書督作斯稿，爰做李紳追昔遊集變昔遊詩例，成淪陷區屐痕回溯一文，凡故鄉之山水，南京，北平，杭州，蘇州，廣州諸遊蹤，均略存其梗概。悵我辰之安在，念殘月之不留，老凋庾信，敢賦江關？心契鄭乍，甑思魏闕。異日者收京還鎬，凡此諸淪陷區，雖將一一重溫舊夢，零拾屐痕，然酒徒散落，吟興生疎，恐亦不似當日之少年遊矣。短紙模寫，曷勝長想，劇虜既定，詩以闕篇！

茅齋遙寄錦城幽，繞硯濤箋理客愁；追寫屐痕奔眼底，為君喚起少年遊。

匡廬，天下之雄秀處也，巖巒瑰異，雲物湧鬱，長松則千百依岩，飛瀑則懸顯界道。環山廣博約五百里，高處四時見積雪，而長為域中山水所不及者，襟江帶湖，揚子江彭蠡湖蒸瀲吞吐，伏山之趾，形擬巨傑，早韻嘉耀，千彙萬狀，幾如拜舞朝貢之不絕，山之氣象，遂益昌偉如冕旒之獨尊矣。自來遊跳廬阜者，多選山北之江路，李太白之九江秀色可攬結，孟浩然之夢歷九江雄，所見皆然，而山東南之湖上景觀，自吳城而姑塘而石鐘山一帶，更可遍觀廬山之真面，非豫章人，不足與於斯遊也。予於舞象之年，以尋侍先大人自南昌乘小輪道鄱湖而至九江，輪過吳城後，忽見蟠青繚白，夭矯天際，不知是山是雲，先大人指點嵐翠，口繪煙雲，若者為含鄱嶺，若者為漢陽峯，若者為南康府白鹿洞，於是始識廬山之博大雄奇，縕藉俶詭，不僅橫看成嶺側成峯而已也。年二十，始卜吉自南康府移陟廬山，歸宗寺之醉石，想淵明獨醉臥天席地之狀，秀峯寺之馬尾瀑龍潭水，觀日色射馬尾成五綵天紳，騎風搜鼇異島拾墜葉羅龍之洗潭，萬杉寺杉影蔽天，漏日作隱秀色，棲賢寺前之青玉峽，聽聲瀑晝夜喧豗如擂萬玉斗，白鹿洞爰居爰止，其地自名教樂地牌坊至流芳橋，曲折幽邃之中，亦復平坦曠朗，如探賾研幾之久，一旦豁然而遂貫通焉。朝看五峯雲，暮對松林月；假息半月，癡襟蕩滌。嘗一登海會寺，與五老接席，天骨龍鐘，如親謦欬。一至白石寺，買雲霧茶烹之，雲濤縹緲，松風生兩腋間矣。半月之後，登含鄱嶺，上牯嶺，至黃龍寺廬山森林局宿焉，黃龍古剎外有娑羅寶樹二株，歸雲濯雨，蒼翠滴襟，盛夏憩息其下，綠鬘侵肌，不知斷簟為何物。山中多小雨，涼

潤宜人，白雲如絮，散遊自在，常見朵雲度嶺，飛來窗際，開窗納之，隨風飄入，一如稔友之排闥升堂然者，間有奇趣。或云城中名山之雲，惟旋系廬山者始如是；惜遊蹤他山時，未曾考較至此耳。

故國最恩匡續君，　異時哀湧落松峯；　大人指點名山竊，　天嬌誰知不是雲。

翠雲蒼髯挹有君，　黃龍寶樹自超羣；　開窗放得濤聲入，　一朵相親嶺上雲。

彭蠡爲五湖之一，坐是匡廬不得爲五嶽，豫章一地，物不兩大故也。予以民國九年夏偕星子曾筱韭、新建魏星恆，自南昌買舟至星子，中經彭蠡湖濱之吳城鎮一宿，因遊望湖亭。亭有曾文正公聯云：「五夜樓船，曾上孤亭聞鼓角；一杯濁酒，重來此地看湖山。」蓋記中興時水師與洪楊鏖戰事也。望湖亭與客煮茗眺湖，客有談湖中水族靈怪者，追記尚存概梗者。湖中有大王廟者，俗呼老爺廟，來船去船經是，莫不焚香殺雞以禱利濟，不如是，則風浪大作，黿鼉屈出，船必沈覆，所謂大王者，固一巨黿，著靈異於明鼎奠定之初者也。明太祖朱元璋討陳友諒於鄱湖中，兵敗舟覆，覓船筏不得，事急，忽見湖上浮現一島嶼，一躍而登，俯視則雙眼如炬，巨口如盆！玄裙攤覆水面者，赫然一老黿也。因祝云：汝無惡意，與渡我至湖岸者，異日予有天下，必冊汝爲王以報。祝畢，黿果載太祖浮渡而至彼岸。太祖定鼎金陵，遂冊封黿爲大王爲彭蠡水族之長，此事亦見廬山天池寺御碑亭周顛仙本事中。洪武以來，湖中禁漁黿，黿之子孫益繁，聞有一船載胡麻油駛過湖中者，中流忽聞大聲發於水上，碌黿之巢穴湖中者，大小畢浮，緣舷攀舶，船搖搖欲下沉。油商知其故，急發油甕傾油湖中，黿鼉唼喋爭食，擊開數里，始免於難。談者有聲有色，殆如目擊，幾如海客之談瀛焉。翌日自吳城鎮換船往星子縣，船小，溽暑蒸熱異常，夜半臭蟲出動，不能入睡，因共起至艙面追涼眺夜色，四望水天昏黑，繁星耀耀，滅沒太虛中。舟掠菰蒲鷗雞悲鳴，大魚奔躍如狐貍，極幽森可怖畏，而水上時有如炬之光，至離水三四尺逐漸放大，至不見，不知何怪，因歎東坡詩；江中有似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寫實畢肖，真不我欺。天壤間無奇不有，滄溟汨洳之場，蛙蛭生焉，豈有瀦水爲湖，而蛟螭不生萬怪不惶惑者乎？拘墟之士，必指世無此事，物無此情者，是坐不垂堂華驄而童騃者爾！是夕吾人歡談達旦，曾君戲我云：子以邵爲氏，邵少音近，予以薇爲字，薇微形近，魏君眞以星爲號，吾三人可合稱少微星矣，相與一笑！寂寂湖天煙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吾今後可竄改杜詩爲斯遊詠矣。

發木揚麾楚漢持，　滹沱冰合脫重圍，　從來史冊尊王命，　肯向宮亭問是非？

湖夏雲昏不肯明，　菰蒲萬頃水風聲；　大魚求睡頗鬱躁，　櫓聽鷗雞殺五更。

予兩寓金陵前後七載，郊畿遊轍屢出，都難追述，惟棲霞山看紅葉，鍾山太平門外觀白桃花，秋春二游，尚歷歷在目，援筆書之，亦可見學道未成，友朋聚散之可念也。棲霞山以紅葉著稱，予初寓金陵時，於某年秋深，陪丹徒柳翼謀•張孟劬•溧水王伯沆先生前往。到山秋候太深，紅葉已零，惟隋時經幢佛像鐫刻精好，尚足摩挲而已。棲霞寺爲江南最大叢林，時值秋期傳戒，晚聞法會盛開，高座大師登蓮座說

法，普圓皆暢，堂下有江天寺某僧號活佛者，宣衛無阿彌陀佛號，通夕不絕，聲調悲宏，令人聞之震惕齋栗，不敢酣臥。活佛道行甚苦而微類風狂，嘗半月不食，一食輒兼數人之量，又好食他人吐棄之菜渣果核，甚至啖及痰盂中之棄物。與人言，頗著前識，但避人不願見面，翌晨，柳、王、張欲觀其人，予偕往訪之。活佛遠見予等至，急奪門遁去，不得與之言。時小雨連綿，柳王諸公鼓餘興再觀千佛岩，予獨坐僧寮未出，活佛忽飄然而至，目奕奕有神光，不類終夕未寢者。取予所閱之藏經集觀之曰：「居士觀此有何益處」？繼云：「讀儒書學聖人，天上終可與佛相見，何必念佛求法，居士其勉之！」語緒未斷，柳王三公忽返所住寮，活佛驚見，又蹌踉遁去。三先生頗訝其拒見之深，又詫予獨得彼眷顧之厚，終不知是何因緣也？此事至今猶森然在念，所愧者，謀食贍家，壁中之書，未嘗溫讀，悅聖人之學，又自畫其遠境，遼落流落，迄無小成，不知何以副活佛之勉？王伯沆先生精於儒學，在金陵閉居未出，老病可念，柳翼謀先生史學成家，頃聞來滬教授中央大學，又復去筑，不知何故，年亦七十矣。二公聞道甚早，歷艱虞尤，卓然砥節，足見道力之堅，惜不得奉手把臂，一聞其論議爲快耳。鍾山太平門外白桃花，千蘂重瓣，美媲櫻花，予再客金陵時聚大悲庵鄭曼青家，因同方介堪，謝稚柳前往觀之。花光作羊脂白，泫露映日，艷麗妍潔，而鍾山南麓一帶之春樹柔綠，亦極葱蒨悅目。人生幾何，若韶之棄，將尋斧柯，但不知曲江宮殿，千門鎖後，細柳新蒲，又作幾番春綠耳？曼青稚柳均在陪都，介堪去大梁後，迄無消息，國難綿延，消息睽隔，友朋筆扎，損之又損，偶欲作箋，都無好懷，曼青，稚柳，近在渝州，亦無書候，嘗恕予疏劣也。

棲霞塔影一層層，學道年時病未能。淡泊儒門收不住，光明從愧祖堂燈。

縞袂靑裙樂我員，碧桃花白翠嵐紛。太平門外關春事，始信巫山別有雲。

予以民國十三年就婚北平，新婦肄業北平女子師範大學，上饒郭宇鏡先生長女公子也。蹇修高巨瑗，汪辟疆，以所作杭州紀遊詩爲請，外舅極許之，遂論婚焉。執政府國務總理許公世英爲證婚，禮堂設長安街西安飯店，婚後於北平西山飯店度蜜月，遍尋西山八大處潭柘之勝，當時賦詩，有「額面鬟承花露底，遊絲窗下理新妝，捲起珠簾雙燕過，西山翠獻玉人肩。」之句，頗爲舊京名宿艷稱。外舅喜談政治，晚年雅好清儒孔巽軒氏之公羊解說，兼治舊詩。在北平丁章胡同大水車胡同賃有二宅，有汽車代步，予以贅壻，得駕車偕婦出遊，以是頤和園，香山，三貝子花園，清故宮，崇效寺、北海、十刹海等處，輒爲予之遊蹤所布。當時所作遊草甚多，不自珍，設能留稿至今，亦殊耐人回溯。猶憶一春暄之晝，偶有龍井獅峯奇茗，而無佳泉，忽思玉泉山玉液甲九門，欲令車夫載汲瓶往取，又慮無取水符而見給，乃挈婦風馳而至山。時斜陽射琉璃塔作金碧煜黃之色，下窺玉泉，澄澈異常，藻荇蒙茸間，寒碧一泓，雖無煎茶，已解煩渴，乃挽汲數瓶而歸，此種奇福，自謂天所靳與，得之不祥，在舊京蟄館二年有半，隨以杭州之江大學電聘往教，遂棄此素實生活，飄然南下焉。

紅日花梢百媚生，玉泉攜汲兩三罌。銅缾莫漫蓄蠅唱，消磨年光是此聲。

十五年秋，旅教杭州之江大學，之江大學校舍在錢塘江上六和塔側，教授宿舍，人占一幢，地基高敞，平視雲樹，俯瞰江湖，風景之奇，西人教授稱爲世界第二勝區。予詩紀實，有『門前蕭山樹，樓下蘭溪槳，買魚脫童釣，兒笛茁鄰壤』等句，絕無夸飾之處。至言遊眺，則半小時內可至湖山幽絕之境，因外湖而至裏湖，因松木場而尋西溪，因西溪而覓白龍潭，此水道聯繫之可及者也。山南出遊，由九溪十八澗而至理安寺，由風篁嶺而趨龍井，更登獅子峯而下至靈隱寺，遂與山北貫串，然後覓靈峯，訪清漣，拜岳墳，出棲霞嶺背而尋紫雲金鼓諸洞，殆可不遂俗客，不落恆蹊。湖上十景，除雙峯插雲指南北二高峯外，了無可取，而言登高峯則亦莫如陟五雲山之觀瞻實偉也。故知蠟屐一事，絕不可和同流俗，驚名棄實，予頃三游峨眉，於舊題之峨眉十景，頗有更定，曾往游者深韙之。顧於旅居十年以上之西湖，反無平反舊題，商討廣蒐之舉，豈非積薪之爲政，後來反居上乎？噫！西湖失已六年矣，久別思一見爲悲喜之遂，豈敢唐突西施，妄生瘡痏。前年有四絕句一小詞追昔悼今，輒附此則之後，以誌懷想云爾！

絕代湖山落賊透，媚聲嬌睇爲誰憐？料無艇子載風月，定有清愁化作煙。

三竺僧凝鐘自打，孤山梅老鶴方酣。綢繆去日難爲別，辜負春來八蘊籃。

龍井冰甕舌本香，九溪樹砌訴淒涼。修禊不隔雲來往，舊負茶錢債孰償？

射潮強弩足存胡，懸眼東門却著胥；山月漸隨寒汐上，不成粉墨是蕭疏。（杭州失陷後愴懷四絕句）

水軟金波漾，山溫翠髻勻，蹇驢湖上好尋春，自買純絲織紛贈情人。天竺三生石，孤山一片雲，高僧隱士斷知聞，猶有玉梅花發小青墳。（憶西湖，調寄南歌子）

元人吳敦周卿散曲雙調折桂令云：春暖花香，歲稔時康，眞乃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眞乃云者，證此言之不謬，足見蘇杭天堂之喩，最遲必起于宋季矣。杭州西湖，自林和靖處士幽棲孤山之後，山水之美，益顯於世，名公鉅卿，生欲慕東坡守，死欲葬西馬塍，其傾倒人可謂至矣，蘇州遊觀之美，雖亞於杭郡，然自江西魏良輔流寓崑蘇間倡爲崑曲後，吳門文酒之會，聲容益茂；兼以吳人治飪之精，甲於東南，居斯土者，得縱男女飲食之樂，以故寓公名士、接踵而來，而奇伎淫巧之物，踵事增華，或有進於宋元晚明，未可知也。詞章浮巧，南曲淫哇，杭州有西泠詞派，蘇州爲南曲都會，後來者莫能尙，然總括言之，綺語破道．冶容誨淫而已！惟杭州自德淸兪曲園先生來後，浙西經學頓盛，先生創詁經書舍，張皇樸學，遠紹戴東原，王懷祖之傳，晚得餘杭章先生，爲淸末民初第一大師，浙學遂爲天下所重，豈非廣謂後出愈精，曲終奏雅者乎？餘杭章先生，民十五後始變摳衣北面，寓上海同孚路時，常得參謁請益。民廿三年，先生因吳中名士金松岑等之請，買宅錦帆路，隨創章氏國學講習會于宅中，開講授徒，孫世揚等記錄講旨，編纂制言雜誌，

微言大義，則見先生自撰之訂漢微言左氏傳諸種，太炎文錄續編等，孫世揚盛者代編代校，用力甚勤。予以不學，謬承命任毛詩文心雕龍二門，知函老師，稍得自策，嘗爲宣黃許蓮芳貞女作徵文啓，遍繙宋明清人發揮貞女義蘊之篇，始敢下筆，而先生則浹熟灝爛，隨口詔示，皆極精義，竟爲賜作許貞女合傳，許貞女爲詒不朽，然循循誘我之懷，豈不重可感湖哉！先生頂高額，龜背鶴峙，芬馨函文風清，慶壽可期，不意龍歲讖定，龍蛇運厄，山頹木壞，繐帳空，爲悲爲愴，痛可言耶！緬懷師座貶損之議，一則云：猶望足下涵濡百家，待其菁英，他日以立德立言自任，不終爲詩人而已；再則云：今日正當補存絕學，振起禮法，如桑末從事諸老明末亭林船山之流，使人道不夷於牛馬，斯蓋士人所當自任者也。意真語重，屬望不肖甚遠大，不肖遂惘仍深，以習小太除之將何以作風爲立德立言者眞儒碩學，振起禮法而補存絕學，使先生不負失言之責耶？昔朱子遊山作詩甚多，自咎其蕩於詩，吾念餘杭師，應自責其荒於遊，兼荒于詩矣。噫！

一詞章綺語將何用，山水清娛且可除。一紙餘杭書照座右，下帷應讀禮堂書。

廣州爲華南一大都會，氣候山川民俗，罔不與中土大異。予以二十五年承曾公養甫之邀，往任廣州市市政府秘書一職，乃有海南之漂泛。記室簿書之事，本非予所能堪，姑以此觀海國殊俗而已。一去一年半，事事均感新奇有趣。如飲饌一事，初到即覺有異各地，如飲紅茶糾的一盅茗飲從託其名而已。入茶室後，所重者仍爲進點心，點心樣式繁多，逐日輪換，小碟小匙，飣座玲瓏，精美異常，點心名稱，亦文亦謠，外江人至市，實無法可以呼喚。至言菜饌，有號稱田雞之青蛙，龍虎鳳之雜燴蛇貓雞，三蛇羹之三種毒蛇，雛燕之脆皮雞，糯米之高麗肉，猴腦可作湯，蝸牛守宮可製饌，龍蝨桂花蟬可作間食，石斑魚花蟹蠔蛤之鴻，四季不絕。粵人尚作菜，手段極高，食材雖異，滋味却正，久之莫不以爲甘之。饕餮水菓，除荔枝如糯米糍等須依時令求索外，他如夏茅杜果、石門龍眼、鳳眼新會甜橙、暹羅柚、花旗蜜桔、洋桃、楊桃隨時求之口福饕養，二者兼顯，蓋天氣燠熱，果實易成，粵人可謂得天獨厚矣。四季如初夏，一雨便成秋，春季時短，而花爛漫於冬令，每年除夕，有盛大花市，漢民路一帶，士女均臨，百花遍遍排列。木棉、江梅、水仙、牡丹、碧桃、杜鵑、紫馨、山茶、晚香玉、玉簪、玫瑰、素心蘭、蘭花、吊鐘花等，形形色色，芬芳馥馥，爭艷鬥富。士女偶成出遊，珠翠娩娟，衣芳鬢影，絢爛生輝。粵人除夕買花，非貴可千以上，並非眞有所愛於花，而在取頌來歲財用富足之意。花者，花起也，是年商人買此花增富殖產者，來歲以至盈歲，必買此花，花亦有解人意者，插是花瓶瓷中，且常結是果實于折枝之上，則益認爲大吉大利，莫之與京焉。予是年以初秋至羊城，適逢七夕，家有未嫁女傭在姊妹會中者，輒請暫歸爲競夕之歡娛，燈火達旦，歌吹沸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嘗讀黃節晦聞兼葭樓詩七夕寄海綃樓詩云：萬縷能令萬態新，笑看兒女度星辰，明河忽斷中宵雨，秋色都忙未嫁人。燭火尚繁休放曉，機絲重軋又經春。本無情感關吾輩，禁得歌聲徹近鄰。未至粵時，未能盡解，及是始悟此爲專寫廣州未嫁女郎或姊妹會之七夕殊俗，方能稱其情調之

美，嗟歎爲必傳之絕作矣。除夕七夕之外，應推清明，清明將至，廣州思婦，先數日美容治妝，務妍麗，佇立海邊碼頭，以鵠候其經商南洋諸地之征夫[illegible]粵男善殖財治生產，拓其業務至南洋羣島，每年清明節至，輒祭掃祖塋，紛紛返籍，而藉以與其思婦爲一歲一度之歡聚也。閘此等思婦、廣其藁砧之不至，與有赴海濱公園避人抱桄榔樹而祝云桄榔樹一條心者，如眞其夫不至，必有外婦，化喜爲悲，情調亦復動人，實際粵人多妻制度盛行；恆產於遠商異地事業發展之人，不足怪也！粵俗男女同川而浴，古書上之蠱毒，即謂感其淫氣而生，悉不敢謂其洵然，粵俗固有賃妻生子還其本夫者；女子患痲瘋，亦有誘陌路男子交接以減盡其惡疾謂之賣痲瘋，外江血氣未定之男子，實宜警戒，故冶少不入廣之說。但粵女情多而剛烈，艷如桃李冷若冰霜者，實多如小說之所描寫，與其謂粵女爲不貞，不如謂粵男爲不義爲較當事實也。中國文化，自黃河流域施至長江流域，更衍至珠江流域，廣東爲新興之民族，男女剛直，作事負責，比江浙人之輕訬，實遠優矣。予治文學，喜究民俗，竊認民俗爲古今風詩之源，嘗誦粵中無名氏道別詩云：『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孤負奴唇一點紅。』忠愛纏綿，足見粵女用情之專，雖屈原之事懷王，不是過也。縣揣是時，倭賊擅戮人五羊城，粵女剛烈，必爛嚼檳榔，飛唾其面，不惜玉碎矣。

七夕歡娛萬態濃，　清明悲喜豈能同？　檳榔爛嚼仇奴面，　眞譔春窗唾繡絨。

鐵道史話（一）

太風

清同治三年七月，英商杜南特，建小型鐵道於北平宣武門外，長里許，試車之日，觀者塞途，羣相駭怪，事聞步軍統領，以爲魔術，立命拆毀。是爲吾國鐵道之濫觴。後英商怡和洋行，於光緒元年，進行敷設上海與淞間輕便鐵道，其始與我國官民約定，動力不用蒸汽，僅用牛馬，翌年一月廿四日舖軌工程達壹英里三分之一，由公司掛一小機車，名爲引導，駛行軌上，民以爲奇，官引爲怪，上海道台，且力迫該公司停車，嗣因滿清政府，並無阻止之命，乃得續行駛。但因機車之應用，係屬違背約言，且火車通後，勞動者多告失業，沿線住民，更惡汽笛嗚嗚不已，反對之聲，因以譸起。是年四月，全線告成，七月一日行正式開車典禮，營業蒸蒸日上。八月三日，碾斃兵士一人，引起公忿，上海道台馮竣光，乃照會英使威妥碼，要求轉飭停車，英使一面照會拒絕，一面調遣兵艦至滬，以爲示威，事乃不果。旋李鴻章因事過滬，與威妥碼交涉，議定以廿八萬五千兩由我國收買，分三期付款。光緒三年九月十五日，最後一期價款付訖，即命工匠拆毀，在先滬商已怵於鐵路之便利交通，特公呈兩江總督於收回之後，繼續辦理，未被采納。其時閩撫丁日昌，兼主台灣學政，奏請以淞滬鐵路材料，移築台灣，清廷許之。惜以款絀，料抵之後，沉諸台灣打狗港中。

五一—一二三六

復興關的刻畫

—盧則文先生向譯員班說明—

孝君

我知道諸君已經在沙坪壩和北碚受了一個多月的訓練，從報紙上也時常看到諸君努力學習的消息：嚴肅的態度，本來不是我們青年人的本領，爲了要作嚴肅的工作，所以不得不學習，紀律的生活，也還有人沒養成習慣，爲了要赴前綫，也不容不加强訓練，諸君這次離開了溫暖、活潑、嫻靜、芬芳的學校環境，一旦來此，一陣紀律，一團嚴肅的境象，自然不大習慣，但這點不習慣是各位必經的途程，也正是最好的一種教材。何況，這兒的環境與生活，嚴肅中而有活潑，紀律中寓有變化，祇要有一對敏慧的眼來觀賞，一顆靈智的心來領會。今天初次見面，想首先把怎樣認識新環境與諸君作一席談。

孟母三遷

孟母三遷的故事，諸君是知道的，然而倘使孟子不能接受新環境的啓示，孟母的一番深心，仍屬徒然，處新環境好比交新朋友，有的人是一見如故，有的人是一見傾心，也有人格格不入，舉目雖親，還好像是一件小事，可是在內心上所起的變化可眞大，是厭惡還是喜悅，是恐懼還是新鮮，是生硬還是熱烈，情緒的力量每每會左右理智的判別，所以學習心理上特別注意顯因和首因。我們都是從許多新環境新刺激中過來的，長大的，今後的新刺激新環境，正一幕緊接一幕的在開展，新時代有新任務，諸君都是新幹部。明白了這一點，諸君對於這位新友人—復興關—也許不必過分楞然了，明白了環境教育的價值，也就可以知道　領袖所以要調諸君來此受訓的一番深心。

樂莫樂兮新相知

已經提到過了，認識新環境和認識朋友是同樣的有趣，也同樣的不容易，昨天諸君初到時，我從樓上看到各位的雄姿，內心有不可形容的喜悅，又曾用冷靜的目光向各位橫掃了一下，從各位的目光中看到，有的有些楞然，有的有些茫然，也有怡然。恍然，忻然，悟然，憬然的，不用請你自述，我已明白你的內心是在怎樣的愁思與希望，是在怎樣的憧憬與彷徨。

我們都正忙着，現在雖然陌生，一個月之後，我們都是熟人，都將會爲同一使命奔赴前方，爲了要完成同一任務，全使我們手挽着手心結着心，同樣的謹愼，同樣的勇敢，爭取同樣的勝利，贏得同樣的歡笑與讚揚，所以我們的肝膽要互照，我們熱情要交流，今天我先直率的把復興關作一度自我介紹。

江山一覽

請先爲諸君一抄易君左先生送給我的一首詩：

銅牆鐵壁鑄階層，天賜雄關號復興，
十萬春風吹化雨，左長江抱右嘉陵。

這僅僅是一個輪廓，是一個概念，倘使你登上關嶺，看到大江東去，看到白雲悠悠，再看看關下的萋萋芳草，關上的峨峨城垣，你再也不會感到生硬或厭惡，蘇東坡畢竟只是一文人，看到赤壁附近的江流東去，僅僅憶想到浪淘盡多少英雄豪傑，黃鶴樓詩的作者崔灝看到武漢附近的江流，也僅僅聯想到「日暮鄉關何處是」，終只有「煙波江上使人愁」一類的傷感語調。范仲淹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文事武功，彪炳史册，氣魄也就大不相同，他看到岳陽附近的江流，就生憂

君憂民之感，總抱定「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志趣，諸君，我們的時代不是蘇東坡的時代，不是崔灝的時代，比范仲淹的時代更偉大，更緊張，我們的抱負，我們的觀感，也應比范仲淹更遠大，更熱烈。

請走下關來看看

端莊的四維堂，隱藏在芭蕉林裏，肅穆的八德堂，孤立在半山高處，能給諸君些什麼印象，我不知道，大禮堂的嚴肅，體育場的開闊，目標顯明，氣象堂皇，是容易認識的，可以不用介紹，然而，一則要講究禮節，一則要鍛鍊體魄，這兩處的啓示，却是本團訓練的重心。

這些顯著的目標，也許諸君容易注意到，我不擬多說，想惟爲介紹幾處小地方。

無名村

無名村背負第二大隊，面瞰高級班，左抱紀念亭，右拉音樂台，形勢相當重要，雖經主任委員段先生的設計，教育長王先生的贊同，在村前修了一條大道，無名村的地位才比較顯露些，然而他却仍然無名，大有「功名在子何殊我」的意味，到過這里的兩萬多幹部，不貪財的很多，不好名的恐怕較少，「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高級班同學到四維堂上課，諸位到大禮堂上課，都會看到這恬淡，沈着，樸實，有遠見的無名村，這又給我們些什麼感召呢？

好漢坡

從第一大隊上關，既不使繞道民權路，又不使走民生路，倘使要正正堂堂行不由徑的話，就得上好漢坡，你耐心數一下復興關各主要道路的階級，好漢坡要考第一，顧名思義，只有好漢才能勇往上進，直登高處，坡的左邊是紀念林，右邊是烈士館，他年林深樹密，館屋落成，好漢們登臨其間，又將作什麼感想呢，則可非本日所能代述。

也許這些地方不免使你感到訓練的意味太重，不夠詩情畫意，好，請再介紹兩處。

夜雨寺

寺在關上，斷碑殘碣，古木寒鴉，依然原來面目，寺從峭壁千仞，鑿開會懸有幾十個鋼琴防空洞，當音幹班的同學在團受訓時，他們男女同學和唱其間，嘉陵江的流水激盪於其下，武強霍先生原擬以大篆題了「水聲琴韻」四字，與團長的「復興關」三字恰成對照。寺側大樹下的打鐘老人，正在工作，你我都可從他的鐘聲裏聽到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在他的一次次的警告中逝去。晚來的山鳥更有意爲旅人啼叫，「與君同話巴山夜雨寺」，恐怕你我都還無此心情。

留園

留園在關下江邊，花木扶疏，亭榭參差，曲橋紅亭間有鶯歌燕語，雖比不上名門閨秀的富麗嬌豔，亦倘孤芳自賞，有類小家碧玉，遠遠的亭亭玉立在煙霧迷濛的揚子江旁，竊聽了諸君不少歡笑與歌唱。雖未經修飾，却留下了些少女式的自然嬝娜。

這些留戀光景的詩情畫意，是不適合我們的，國父要我們發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范文正公說大丈夫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領袖於日理萬幾之餘，時常來團親臨訓誨，五年前本團初到關時，一片荒烟野蔓，荊棘縱橫的景象，再也料不到有今天的壯觀，一草一木，一路一堂，甚至一廁所一廚房，無一非苦心經營，這裏有許多都費　團長指示，幾年來的篳路藍縷，才有今日的復興關，——諸位的新朋友將永不會忘記的朋友。至此，諸君不難意會到易君左先生詩上的「十萬春風吹化雨」，是怎麼寫出的了。

此外還有許多名而不勝，或勝而不名的地方，恕我不識一一介紹，全看諸君的領會能力與交友的熱忱何如，我們這里有兩句名句，再為諸君抄出，以結束今天的談話：

頂天立地復興關
繼往開來民族路

× ×

他年若話復興事
記取浮圖第一關（關原名浮圖關，二十九年團長手改今名）

滸墅

大中

杭州有個滸墅，蘇州亦有個滸墅。同一地名，內容涵義亦無甚不同；但是杭州的滸墅讀作胡磁，而蘇州的滸墅卻讀作許樹。如其你向杭州人問滸墅（許樹）在那裏，或是向蘇州人問（胡磁）在那裏，它們勢必瞠目相對，簡直莫明其妙。古代的漢字本來數量很少，每一個單字或一個名詞，每每含有多種讀法或多種意義；但是像滸墅一詞義同而音異者，卻是較少。據說：蘇州的滸墅，原名虎疁，五代時，因為疁字與吳越王錢鏐的鏐字聲音相近，因此避諱，改稱為滸墅。如此說來，古代蘇人之稱虎疁，與杭人之讀為胡磁，本無大異，無奈後人妄為更改，因而兩歧。因此我便發生了三個感想：（一）後世人不識古音古義，而衍出若干訛音訛義，以至各地方言兩歧，而古書亦陷于不可通曉的地位。古書不可通曉，今人遂與古人隔閡；方言兩歧，今人又與今人隔閡。（二）後人亂改前人的地名，以致一地多名，紛歧錯雜，使讀史的人心目撩亂，必須經過若干考證爬梳的工夫，方纔得到一線光明。這好比翻譯名詞不統一，不確定，因而增出若干麻煩。例如昔人翻譯俄羅斯一名，有鄂洛司羅剎等等不同，因此何秋濤作朔方備乘，魏源作海國圖志，每逢敍到一個國名，先須把許多不同的譯音，彙集到一起，以免後人誤會它是另一個國名。如其翻譯名詞統一，後來的譯者只須查照前人的譯名，依式抄寫，不但譯人省力，讀者亦大為省力。譯名譯音我們尚且力求其同，何以本國的地名，反倒要顛三倒四，胡亂更改？好改名稱，不過是獨夫狂人偶爾高興的行為，然而天下後世卻因此多消耗若干可省而不得省的腦汁，甚至因此生出若干誤會以及誤事。（三）臣子避諱君父的名字，本屬蠻族專制的遺物，後世不知隨時代為進化，而反倒變本加厲，把「臨文不諱」「嫌名不諱」的各項古制，一概抹殺，因此妄改古代的地名人名，不可勝數，避諱的勢力雖只存于一時，而避諱的影響卻使天下後世，平日添出若干枝節麻煩，此輩是何居心，眞不值識者一笑。

上海報人的奮鬥

趙君豪著

這本書的由來

民國廿六年冬，國軍撤離了上海四郊以後，敵偽的鷹爪，包圍着形成了孤島的整個上海。但，那時由於英美勢力的依舊存在，和抗敵報紙的繼續發行，上海民衆敵愾同仇的意志，隨着抗敵報人的銳意奮鬥而更益堅盛，民氣更形蓬勃。

意料地：敵偽對於這種情形，當然不允許長久滋長。曾經運用了最大的壓力，加諸英美租界當局；同時更採用了種種卑劣手段，威脅報人。雖然英美租界當局格於環境，虛與委蛇，但是抗敵報人的筆桿，卻正像前方將士的槍桿一樣，始終與敵偽相周旋，不肯輕易放棄責任的崗位。敵偽利誘不成，繼之以恫嚇無效，出之以殺害，於是上海抗敵報人還遭了厄運，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創造了上海報人的一部是血是淚的奮鬥史。

前上海申報總編輯趙君豪先生，就是上海新聞界鬥士的一員，他雖被敵偽下令「通緝」，但並不能使他放棄責任。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他繼續堅守崗位，直至敵寇掀起了太平洋戰爭，上海完全淪入敵手以後，總秘密地攜帶了眷屬，偕同伙伴，僑裝地逃脫了敵人的虎口，投入祖國的懷抱。

最近趙先生把數年來上海報人奮鬥經過，和他身受的情形，用流暢的文筆描寫出來，撰成「上海報人的奮鬥」一書。在這裏有：可歌可泣的掌故，可敬可愛的人事，可驚可怕的鏡頭，可痛可恨的場合，不啻一部情節曲折的說部，同時更是一部文學修養的書本。

要明瞭上海整個情況者，不可不讀，這本書敍述到孤島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大家時所關心的。書中除一部描寫過去的奮鬥事跡外，其餘各章，多屬於新的資料，爲居住在大後方的人所不可不知者。讀完這本書，好像已經回上海去了。

目錄

第一章　大時代的來臨
一、所謂孤島的上海
二、抗日報紙的勃興
三、黑單發表以後

第二章　十八月的幽閉
一、報館武裝起來
二、自由中國的畫册
三、員工的被「逮」
四、挨過四次手榴彈
五、酸辛的回憶

第三章　無冕帝王的厄運
一、壯烈犧牲的戰友
二、金華亭之死
三、襲擊報館的罪行
四、外國記者橫遭摧殘

第四章　我們的奮鬥
一、警務處的檢查
二、我們的內容
三、館外幾個戰友
四、珍珠港事變前夜

第五章　敵人佔了租界以後
一、驚悸的一剎那
二、奔馳了半夜
三、客邸中無限淒涼
四、一切出於意外

第六章　展開服務工作
一、助學金的發動
二、引起廣大同情
三、怎樣辦理助學
四、對於天主教的一點貢獻

第七章　陰影籠罩下的上海
一、敵寇的利害衝突
二、敵人的頹廢和沒落
三、上海人在掙扎着
四？天快亮了

第八章　上海的外僑
一、敵人怎樣對付外僑
二、一個假想的上海戰鬪
三、虛偽的宣傳
四、上海來客之言

第九章　千山萬水賦歸來
一、怎樣離開孤島
二、跨過了警戒線
三、青山綠水畫中行
四、東南的重鎮——屯溪

第十章　六千里的路山河
一、漫長的公路
二、活力充沛的新贛南
三、在桂林小住
四、桂筑紀程
五、投入祖國的懷抱

全書十二萬言

卅二開本二百四十餘面

〰定　價〰　生料紙本一百元　熟料紙本一百廿五元

〰批　銷〰　同業批售七折優待

〰出版日期〰　卅三年九月

〰總經售〰　中國旅行社　西風社

千山萬水賦歸來（上）

趙君豪

本文係趙君豪君新著「上海報人的奮鬥」中的壹章，趙君主編本刊，垂十八載。民國卅一年夏季本刊遷桂出版的時候，他因兼任上海申報工作，爲着要保持些孤島正氣，毅然留在淪後的文化堡壘中，掙扎了將近三年的光景，直到報館被侵，環境險惡到不能再繼續工作時才冒險離開魔窟，間關內進。還期間，很多讀者因看不到趙君的文章，時時來信詢問，倍致眷懷，因將此文先行發表，作爲向讀者們的公開覆信，藉釋各方關注。至其他各章，都係記述他和他的同業在上海和黑暗勢力搏鬥的經過，其中也述及民廿九，卅，兩年幽閉於申報館裏，怎樣在警衛森嚴的斗室中致力報業，編輯本刊和其他旅行圖書，緊張艱苦之狀，躍然紙上，因與旅行無關，不復轉登。

編輯室

回想到民國三十年的冬天，躲藏在法租界的小公寓中，我們要到大後方來，是何等迫切，然而一切阻礙攔在前面，沒有擊破的餘地。三十一年，出於意外地，過了一年的「俘虜」生涯，經過的事實，我已在第五章中敘述得很詳盡了。

三十二年閒居在家，便時時刻刻的想離開這魔窟的上海，白天出外和幾個朋友談天鬼混，下午必到廣東茶室品茗，一坐就是幾個鐘頭。可是一到晚間，我個人獨坐在書室中，便極力思索，用紅鉛筆畫路綫，計算從那一條路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如此。自從徐蔚南先生離開我們後，曾經收到過兩封信，他說在人鬼交界的地方，沒有什麼麻煩，很坦然地通過了。

走，是決定了，眼前的事實就有幾個：第一，走的技巧問題，我的家，住在上海二十多年，最近所寓居的地方，本約有九年了，如何把許多東西搬光，搬的時候，如何總不引起人家注意？第二，我全家六個人，這筆鉅大的旅費，以什麼方法籌措，第三，多年相處的朋友，不時到我家來走動，還是坦白地說明呢，還是一個都不通知？第四，如何與大後方的朋友取得接觸，方可以在途中得到便利？」

這些問題，天天在考慮，天天沒有結果，因爲問題太多，世上那有想得十分週到的事情？時間過得眞快，春天領着小孩們放紙鳶，一眨眼，綠了芭蕉，紅了櫻桃，又是端陽時節。夏天在悶熱中過去，月圓月缺，不知道望了好幾回，光陰飛也似地前進，未肯爲我們稍留餘[illegible]，中秋過後，是已涼天氣未寒時，還等待些什麼呢？

等待自己的決心！

一、怎樣離開孤島

無須再行遲迴審愼，惟有卽日去做，做一步是一步，這是三十二年九月底個人所作的最後決定。

白天的生活依然，遊蕩和品茗，未曾間斷過一天。晚上開始工作，電火通明，會忙碌到深夜。

說着書就最愁，不知如何處置方好，根本不想出賣，也不願意送人，書的愛好，衆所周知，當然要妥慎保存起來。開始繕製目錄罷！真想不到，會在這個時候，利用機會，把我所有的書，作一個總清算。說來也真可憐，我所有的書，在數量上言，真是貧薄得很，還不上萬卷，在內容方面言，好像是一家小書店，什麼東西都有一點，這足以反映我做過十幾年的新聞記者，學無專長，僅能搜集些普通的讀物而已。

我一點不敢存着奢望，要把自己的書，編成一個目錄，時迫心亂，那有此種閒情？我的方法很簡單，完全是適應需要的整理，把書架第一格的書全部取下，邊看邊抄，抄好後，在目錄上註明這是某書架的第一格，接着第二格第三格……以至於最後的一個書架的末一格爲止。

在一個書架出空以後，就把它送到朋友家裏去，接着，又用被單把這書架的書包好，陸續送往，在晚上，我再親自前去，根據已抄的目錄，用還原方法，使這些書各歸本位。對朋友不麻煩，我自己也放心，並且和每一本書都握過手，只待將來重行把晤了。

送書，和送書架，都在早上和晚間辦理。大約整理書籍的工作最艱鉅，化了我十多天的功夫，纔全部結束。有許多零星的畫報和雜誌，原預備論斤出售，後來被一朋友看見了，竟視同珍寶一樣，叫僕人用車子裝了去。

書籍部份，很順利地按照計劃告一段落，又望着零星的東西發怔。事實上，大的傢具並沒有使我爲難，因爲無論棹子椅子怎樣大，總容易檢點；容易處理的，而零星的東西就麻煩了。一盒印泥，幾方硯台，一個水盂，一尊小菩薩，兩只墨水瓶，幾只小鏡框，再加上一只檯燈，這僅僅乎是書棹上的一角，看了已經大傷腦經，何況壁上的，書架上的，還有客室，臥室，餐室等等，真是頭緒紛繁，如何着手？

這些身外之物，棄之未免可惜，不知道在平時，爲什麼要陸續買回來？但是，不能不振作精神，把它們好好安頓。我和太太分工合作，她所負的責任，是整理衣服和瓷器，孩子們仍在上學，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家裏張羅料理，僕人們也無法相助。就在此種有步驟的程序下，把若干小的零碎的東西絡續肅清，衣箱也一只接着一只送出去，家裏只有大的傢具，四面張視一下，心裏有說不出的空虛之感！

書箱，衣箱，書架和一切小東西，用包裹及簏籃在人力車上輸送出去，並未引起注意，其實，這完全是個人心理上的作用，左右鄰居或根本未嘗關懷。大的傢具，也陸續接洽寄存，到最後，只剩下幾張臥床和隨身攜帶的衣箱及行李而已。

一共忙碌了三個星期，大致全部妥貼。在紛忙的時期中，我出售了一只北極冰箱，一只徠卡照相機，一部份傢具，又將房屋和許多無法寄存的日用必需品，頂售於一個同學，他是經營股票的商人，可以信託。我說：因爲上海生活程度太高，衆之閒着無事，只有移居到鄉間去了。

總之，一切非常順利，出於意外地能夠按照時間及計劃進展，合乎我的理想。

一以出售東西的收入，充旅費大概也勉可應付了。在離開

五一｜一四二

上海的前二天，始分別訪問必須要通知的幾個人。寫到這裏，我眞有點抱愧，有許多同事和極知己的朋友，臨別匆匆，均無法相訪，眞最大的原因，是怕置酒送行，有一番酬酢，反而張揚出去，或者會臨時發生阻礙。

我們一家六人，嚴先生一家四個人，加上同事戴再士君，一行是十一個人。還有一位熱心的同事，爲我們料理行李，一直伴送我們到自由中國的埸口。到屯溪後，臨時加入與我們同行的，有朱君和張女士，共是十三個人，登山涉水，一直來到重慶。

應得將日期寫得淸楚，這是民國三十二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我們於細雨濛濛中，到北火車站集合，對於這可愛可憎的上海，已無依依惜別之情，至少可以說，在此時眞不足以留戀了。

到站是六時四十分，距離開車時間——十時——尚早，站門口立着兩個武裝的敵兵，還沒有開始容納旅客入內，原因是敵僞的檢查員須到七時，纔開始搜括式的「辦公」。

在空地上立着，進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挨着次序，靜候敵僞們的「搜檢」，恐怕今天決不能夠動身，因爲有無其數販貨物的「單幫客人」要到蘇州、無錫，要到松江，嘉興，行列排得那樣長，他們從半夜裏就來「站班」，如何會輪到我們？眞要順着次序，我們就當站到寶山路口。

但是，有幾個旅客，竟然公開地走進去了，並不需要排班。

由於旁人的指點，每人進站的代價，是僞幣乙百元。時間不容許猶豫下去，交了買路錢，隨着「領路的」向前走，敵人好像視若無睹的樣子，僞警則在注意人數。大批行李，交「紅帽子」辦理，也是需要大量的僞幣。

車廂裏擠滿了人，連立足的餘地都沒有。

汽笛長鳴，車子漸漸地蠕動了。我默默地祈禱着：「敵人驅逐出境之日，我們大家都回來了，希望上海別以一副新的面目來歡迎我們。」

我們便悄然地離開孤島！

二十、跨過了『警戒綫』

到杭州就生病，一連睡了六天，大概是在上海過於勞頓的緣故罷！但是事實上，在這六天之內，我們根本就不能走，因爲跨過「警戒線」，必須要經過種種的布置。

我們所採取的路線，要出鳳山門或清波門，經過凌家橋到社井，渡錢塘江——就是所謂警戒線，走過東洲沙，二渡錢塘江，到達臨橋，步行至大源，便是自由祖國的前哨線了。聽說敵人在城門口檢查很嚴，當會發生意外的事情。在出城時，尤須設法一張敵僞「通行證」，打聽路線，尋人買「通行證」，這樣把行期就延下來。

在第四天早上，一個被僞幣驅使而失去魂靈的僞警官，拿了一疊印有紅戳子的空白「通行證」，很神秘地和介紹人一同來到旅館。一套迫於衣食不得已而投僞的鬼話，要我們表示一點同情，僞警官的內心亦不無慚愧之處。

他親自爲我們填寫，相當熟諳而幹練，於是我們這羣人全是杭州的市民了。我的家住在所謂「小河口東市梢」，而職業是「雜貨商人」。當他每一張取去百元的僞幣時，先檢

點一下鈔數，然後假惺惺地說：「中國人雖不願意幫中國人」？但他又很急切地聲明，這些酬勞，要分給弟兄們的。

偽「通行證」雖然到手，但傳來的謠言還是那麼多，往來這一段的商人親自經歷着，說這幾天敵人又遭游擊隊襲擊了，敵人正在天天盲目搜索着，大家不得不稍具戒心。

一個曾經在上海犯了罪而現在流浪到杭州的地痞，穿着簇挺的長袍，兩只雪白的內衣袖，捲在外面，簇新的呢帽，歪戴在白相人所認為最適當的標準角度上，由於幫備的介紹，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他願意送我們一程，到「警戒綫」為止，詢明了人數和行李的大小後，他負責為我們僱一部大卡車。他又建議不必從鳳山門和清波門出城，因為這兩處是渡江的捷徑，敵人非常注意，何況你們人數既衆，行李又多呢？最好從裏西湖邊繞一個大圈子，取道錢塘門到淩家橋。他切實聲明，他的能力，只能從旁相機行事，並不負保險責任，敵人詭詐百出，或許臨時有新的花樣，不過，以常理測度，應該安然走過。

一切談妥了，卡車的代價六千，「買路錢」五千，另外還要備五十包廿枝的大前門香烟。

事後據老出門的說，這是一個大騙局，就是敵偽要「買路錢」，也無須這樣多，杭州到淩家橋的公路，短短地不足十公里，為什麼要六千的代價？後來又有事實證明，我親眼看見：有許多小的「關卡」，他先跳下車，向偽警手裏塞了一包香烟，並不會給他一個錢。

可是大小十三人，行李三十六件，這最後的一道鬼門關，為妥慎起見，大家主張化一點冤枉錢，在心理上安定得多，我個人也未便堅決反對。

十月卅一日的清晨，在西湖濱集會，每個穿上長袍，戴了呢帽，自己意識是一個小商人了。其實我們化裝的本領並不高明，服裝固然可以支配身份，但是各個人的言動和面部的表情，並不能夠完全遮蓋了一切。踏上了露頂的卡車，滿足了人和行李，達到飽和點，臨時又有好多人搭車，真是一幅逼真的流亡圖。

那有閒情去眺望西湖，片刻間已駛到錢塘門。

車子停下了，我們拿着偽通行證向檢查人的出口走去，保鑣在執行他的職務，站在偽警旁邊，用眼睛和表情代替了言語，我們確實沒有聽到一句盤問或遭受些微的搜檢，很順利地走出了檢查口。但是一整車的行李，仍是停在馬路的中央，兩個敵人和四個偽警正粗魯地挖開我們原已開了的箱子，淩亂地翻着，我們一羣站在老遠的西湖邊呆望着，靜待事態的發展。

想像得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一個偽警慢吞吞地走近我們，粗野地問：「那一位是這車行李的主人，憲兵在問。」

我們一行中的兩位同事，只得挺身而出，敵人開始盤問了，操着不純粹的國語。

「這車的行李是你的麼？」

「一部份。」

「你到重慶去？」

「不，通行證上不是明明寫着到富陽麼？」

敵人看了「通行證」，自言自語的說道：「探親」，

「探親為什麼要帶這許多行李？」敵人開始厲聲詢問了，圓睜着兩只眼睛。

「不是告訴你麼，只有一部份。」

「你親戚住在富陽那裏？」

「在富陽直街……」旁邊的一位同事很有機智，立時脫口而出。

不過敵人始終懷疑，把這位同事扣住了。

我們呆呆地站了半小時，眞好像一個長得可怕的時間，然而焦慮惶急，無補於事，如果自動去營救，也許會增加事態的嚴重。我們徘徊在西子湖畔，等着，等着。

瞧敵人又自己上車查行李了，把所有的箱子，一齊打開。其實我們沒有片紙隻字，只有衣服，只有半新舊的衣服。焦慮，惶惑，忿恨，咀咒，交織在心頭。

足足躭擱了一小時，後面又來了兩部卡車，等待檢查，於是我們的卡車總算放行了。

敵人惡狠狠地揮一下魔掌，被扣的同事也安然歸來。車子重又疾馳，向錢塘江大橋進發。

我坐在行李上透一口氣，開始領略到西湖的壯麗。在錢塘門到大橋這一段中間，從車上望下去，白堤和蘇堤劃分了整個湖面，四圍的山色，淡綠的湖水於樹木掩蔭中再加上高下參差的亭台樓閣，眞是一幅立體式的西湖全貌圖，坐在划子裏瞻仰不到，站在吳山第一峯也眺望不到，我還是第一次體會到這樣美妙的意境。

心裏有點悵然！明年可望歸來罷。

一路上並沒有別的麻煩，很快地到達了凌家橋。保鑣的責任到此終了，在小茶館中給付酬勞，我們固然感謝他，同時也有一點鄙夷之心。

凌家橋到社井這一段，我們坐了十幾輛人力車。

天氣是已入深秋了，鄉間的景色，還是那樣誘惑人，車子慢慢地前進，望見蒼翠的遠山，高的，矮的，山峯上點綴着幾簇淡淡的雲。一路盡是溪水，從高樹上流下來，不管三折還是四折，那麼有情趣，那麼富於詩意，想不到富陽的鄉間，有此等好的地方。最逗人的，是那些紅樹（軀幹相當偉大，獨立在田中，樹上的葉子，全是鮮紅的，而四周遭的環境，又是蔚藍和濃翠，格外顯得好看。紅樹並不排列成林，走上一段路，會看見一株，或者遠遠地在矮坡上又是一株，只覺得襯托得美妙，並不嫌其過分濃豔。秋光會使人陶醉，尤其是剛自黑暗中來的我們，幾疑置身世外桃源，內心的愉快，是無法形容的。

眞如舊小說中所言：「一路貪看景色……」不知不覺地已到了社井。

到了社井，僱挑伕担了我們的行李，乘小船渡錢塘江，這時我們還是惴惴然，因為敵人發覺了，會用機槍掃射，幸而一切很平靜，半小時後，到達東沙洲。

東沙洲是錢塘江中的一個綠洲，好像崇明島之於長江，完全是四面環水的一塊陸地。我們上岸後，要從步橫過這個島，什麼交通工具都沒有，女太太和小孩子跨着大步，和我們一齊前進，與緻增加了精力，大家沒有覺得委頓。可是島上並不寂寞，竹籬茆舍，處處桑麻，還有低矮的茶樹，濃綠高大的竹林，一切顯得幽靜和諧，這裏雖在前綫，但是和淡

家橋比較，好像是兩個世界。

一小時後，又到江邊，再乘小船，不過化了十分鐘的功夫，我們這一羣人踏上了自由祖國的土地——臨橋。

我們跨過了所謂「警戒線」，「你們辛苦啦！」當我們到達臨橋岸上，一位穿着並不十分整齊的便衣壯士帶着熱情的口吻慰問我們。驟然遇到意外的慰藉，我們感激得不知道怎樣才好。接着，便衣壯士取出證章，說明他是便衣士兵，負責搜查奸僞，我們於肅然起敬之餘，也告訴了我們的來歷。他很和氣地抽查了兩只衣箱，很有禮貌。他說：「這是我的責任，請你們原諒……！」

在落日餘暉的錢塘江畔，氣候如此美好，大家對於這第一個遇到的壯士，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感，當告別時，他鄭重地說：「此去已無敵蹤，你們可以放心了。」

感動得幾乎要流出淚來。

我們昂着頭，挺着胸，邁步前進，在孤島六年來所受的創傷，到今天才受到一點撫慰，早上敵人猙獰的面目，也忘記得乾乾淨淨，雖然一路上碎石子創傷了我們的脚底，我們却沒有覺得。

日垂暮時分，走到大源，在一個布莊裏，借宿了一宵，把身畔所有的僞幣，掃數取出來，在這裏換了國幣。僞通行證也付之一炬。

晚上，在小餐館裏舉行了一個盛大宴會。

這一夜，就睡在一間很大的地板上，打地舖還是生平第一遭，日間走了三四十里路，大家都感到筋疲力竭，一躺下——便呼呼入睡；並且睡得格外酣美。

一覺醒來，精神煥發，我們在自由天地裏開始長征了。

為了昨天整日的徒步辛勞，太太小孩們再也不能舉步，於是僱用了竹兜——就是和重慶滑竿差不多的竹轎，向場口進發。沿途蒼翠的峯巒，幽深的竹林，叢密的茶園，環繞着我們的前後左右。

在這四圍山色中，緩緩欣賞，深深地體念到人生的意味，漢奸們在侷促的租界中，朝夕奔競，伺候敵人的顏色，真是何苦？如果叫他們到這裏來旅行一次，或者會羞慚，後悔罷！然而這些沒出息的東西何足以語此，讓他們做時代的渣滓罷！

中午，到達場口，一個極度繁榮的小市鎮，是浙西和淪陷區間唯一的門戶，街上熙來攘往，什麼東西都有，可是找不到一家較為清靜的旅館，沿着河邊，停着許多到屯溪的屯場快船，我們就住在船上。

我們一位熱心同事，伴送我們到場口為止，就在明天，要和他分別了。一路上承他的照顧，使得大家省去多少麻煩，所謂「潭水桃花，故人情重」，這位朋友的熱忱，在我腦經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晚上，我們在一家小店中，為他置酒送行，大家舉杯恭祝最後勝利的早日來臨，情緒甚為熱烈。第二天上午，江干話別，大家都有依依不捨之情。

三、青山碧水畫中行

自場口到屯溪的水程，是五百六十華里，往昔從屯溪可以

五一—一四六

直達杭州，徽州人出外經商，大半取道於此，這卻是一條艱險的旅程。我們憧憬着美麗的富春江，並不恐懼過灘的駭人，事實上，我們以後看到許多的灘，嘉陵江上遊水急灘多，其危險的程度，準會比富春江還要勝上千倍吧！

十一月二日，從場口啓椗，水色山光，都到几席。我嘗冥想古人描寫泛舟的樂趣，艙中一榻一几而外，還陳列着不少圖書，對於牕子也特別講究，有人要把它做成便面式，自內外窺，好像一幅幅的山水畫軸，在眼前掠過，而急雨敲篷，尤可以增添不少詩料。

我們所坐的屯場快船，從外表看來，尚稱得體，不過艙裏沒有几席和圖書，更沒有便面式的小牕，而是兩層的舖位，面對面的排列着，一共有十二只舖，有兩只低小的桌子，供吃飯之用，並不能吟詩和畫山水，我們要眺望景色，只有到船頭上靜坐，自己有點好笑，此時此地，還談什麼風雅？

船主的家庭，值得在這裏介紹，他有將近七十歲的老母和年輕的妻子，一個五六歲的女孩，怪惹人憐愛的，此外，有四個夥計。在灘高水急時，除掉小女孩外，每一個人都是和水搏鬥的戰士，而他的老母尤其指揮若定，是全船中一個舉足重輕的人物。她和我談了好幾回，她是如何感傷她已經逝去的老伴，她勸告青年人要刻苦向上，眼前有力的證明，便是我們所坐的船，是她一生辛苦經營而得的。她崇拜蔣委員長，要趕快驅逐敵人出境，等我們回來時，可以坐她的快船一直到杭州。

腦筋中浮泛起這老主婦的輪廓，額上的皺紋，緊而且密，是告訴人們，她有數十年的生活經驗，慈祥的眼睛，向四處投射，是她內心純潔的表現。她希望下一代好好地謹守其業，還要比她自己更好，當每夜夜飯剛罷，她逗着孫女玩笑，是一日間辛勤的酬報。我嘗發生感慨，這是「愛」的表現，中國的賢妻良母像這個老主婦一樣，無論在窮鄉僻壤，恐怕隨時隨地可以發現。我們就靠這一點美德，我們要如何發揚這偉大的「愛」呀！

第一夜，船泊在窑溪，致電屯溪馮有眞先生，請他來電證明我們的身份。此夜，新月一鈎，斜掛在天際，遠處山色，為濃霧所籠罩，烟水迷茫，好像在夢中。

次晨，有一絲雨意，過桐廬上岸，購些魚肉佐餐。這裏曾一度遭敵人蹂躪，瘡痍滿目，元氣未復，光景很是淒涼。

下午，天氣晴好起來，我們便進了富春江上的七里瀧，是在青山碧水畫中行了。

這眞是一幅畫，我們是畫中人，大家坐在船頭上，四周遭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

四圍都是山，重重疊疊，一望不盡；遠山的顏色是灰紫的，近山則一望蒼碧。在這些灰紫和蒼碧的山巒間，綠水好像被擋住了，其實走到盡頭，船一轉灣，又換了一個境界。有三五隻帆，便向這些山窮水盡的地方行去，倏忽不見了，等到我們的船繞了一個灣，遠帆還在前面。這就是所謂七里瀧，是具體而微的峽谷，不過這裏的峽谷是舒展的，沒有像揚子江裏的峽谷——兩岸峭壁，不見天日的陰森氣象。因為兩岸舒展而又有曲折迴環的境界，所以景色隨時更換，好像展閱山水長卷，非一覽卽盡的。

江水極淺，都是碧綠的顏色，水底鵝蛋石，歷歷可數。不過近岸的水還要綠，像一條綠色的錦帶，一次舖展下去。

我們向遠處眺望，向近處看，都是畫境，幾乎每一個角落，無論幾塊石子，一叢小樹，都可以攝入鏡頭，或者繪一幅畫。

四個船夥揹着縴，踏在白鵝石所舖成的淺灘上行走，一路有淺林短樹，和綠蔥陰沉的竹園，總之，使你毫不落寞，而四周圍所更換的景色，點綴得那樣有意思，會使得你驚呼起來。這裏也有紅樹，比在淩家橋至社井一段所見者，還要襯托得好看，還要豔麗動人。

嚴子陵先生的釣魚台，高懸在峭壁之上，船不曾靠岸，無法登臨，空懷嚮往之情。

七里瀧的美麗，或許由於色彩的調和罷！以今天來說，有晴空一碧的藍天，映照着澄澈到底的綠水，再加上灰紫和蒼碧的山巒，岸上並且有紅樹；竹林，相與點綴，不要說山水原來有邱壑，有曲折，只是把這些色彩擺在一起，已足使人炫惑了。不知七里瀧的雨景[illegible]何？我想決定沒有晴天的美妙，尤其在這個深秋的時候。

漸漸地將行近一個以「來水」爲名的村落了，那裏有許多漁舟，村莊裏全是些白色的房屋，家家有竹園，這是靠水的一面。村後有一個小山坡，上面長着小叢林，這個村莊眞有意思，具備了最優美的條件，如果能夠在這裏住上幾天，也算得是享受了。

富春江至此，成一很大的曲折，前面的山巒，格外開展了。那些山的形態，很是不一，有作五指形者，從山頂至山巔，指跡縱橫，歷歷可見，有些山崗拱出來像一隻大牛背，更有些山光滑圓潤，如同兵士們所戴的鋼盔一樣，前後左右，使得你來不及細細欣賞，眞是：

行近水村吟更苦，一程山色一程詩！

可惜我不是詩人，不然，在船頭上細細推敲，會寫上若干首呢！

從下午一直坐到黃昏，太陽漸漸下山了，那些灰紫色的山峯，現在全變成黑紫，在黑紫色的上面，有一圈金黃色的邊緣，那就是剛剛下沉的太陽。

在來水買了四尾魚，飲一杯酒，大家有點陶然，此夜月色橫江，船泊在胥口。

次晨，在晨光曦微中起身，船已經開始移動。侵晨的氣候，很是寒冷，當一輪紅日把烟霧驅走的時候，我們纔恢復了溫暖之意。

中午，舟次嚴州，接到馮眞有先生的覆電，證明我們的身份，並託沿途軍警，予以便利。

船上的生活，除眺賞景物外，惟食與眠，最認爲痛苦的，是午後六時，即須睡覺，因爲不睡，更沒有其他的消遣方法；而每天早上四五點鐘，大家都已清醒，嚷着要起身了。

自嚴州以上，再沒有閒情曠仰山水，因爲從這裏起，地勢逐漸高斜，河床裏的礁石，聳立在江面，形成若干險灘，水流到那裏，像白練般的激盪飛舞，每過險灘，輒造一個緊張的局面。

「坐下來，坐下來，過灘了……」這是船主在每過一灘時向我們所提出的警告。

且描述一個過灘的情景罷！老主婦把着舵，目不轉睛地向前面注視，夥計們全體上岸把所有的氣力全用了出來，背着纖繩，垂下頭，身體傴僂得和地面相距只有一尺的光景，用脚尖抵在地上，咬緊牙關，捏緊拳頭，像蝸牛般地緩緩前進，一步緊接着一步，落地非常有力，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船，會有被水衝下的可能，現在是逆水行舟，而且向水的高處爬，要爬過這一個灘，同時還要避免碰到礁石。

至於船上呢，老主婦顫巍巍地，表示非常嚴重，船主大聲吶喊着，握着又長又粗的竹篙，一次接着一次猛力地直刺到江底。竹篙抵住在自己的肚子上，脚踏在船沿的橫槓上，身體慢慢地橫倒下來，頸頸裏暴露出青筋，臉也漲得緋紅，當他竭力把脚伸直，用肚子一挺，掙扎出一聲「嗯唷」的時候，船始微微向前進一步。他的年輕妻子，在另一邊的船沿上，也盡了合作功能的以同樣方式，作有力的表演。

在這個場面之下，岸上的縴夫拉着，船上的一家人運用了全副力量撐持着！我們始得安然過了一灘又一灘。我們這一羣飽食終日的旅客，蜷伏在艙中，眼睛注視着船頭，耳朶聽着水的冲擊聲，更隨着船主夫婦「嗯唷」的掙扎聲，吐出一口大氣。緊張的心弦，一直要到船過了險灘，重新漂漾在平靜無波的水面上，才恢復了常態。

本來只須化了八九天的功夫，就可到屯溪，現在估計行程，第三天宿韓家舖，第四天茶園，第五天淳安，第六天威坪，第七天㵲石，第八天雲坑口，第九天横川，還要一大段的水路，船的生活，有點厭煩起來。

而韓家舖至茶園間的老虎灘，港口到淳安間的閻王灘，梅花灘，礁石聳露在水面，錯落參差，好像一盤棋子，水聲奔騰，浪花的飛舞，大家驚心動魄，時時刻刻在顫慄危險之中。有一回，船主為減輕重量起見，勸我們上岸徒步，他和船伙，走下水去，把船抬起來，跨過一個灘。還有一回，就是過這個梅花灘，船主用繩把船縛在這一塊礁石上，像拔河游戲一樣用力拉緊，才渡過這個難關。當情勢緊急時，老主婦的驚呼聲，使得大家心胆俱裂。

在船上住了八天，到第九天的上午，不耐船中的寂寞，遂於舟次朱家村時上岸，嚴戴二君則仍乘原船，直達屯溪。

我們一家六個人，沿大石板路前行，和一位姓韓的瓷器商人結伴，經過一座很長的大橋，大約經過一小時的光景，就到了歙縣車站。

從這裏換乘長途汽車，於下午三時到達屯溪。

四、東南的重鎮——屯溪

是到了屯溪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在這裏可以遇到在上海和敵偽奮鬪的戰友們，當踏進六路飯店時，我心房跳動着，真不勝悲喜交集之情！

電話接通到中央日報，是老友王晉琦的聲音。

「你們果真到了，歡迎歡迎，我馬上就來……」還是那樣頑皮似地。

半小時後，房間內擁滿了訪客。

當我和晉琦握手時，彼此互相注視着，好久說不出話來

，有如同隔世之感！馮有眞夫人和李秋生，潘湛鈞，沈公謙，胡惠生，胡傳厚，胡道靜諸先生也爭向我們慰藉，好像一家人團聚了，我們歡喜得無法形容，又好像回到編輯室中，大家肆無忌憚地談笑着，一切別後之事太多了，太多了，一時無從說起。

到此時，我方知道馮有眞先生已於一月前因公到重慶去，在這裏無法晤面，後來我們在陪都聚首，盤桓了好多天。馮夫人熱忱而幹練，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此後在屯溪一切食宿，全由她主持照料。她招待我們寄宿在公餘進修社，每天還要來探視幾次，這樣的關注，使遠道跋涉的一羣，有賓至如歸之樂，我們到現在，還是深深地感激她。

屯溪，是東南最前線，從上海撤退的報人，大半到了這裏，在有眞兄領導之下，繼續和敵偽奮鬥，於物質條件異常貧乏的環境中，艱苦奮鬥，工作十分緊張，沒有和上海兩樣。他們所經營的中央日報，內容極爲精彩，評論異常鋒利，在東南一角上，有廣大的銷路，而淪陷區中，尤有無其數的讀者，未曾到過屯溪的人，或許不能想像他們的困苦。他們以菲薄的收入，維持一家生計，營養自嫌不夠，形容相當憔悴，然而他們的精神，却是奮發，爲了國家，爲了爭取勝利，大家一顆熱烈的心，時時刻刻的在沸騰着。

他們是站在新聞界的最前綫。

屯溪只有一條繁盛的街，如果要開車的話，不消半小時，就可以走完，然而那些店舖中，什麼東西都有，只須你緩緩地去搜尋罷了。吃的東西，尤稱美備，本來是魚米之鄉，加之從各方撤退的人，都在這裏集中，應付需要而發展，一切順應了自然的趨勢。

皖南社會服務處委託中國旅行社辦了一個招待所，在屯溪旅館業中，居了首位。不但環境幽美，交通便捷，而每一個客房的佈置，都夠得上水準，沒有玷辱了中國旅行社五角星的社徽。

承招待所主持人錢君芷兄之邀，在未正式開幕之前，我們便住進去了。雪白的被褥，欹斜適度的籐沙發，一切合於理想，好像又回到了上海。君芷跛了一足，支着拐杖，東奔西走，片刻沒有停過，大家都替他吃力，但是他並不覺得，他認定了「助人爲快樂之本」，老是笑咪咪地。

我對於屯溪最深切的印象，是夜半雞啼，此起彼和，不肯停止。當第一夜住在六路飯店時，聞雞鳴不已，立即披衣起身，以爲天亮了，那知取出錶來一看，則方在夜半。有人說：屯溪的人晨起甚遲，具有惰性，不過雞是勤謹的，這是一個笑話。但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們走了很多地方，爲什麼屯溪的雞特別起勁呢？大約要勗勵東南前線的人民，聞雞起舞，努力去殺敵罷！

四圍皆山，水是長流着，輕盈巧小，一切仍在成長中，我們不能忘懷這東南的重鎮！

川陝豫鄂遊誌（一）

喻血輪

民國三十年秋，老友方子樵先生將有事於陝豫鄂皖，先期約余偕行，余以體弱不耐遠征，謝之；瀕行，又遣人至寓敦勸，益以王君偉俠之慫恿，遂勉諾隨行。自十月十四日首途，明年二月四日返渝，途行萬里，時閱四月，所歷古蹟名勝，多有可觀。爰仿日記體例，遇可記事，則筆之手册，無事，則闕。歸後略加整理，乃成是編，至於臧否人物，評論政治，因非余之職責，概不贅言。

一、蓉城小駐

三十年十月十四日，　星期二，　陰。朝曦初上，輕霧籠罩山城，飄然如衣薄縠之衣，微風拂拂，吹使江流漸瘦。枝頭落葉，飛舞空中，時雖已屆仲秋，而天氣尚燠暖。余與王君偉俠，由會府街步行至林森路某會，見門首停卡車一輛，詢之，知即本團所租賃者，不勝驚喜，蓋近日長途汽車缺乏，交涉車輛，已歷週日之久，今竟得之，雖車身窳舊，不暇計也。入室，工役方運取行李入車，狀甚忙碌，余笑顧偉俠曰：「今日當可行矣」。乃同出早餐。歸後，同人咸集，未幾，方公子樵亦至，惟車敞無廂，復無座位，乃各踞行李，佝僂而坐。十時開車，天已陰晦。同行除偉俠外，有周君補天、唐君惜分、王君維英、閻君伊生、楊君濟時、及事務員陳君咸照、孫君子卿，另有張君瀾川，方任某軍副軍長，亦搭乘此車赴陝。同人多半舊識，而偉俠尤為十餘年來艱苦共事之戀友，故途中談笑風生，尚不寂寞。中午抵青木關，進午膳。下午一時續行，預計今日應宿內江，明日始能達成都。但因首途時晏，至永川，天已垂暮，遂就新新旅館寄宿。夜間，偉俠同鄉張君修高來晤，盛道永川魚酒之美，因同至某酒樓覓飲，張君現任永川某中學校長，其人甚亢爽，尤豪於酒，席間僅四人，已盡大麯三觔，歸時不覺頹然醉矣。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三，　陰。　四川旅棧，恆兼營茶社。晨起，至茶室品茗，則見圍棹而坐者，多當地有閒階級，手執長烟管，且吸且談，悠然安閒，使人欣羨。八時開車，經榮昌、隆昌、渡沱江，午後一時抵內江。城內街市，甚為繁榮，偕同人至一蓉式酒樓午飧。飧後續行，見與公路並行之成渝鐵路，路基均已築就，小橋梁及涵洞，亦多半完成，惜因所購鐵軌，無法運到，故停工久矣。四時過資中，晚抵球溪河，所寓旅館，亦名新新，且兼營酒菜業，同人即就旅館晚膳，夜與方公談至深宵始寢，此旅館帳榻均新潔，竟無臭蟲，寢之殊適。

十月十六日，　星期四，　陰。侵晨，車即開駛，經資陽未停，十一時至簡陽，午飧。由內江至簡陽，高山漸少，沿途蔗田遍野，車中瞭望，狀似下江蘆林。四川產紅糖甚富，即此類甘蔗製成。聞資陽臨江寺豆瓣醬甚馳名，試之，味果佳，因購數罐，以備途中不時之需。汽車沿沱江行甚久，經過各鎮市，均有大石橋，而簡陽之萬安橋尤鉅。下午一時，過龍泉驛，山勢頗高，雖不及重慶老鷹崖之險峻，但汽車

亦須盤旋上下，遙望廣大平原，袤然無際，煙雲浩渺之中，河流縱橫，林木翳翳，則成都市在焉。下山，約行三十里，抵成都城郊，成都已無城垣，惟舊城門處，左右各存高壘一座，置哨兵檢查行旅。吾人入城後，逕至西御街成都大飯店寄寓。（中國旅行社成都招待所，在騾馬市街）。

十月十七日，星期五，陰。成都爲四川省治，蜀漢建都於此，五代王建、孟知祥據蜀，亦都之，故名勝頗多。入川後，久思一遊，迄未得閒。今既至此，不可不作一日暢遊。晨起，偕偉俠、惜分、維英由西御街經東御街，至總府街。成都手工業，多集類藏肆，如東西御街，則盡銅鐵作業，所售刀剪頗佳。總府街有賴湯元店，最馳名，但店面偪仄，僅有小棹三，供數人坐，後至者，非立待不可。吾人往嘗試，並無出奇處，惟較其他湯元略細嫩而已。出總府街，轉入春熙路，今更名爲中山路。此爲成都最繁盛市街，馬路極寬，肆面多層樓巨廈，陳列貨品，亦較渝市豐美。銀樓雖不售金飾，但所製銀器及銀絲鑲成飾品，則精緻絕倫。由春熙路出東門，經萬里橋，橋跨府河（即錦江）之上，頗修偉。昔蜀使費禕出聘東吳，諸葛亮餞於此，歎曰：「萬里之行，始於今日矣」！故名。街盡，南行約三里，至丞相祠，此即杜工部「丞相祠堂何處尋」之丞相祠。本地人亦咸作此稱呼，但大門橫額，大書昭烈廟，並無丞相祠字樣。入門，有長甬道，兩側柏樹甚多，既高且老，枝幹參天，人行其下，氣象蕭森。相傳此均蜀漢時所植，以狀觀之，雖不至如是其古，然皆數百年以上物，則無疑矣。前殿，祀昭烈帝像，左殿，祀關壯繆像，右殿，祀張桓侯像，俱英偉有生氣。兩廡配祀蜀漢文武功臣數十人像：東廡以龐士元爲首，西廡以趙子龍爲首。像前各以石鐫小傳，讀之瞭然。後殿，祀諸葛武侯像，素面疏鬚，則宛然書生也。後殿旁，有荷花池，名藕船。池北，有琴樓，樓上置古琴一張，灰塵寸積。時有女學生數人，踞池邊對琴樓作畫，狀甚閒逸。由藕船西行，有昭烈帝衣冠塚，名惠陵，甚崇閎。陵外繞以高垣，內植古柏修竹甚繁，望之森然。祠內楹聯頗多，惟清陳桐嶠一聯云：「暫欲龍驤虎視，以掃蕩中原；訴風雨，泣鬼神，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時當地裂天崩，求續承正統；失蕭曹，見伊呂，西漢功臣，東漢功臣。」殊佳。又殿前甬道側有石碑，鐫近人鄒海濱先生一詩云：「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由來名位輸勛業，丞相功高百代思。」獨說將世稱丞相祠意義道出，立意超人一等，書法亦甚蒼勁，故錄之於此。出昭烈廟，循田徑，至華西壩大學區。此爲基督教在川經營之最高學府，其初只有華西大學及醫學院，戰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等校，均遷附於此，並有附屬中學若干，佔地寬廣，周緣不下十里，內宮殿式建築甚多，馬路縱橫，路旁林木掩翳，花草甚茂，各球場細草如茵，似鋪錦毯，時值正午，學生紛趨膳堂就食，蓬勃氣象，令人望之生羨。出華西壩，衆議往遊薛濤故址，因循徑出至錦江岸馬路。行里許，有危樓高聳，蓋即枇杷門巷中之望江樓也。入門，頗似小公園，竹枝小樹間，支案賣茶，供遊人休憩。行數十武，有一井，即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其旁爲浣箋亭，相傳薛濤嘗用此井水製松花小箋，光潤冠一時，故有薛濤箋之稱。井前有劉豫波一聯云：「古井冷斜陽，問幾樹

枇杷，何處是枇杷門巷。」大江橫曲檻，看一樓煙月，要平分工部草堂」。意甚灑脫。井後有石碑，鐫王建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寄閒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書法甚劣，不知是何時建立。再進，有五雲香館，吟詩樓，流杯池。枇杷門巷，頗有曲徑通幽之妙，但設備頗簡，徒供遊客憑弔耳。遊覽竟，同登望江樓，即濯錦樓。極目遠眺，則見錦江流於足下，嗚咽有聲。樓外芭蕉，高與簷齊，微風撼之，簌簌作響，景物恬靜，殊使人留戀。因顧偉俠曰：「丞相祠莊嚴肅穆，此間幽雅瀟灑，兩地風光，各自不同。吾人覽斯豔跡，憑弔美人，豈能不謀一醉？偉俠曰：「實獲我心。」惜分曰：「枵腹已久！適當其時。」因令園中菜館具饌，就樓上小飲。樓上楹聯頗多，惟顧復初一聯最佳。聯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蒼茫，看四壁雲山，青來劍外。停琴佇涼月，予懷浩渺，送一篙春水，綠到江南。」

吾人且飲且談，偉俠尤逸興遄飛，惜分亦幽默可喜，惟錫英滴酒不嘗，殊爲遺憾耳。按薛濤，字洪度，唐人，善詩，初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蜀，父死，淪入樂籍。辨慧工詩，有林下風致。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稱女校書，出入幕府，歷十一鎮，皆以詩受知。暮年居浣花溪，卽今之望江樓是也。同人飲啖既畢，乃乘小船渡江，江水清碧如鏡，中流蕩漾，心胸廓然。入城，過府城隍廟，殊無可觀。轉入皇城，則荒涼一片，惡臭殊甚。中有舊式大廈數進，據云爲明蜀王府，後改爲貢院，戰前爲國立四川大學，旋亦遷往華西壩新校址，現似駐有軍隊，未往參觀。成都城內，確實壯闊，雖迭遭空襲，房屋被炸或焚燬不少，但多數街道，完整繁榮如故。居民亦怡然暇逸，不似渝人咸惴惴有急遽之色也。歸後，與偉俠共話薛洪度遺事，適行篋中有老友徐君義衡所貽薛洪度詩集，爲清光緒間貴陽陳矩所刻，薛詩原有五百首，陳所收集者不過二三而已，今錄其哀怨最深數首於後：

春望詞四首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攬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贈遠二首

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閨閣不知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

擾弱新蒲葉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秦關騎，月照千門掩袖啼。

送友人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

謁巫山廟

亂猿啼處訪高唐，路入煙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是哭襄王；朝朝暮暮陽臺下，爲雨爲雲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鬭畫眉長。

其集中又存「十離詩」，爲濤獻元微之作。先是元和中，微之以監察御史使蜀，嚴司空遣濤往事，因事獲怒，遠之。濤因作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十首以獻，含意哀切，微之覽之，遂復善焉。官家才女，流爲官妓，其悲懷幽

思，雅自可憐。因就燈前率成一絕云：

「萬里橋邊醉放舟，枇杷門巷此登樓，多情惟有錦江水，嗚咽年年動客愁。」

偉俠亦有詩二首云：

「枇杷門巷五雲箋，曾醉將軍玳瑁筵，我是江南狂杜牧，行吟又到錦城邊。烏帽風塵常作客，紅顏身世不禁秋，人生何處非羈旅，惆悵臨江一倚樓。」

又偉俠在昭烈廟亦得一絕，雄偉可誦，並錄如左：

「萬里橋邊訪闕宮，樓桑一代霸才雄，惠陵常聳風雲氣，千古君臣祭祀同。」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微雨。晨起，微雨，不欲出門。雨止，與偉俠同至祠堂街丘佛子就飧。丘佛子為一小酒館名，其盛菜蔬，不用盤盌，食客至，即出其特製小錫爐鍋一具，盛以猪牛羊或青豆等類，鍋圓形，約高五寸，直徑約四寸，中燃菜油小燈，周圍雕花眼若干，燈常不熄，鍋內菜遂不冷。如客有二三人，則供二三具，不足，再增若干具，人多食畢，案上錫鍋如林焉。所售肉類，皆係以紫銅巨釜燉爛，每類輒數十觔，客至，則舀取供應，味極可口，每事僅售洋一元，飯則每人五角而已，其價殊廉。此種作法，最適宜於冬季二三人小飲，蓋量與質之增益，可由己操縱，復無冷喫之弊，不似其他菜館，無論人之多寡，輒以巨盤饗客，稍談即冷，冷則棄之耳。人言「吃在成都」，信然。余與偉俠食已，天復下雨，偉俠欲同往城外訪工部草堂，余以泥濘辭之，偉俠獨冒雨往，蓋偉俠寢饋杜詩甚久，嘗集杜詩數百首，裒然成帙，其崇拜工部，實出至誠。今既至蓉，烏能不一覩其草堂？故於其衝風沐雨往遊，心甚壯之。分袂後，余往某行轅訪王君雙乙，余與雙乙別二十餘年，未通音問，昨夕方公召宴，於席間遇之，始知其於戰後來此，久別乍逢，懽忭可知，第因席次人衆，未獲暢談，故擬於今日往作一日小聚。詎至行轅後，已因公外出，久待不至，悵悵而返。歸途，入少城公園遊覽，園內樹多而花少，因夏間曾遭慘炸，亭臺樹榭，強半灰燼，眼前風物，徒動人悲感，未竟遊，即歸。未幾，偉俠亦歸，狀甚沮喪，余詢其草堂景物何如？偉俠曰：「安有工部草堂！祇不過某訓練團幾棟宿舍耳！詢之宿舍中人，咸瞠目不知杜甫為何人，甚有轉問杜甫現任此間何職，使人聞之發噱。嗣得一本地工役，導至一宿舍後牆，指曰：「此即工部草堂也」。其實一無所覩，惟牆上嵌一聯云：「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意此即當日少陵負杖行吟地耶？曠代詩人，闃無遺跡，徘徊憑弔，愴然而歸」。言次，猶悻悻有餘慨。余笑曰：「子私淑少陵，遂以為天下人皆知杜氏而尊之耶？幸若輩少年不知其人，倘其知之，以子今日雨淋狼狽之狀，必嗤曰：何處酸丁，來瀆乃公事」！偉俠曰：是或然也。因成詩四絕，字裏行間，感嘆百出，爰為錄之於次：

「沐雨衝泥問草堂，濁流小艇已滄桑，浣花江水聲嗚咽，似共愁人說斷腸。

禹稷皋夔自未成，此身眞覺負蒼生，西來我亦傷憔悴，三賦低徊一愴神。

白骨生苦事可哀，悲歌狂飲獨登台，荒江歲歲鵑聲急，

懷抱何由得暫開？
沈謝何劉安足論？騷壇一幟古今傳，十年寢饋衛私淑，
稽首來招去國魂。

二、寶鷄途中

十月十九日，星期日，陰。吾人在渝所賃汽車，議定只到蓉爲止，由蓉赴陝，則須另租，經兩三日奔走，始覓得一車。此車較前車尤爲敝舊，並蓬而亦無之，臨時以竹竿架蓆爲蓬，其狀殆類江中小舟，余見而笑曰：「此眞所謂陸地行舟也」。原定黎旦啓行，乃開車時，忽見車上有搭客三人，貨物數箱，詢之司機，則含糊其詞，此車既爲吾人包賃，當然不能搭客，此蓋司機故弄狡獪，藉圖私利，每人由蓉至寶鷄，車費至少四百元，若任其搭乘，則連貨物運費，不下千元，皆入司機私囊矣。當由方公嚴令人貨卸下，延至十一時，始開駛。經新都至廣漢午飱。廣漢前爲楊森駐軍地，街道經其改建，馬路整潔，房屋亦多新式，市面繁榮，饒有太平景象。飱後續行，經德陽、羅江，午後五時，至綿陽宿，所寓旅館，又名新新，吾人至此，已三宿新新，可謂巧矣。由成都至綿陽，縱橫三四百里，皆係廣袤平原，田疇一望無際，河渠交錯其間，既無乾旱之虞，復無淫溢之弊，故土地肥沃，出產極豐，所謂天府之國，實非誇語。而有此富源，抗戰必勝信念，更可堅定矣。

十月二十日，星期一，陰。晨發綿陽，旋渡涪江。汽車渡江，係用平底木船載運，沿途皆如此，但每次只能載一車，過至對岸，又載一車而返，故兩岸常停車若干輛，須輪次載渡。吾人今日竟佇待兩小時之久始達彼岸。至午後一時，抵梓潼午飱。由梓潼西行，高山漸多，公路均依山腰繫成，路旁古柏成列，綿亘百餘里，枝幹蔽天，其巨逾抱。相傳此爲張桓侯手植，故至今皆呼爲「張飛柏」，現由當局按樹釘一木牌，飭各保甲分段保存，禁止樵採。此中風味，較江南道旁楊柳，又森嚴多矣！偉俠於車中口占五律一首云：

「夾道將軍柏，爭傳手澤存，聲名山嶽重，道義古今尊，餘蔭留巴國，蟠根擁劍門，萬家禁樵採，鬱鬱送朝昏」。

下午三時，過文昌帝君廟，廟在山巔，傳爲文昌誕生地。停車入觀，廟雖宏大，但已殘敗，廟內柏樹蔚然，高撐天際。據道士云：尚有唐柏一株，浼其引觀，則一枯幹而已。此地爲梓潼轄境，有「七曲山九曲水之稱。」立廟前遠眺，山勢迂迴迤邐，河流曲折蜿蜒，雖未能盡睹七曲九曲之妙，然亦實有詭譎恢奇之觀。更遠，望見劍門諸山，氣勢雄偉恣肆，由遠處逶蛇而來，突然羣峯列峙，壁立於諸嶺之上，其狀如魚陣昂首水面，斜陽反照，蔚爲奇景。余生平所見山容，當以此爲最美。登車再行，至夜七時，始抵劍閣，路窄天黑，下山時，幾覆車。劍閣旅館，多在城外橋頭，我儕至時，均已客滿，方公另率數人，假寓縣黨部，余與偉俠、惜分、補天、咸照諸人，則徬徨道左，無所投止。忽見有一菜館，名聚樂園，燈火高明，同人腹餒已久，遂謀先果腹，及入門，則酒餚俱罄，僅一少婦據案理帳而已，正徘徊間，少婦聞偉俠語，忽欣然起立曰：「公得毋安徽壽州人耶？」偉俠曰：「然！」曰：「然則鄉親至矣！」詢之，亦壽州人，

此園主人也，遂殷勤留坐。曰：「此間入夜，食客稀少，所備飯菜，均已售罄，但遠地忽遇同鄉，實爲異數，安能任諸公枵腹去耶」？立命女侍布置几案，囑廚夫儘速作黍，蹀躞經營，狀甚愉悅。吾人於絕望中忽睹此狀，皆大歡喜，余笑語偉俠曰：「今日始知鄉誼之可貴矣」！其家儲備食品，實亦太少，女主人復命廚夫篝燈，出市酒肉，且親手烹調，及其羅致而出，居然餚饌滿案矣。吾人且飲且談，女主人挈其幼子，悄然坐案側，吾人詢其何爲至此，女主人唏噓至再，曰：「此非得已也，吾初亦女中學生，於二十七年故鄉失陷時，隨夫避難西行，經豫陝至此。吾夫原在軍隊任職，二人感情尚篤，至時，以此地生活低，擬家焉。乃前歲吾夫隨軍遠出，忽覯蕩婦，及吾聞知，則已實行同居，儼然伉儷矣。初寓書詰責，尚支吾敷衍，後竟至不理，吾忿極，決計自營生理，因出些微私蓄，經營此店。時有一同籍小學女教員，未亡人也，原爲小兒教書，聞吾從事營運，欣然加入，今爲暫司賬。另一女子，北平人，因避難與夫散失，攜一幼子，由陝同伴至此，慨然自任侍役」。言次，因介紹二人與吾人相見，司帳蓋一三十許沉默寡言人也，女侍則善於辭令，伺應甚周，年纔二十餘耳。女主人復曰：「吾三人際遇，猶極相類，今則儼然相依爲命矣。幸年來營業尚佳，足可生存，否則不將同淪窮壑耶」！言已，泫然泣下。余儕天涯奔走，亦正悲搖落，聞此人語，不禁有白香山商婦琵琶之感。因與偉俠借酒澆愁，相互痛飲。同人初猶聆女主人訴其身世，皆忘夜之將午，及食畢，始憶宿處尚復無着，皆惶然不知爲計，乃推偉俠商之主人，主人曰：「今夜已深，旅舍更不易覓，然已爲諸公計之熟矣！吾家有食案八，尚潔淨，合兩案爲一榻，另置鋪板一具，則諸公五人，可各據一榻寢矣」！余儕聞言，大喜。由成照將車上衾枕運至，女侍欣然部署，偉俠復與女主人共話家園故事，始知彼此家宅，相距不甚遠，且有瓜葛姻親，因是吾人益覺今宵之遇奇矣。寢後，細味主人言，爲之惻然不寐。就枕上成七古一章，意殊未盡，姑錄之於此：

「瑟瑟西風趨劍閣，關外天寒月方落，輪蹄忽遇女鄉親，
翠袖殷勤邀客酌，自言避難來荒城，藁砧棄置事長征。
無聊且作當壚婦，日擁爐頭寄此生，此生命薄長已矣！
往事成塵恨如此，女伴三人共晨昏，可憐盡是良家子。
書罷燈前忽垂淚，頓教座客都忘寐。天涯我亦悲搖落，
願與王郎拚一醉。」

偉俠夜間亦得一詩云：

「劍閣峯頭萬籟消，一天霜月下殘更，正愁野店煩爭席，
却喜山家肯見迎，鄉語乍聞驚問姓，羈懷欲訴自通名，
天涯我亦風塵客，爲汝長吟作楚聲。」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晴。晨起，偕偉俠等入劍閣城內遊覽，城垣甚小，街市極蕭條。有縣政府，有中學校，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亦在焉。余儕登城瞭望，見四面環山，嶙峋高峻，懸崖峭壁，嶄然羅列，劍門山頂，亦隱約在望，縣城居此中間，殆如坐釜底焉。城外繞以小河，崗巒護之，形勢極爲險固。昔晉元康中，李特隨流人入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材耶」？此地關山之險要，昔人已重視如此矣。城中籍

攜手杖若干，吾人各贈一枝。返聚樂園時，女主人已為備麵食，甚鮮美可口，頗行酬以金，再辭，始受。車離劍閣，所行均山路，約二十餘里，抵劍門關；山勢雄偉，崔巍屹立，關口題「天下雄關」四字，旁植石碣，題「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右側石上，復刻有「雲環叠翠」四大字，恣肆雄勁，不知為何人所書。車入關口，行狹徑中，幾不睹天日。出關回顧，則又一奇景：蓋劍門山有三巨峯，由關內觀之，不過覺其巍峩險峻而已，一出關外，則三峯列峙，儼然斧削，由巔至麓，不知幾千仞，岩峣壁立，高聳天際，中峯特高，體都中闊，而頂趺略窄，狀如棗核。左右兩峯，則嵯峨側立，有似中峯之衛士。因其面平削立，岩層顯然可見，三峯銜接處，各裂一縫，其狹如線，右縫為一小溪流，左縫公路也。吾儕循公路而出，回顧此巉岏之狀，莫不嘆為奇觀。杜工部謂：「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至此益信！而岑參謂：「磴道三伏寒，巉巉五丁迹」。亦足狀此間之險隘。其時已屆晚秋，山上楓林，經霜而赭，飄飄紅葉，點綴於綠陰翠竹之間，尤為美觀。惜分最欣賞此紅葉，車中念念不忘，余允為繪「劍門回顧」圖贈之，以途中無紙筆而罷。偉俠則詩興勃發，於車中成五言一章云：

「仄徑催車發，雄關絕世奇，青巒千劍簇，秋水一痕垂；地闢靈叢險，天開鳥道危，北門嚴鎖鑰，閱罷撫殘碑」。

余亦口占一絕云：

「尉劣雄關絕世無，雲屏削壁鬱蓁蕪，羊腸鳥道稱奇險，一劍真能禦萬夫。」

出劍門，行百餘里，過昭化，渡嘉陵江，此處較涪江尤闊，載渡費時更多。余儕乃先乘小船，過對岸，至一農家小憩。見田野景象，極為荒涼，人民生活，亦甚清苦，此時農家方午膳，所食僅包穀稀羹，無蔬菜，僅醬鹽一小碟，以箸醮食而已。有一童子，攜飯一罐至，與其祖父共食，飯為赭豆和煮而成，亦無菜，然兩人各盡十盌，尚覺未饜，食量洪、而稻米稀，可憫已！未幾，車已渡過，登車繼進，於下午四時抵廣元，又須渡江，余儕先入城覓旅舍，見街道修長，市面繁盛，蓋此間為川陝交通樞紐，街上所停卡車尤夥，旅舍雖多，但均客滿，余儕奔馳多處，僅得一小旅館寄宿焉。所乘汽車，途中頻頻損壞，乃令駛入機器廠，澈底修理。余與偉俠等則入一下江酒館晚膳，菜味尚佳，而價較成都為昂。廣元因人乘車多，道路極壞，鵝石突出路面，崎嶇難行，然夜間汽燈不少，熠熠市上，為他處所無。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晴。早八時由廣元出發，汽車時時損壞，至中午，始抵朝天關。由此西行，兩面俱高山，且均為堅硬巖石，中為嘉陵江，流水急湍，清可見底。公路沿山麓鑿石而成，有時鑿成圓洞，狀如穹窿，工程甚為艱苦。江上石橋頗多，路線亦係擇便處施工，故車行時在江左，時在江右。仰視峭壁，俯瞰急流，雖非鳥道，却甚險峻。某處有破石飛閣，支撐山頂，相傳此即古之棧道也。出此，山更巉崿，峣峣高峙，重疊綿延，公路皆傍山建築，上下複沓，狀如螺旋，汽車盤旋而登，復曲折而降，常不越百尺，即有灣轉，有時行至山巔，俯視深壑，不知幾千尋，稍一不慎，人車傾覆，則成齏粉矣，故行人至此，輒為心悸。下

午三時，抵七盤關，此爲川陝交界處，關口有「西秦第一關」石碑。偉俠曾有詩云：「詞客飄零久未還，揭來行役萬重山，翠岩紅棧剛經過，又入西秦第一關。」蓋紀實也。此去道路平，但實際已在高原，天氣驟寒，無復秋意。午後六時，至寧羌縣，未入城，就城外旅館寄寓。此間旅客，不似他處擁擠，故得入踞一室，安然偃臥。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晴。早七時開車，行未久，過五丁關。按「五丁」，力士也。蜀王本紀載：「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化爲石」。蓋即是處也。出五丁關，越嶓冢山，此山亦峰巒高峻，公路均依山腰鑿建，其狀似昨經山路；一面爲絕壁，一面爲深澗，雖彎曲較少，但路面極窄，兩車相遇，若不緩緩相讓，非碰車，即墜崖。據方公云：「前歲入秦經此，曾親見兩車互撞，其一墜入澗底，人車俱碎，其一則機件損壞，橫臥路心焉」。下嶓冢山，至一小市鎮，名大安驛，意謂行人至此，可慶大安矣。自此道路平坦，渡沮水，抵沔縣。沔縣有新舊兩城，舊城名西城，相傳即諸葛武侯彈琴退司馬懿大兵處，城內人烟稍少，多爲旱田，城外有武侯祠，按武侯歸葬定軍山後，後主詔立廟於沔水之上，即此祠也。同人停車入觀，門額直書「武侯祠」，非如成都名武侯祠而書「昭烈廟」也。祠有前後兩殿，各塑一像，一爲舊像，甚偉大，一爲新塑，身材與常人等，皆栩然有英氣。陸放翁詩云：「我昔驛車籌筆驛，孔明千載尚如生」。即在此也。祠內陳一黝色石琴，道士謂爲玉質，大小似古七絃琴，上刻章武元年造，一端有小孔，一端有小槽，以指尖就槽內磨擦，小孔即發微聲，引耳聽之，嗡嗡似琴鳴，道士以此爲奇，其實琴既中空，以指觸之，自然成聲也。祠內莊嚴肅穆，香火頗盛，一代勛臣，千秋廟食，歷史誠不負人矣。過此數里，爲新城，今沔縣縣治也。與公路平行，有通惠渠，用以灌溉左右田地，其口與沮水相接，但此時涸矣。中午抵褒城，城位於褒水之上，即褒姒誕生地，居民稠密，屋瓦櫛比，吾儕經過城下，逕渡褒河，至對岸一酒肆午膳，此地已有陝西鳳酒，飲之良佳。縣境地勢開展，有褒惠渠，縱橫其間，頗肥沃。下午經留壩縣，漸入紫柏山脈，山脊楓樹甚多，紅葉滿林，如冠紫冠，惜分對此，極爲欣賞。五時抵廟台子，住留侯廟。廟在紫柏山麓，門首有「漢張留侯辟穀處」石碑，入門，爲大院落，當面名三清殿，祀老君像，殿僅一楹而已，右首有大門，即留侯廟，殿宇恢宏，碧瓦暈飛，門前植鐵旗桿，鑄有龍鳳，盤旋其上。入門，經天井，入前殿，壁間有豐碑，刻于右任先生親書「送秦一椎，辭漢萬戶」八字，遒勁可愛。再入，爲正殿，塑留侯像，英偉如生。殿內楹聯甚多，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惟清陳文職一聯云：「壯士揮椎，報韓已落秦王膽。大王煩藉箸，興漢終陷項羽頭」。雄壯可觀，最脩當者，爲清王佩壁一聯云：「前追齊尚父，後啓武鄉侯」。入殿右圓門，爲小院落，右廳堂住室，昔爲遊客館之地，今已住有眷屬矣。院內有小池，通以山泉，池側略植花草，景殊幽靜。壁上嵌石碣甚多，錄遊人題句，有清吳棠甫一律最佳，爰錄之於下：「五世韓臣已復讐，翩然欣與赤松遊，奮椎早奪三秦險，借箸潛消六國謀；黃石書函空覆卷，

青冥羽翼亦安斷，帝師王佐神仙骨，衡岳希蹤只鄴侯」。由此出短垣，拾石級，登廟後山巔，有「授書樓」，相傳即黃石老人授書處也。階石兩側，刻名人題字頗多，惟清督學使黎榮翰所題「英雄蟬蛻」四字，最有意致。樓爲兩層，上層塑黃石老人像，有清沈恬一聯云：「此地有松石閒意，其人乃帝王之師」。頗灑脫而切實，又有滿人巴林延齡一聯云：「山月俯樓隱，天風度步虛。」意亦輕鬆。樓下有一亭，疊柱几案，皆白石雕成，四周疏竹蕭蕭，靜寂無塵囂氣，有長白延奭一聯云：「何處結仙緣，儘流傳千載赤松，一卷黃石；此間眞福地，且領略萬竿煙雨，四面雲山。」維時夕陽銜山，餘霞映楓林，愈鮮紅奪目，同人徘徊瞻顧，不忍遽歸，直至暮色蒼茫，始相率回廟。廟左爲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吾人即假寓於此。曲尺走廊中，房間並列，床榻衾枕俱備，均樸素潔淨，且無蟲蚤。廊前有小院落，中堆假山，環植翠竹花木，微風撼之，簌簌有聲。有正廳，頗大，爲旅客會食之所。招待所有自雇廚司，專爲旅客具饌，吾人就所內晚膳，餚味甚佳。飯後，與老道士閒談，始知廟內有道士二百餘人，廟產頗豐，田地皆由道士自種，亦有爲人作工，留廟修經者，並不甚多。紫柏山產一種藥草，名鹿壽草，爲牝鹿所常食，能補陽益神，且治瘋癱，道士恆出此營售。同人亦各購少許去，效否殊不可知。沿途所見廟宇，當以此廟爲最宏偉，亦以此廟道士爲最衆。由前漢迄今，歷二千餘年，而留侯廟食不衰，世人豈盡以其爲王佐神仙侶而尊之歟？亦無非同情其博浪沙發椎，擊耳！吾以爲子房所言圯上授書，從赤松子遊，皆自爲託詞，彼蓋早知劉季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其所以佐漢滅秦，實爲韓報仇耳。及其夙願旣遂，乃詭言隱去，以全其軀。豈眞有所謂赤松子耶？夜中偶成一絕云：

「紫柏山頭夕照紅，巍然祠廟有雄風，非關王佐神仙侶，只在嬴秦一擊中。」

偉俠甚以余論爲然，亦有一詩云：

「紫柏山頭動晚鐘，冷雲疏柱豁心胸，授書有意從黃石，辟穀無端問赤松；將相功名原類狗，去來蹤跡竟猶龍，當年已薄高皇帝，肯與蕭韓作附庸！」

下絕尤洽余意，洵佳構也。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晴。朝發留侯廟，午抵雙石舖。雙石舖爲三條公路分歧處，東行達漢中，連接陝鄂路線；西行達天水，直趨蘭州；北行達寶雞，銜接隴海鐵道。此地原極荒涼，自各路汽車通行，居戶漸多。吾儕汽車至此，適又損壞，因停此修　，便進午膳。午後再行，經鳳縣、黃牛舖，漸入高山，三時過大散關。按：大散關亦名散關，爲秦蜀往來之要道，距和尚原極近，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出關，即秦嶺，秦嶺西起甘肅蘭州，東至河南陝縣，長八百里，連綿商山、太華、嶓冢、陳倉、太白、終南諸山，形勢險要，自古爲長安屏藩。由嶺南迤邐而登，但覺漸陟漸高，尚不見其巍峨，一至山頭，則氣候陡寒；越嶺而過，望北麓寶雞渭河，皆在蒼煙浩渺之中，始知秦嶺之超軼高拔，殆爲諸山之冠。嶺北因山勢所限，無復環繞餘地，下山公路，竟是俯衝，只能藉小彎轉以殺坡勢，故由極峯以達山趺，Z形彎角，足有三十二道之多

，車中俯視，狀如鋸齒，建築此路之工程人員，技術殊堪驚佩。下山，即瀕渭河，同人皆覺聽官發生故障，此大抵由極高驟降至極低處，空氣衝激所致。渭河原有木架長橋，可通車輛，乃北端塌損，不能暢達；且過橋，須俟南來駛車行盡，始得前往。是日等候半小時，方駛入橋，行至北端，再經木板所搭便橋，衝入沙灘，蠕蠕登岸。岸上即寶鷄，城外街市輻輳，雖經幾次轟炸，而繁盛如故。大小旅館，在在客滿，同人下車遍覓，竟無下榻處；無已，則分別棲止，而方公則託疾入一醫院借病房寄宿焉。自重慶首途至此，公路行程，已告終結，除在成都留二日外，途行凡九日，由寶鷄至西安，有火車可乘，無須再乘汽車矣。沿途除汽車外，有騾車，馬車、牛車，有牛馬同駕之車，爲數極夥，往來所載，均爲貨品，尤以棉花羊皮爲最多。此類貨物，一半運成都，一半至廣元換裁木船，順嘉陵江直下重慶。余因所乘汽車，無車廂座位，逐日跼促行李中，益以劇烈顛播，致抵寶鷄後，忽覺氣促胸悶，心臟若突曆大，偃臥旅館中，不敢動彈。夜間，偉俠出示今日過秦嶺詩，讀之彌有同感，詩云：

「大散關頭草棘荒，寒笳遙動野雲黃，陳倉地接三邊險，
秦嶺裘寒九月霜，形勝不殊風景惡，英雄老去鬢毛蒼，
中原猶自盤驕虜，羽檄何時下朔方」。（未完）

本社出版旅行圖籍

▲西北行（三版）茅盾等著▼
▲川康遊蹤 易君左等著▼
▲歐美采風記 沁明女士著▼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著▼
▲皖南旅行記 洪素野著▼
▲興安勝跡概要 曾昭璇等著▼
▲桂林導遊 盧重卿 潘泰封 編▼
▲昆明導遊 葛墨盦 黃麗生 編▼
▲※重慶導遊手冊 印刷中▼
▲※成都導遊手冊 印刷中▼
▲西南西北旅行圖（六版）▼
有「※」號者爲英文本

以上各書均在內地印行，至滬版圖籍數十種，因內地存書無多，不另刊登

從重慶到昆明

高楓

一

，終於我是要離開這山城了。

半年前，我懷着崇高的希冀和美麗的夢幻到這地方來，那時候，多少新生的憧憬在我面前显現，用了我的年輕，腦子裏建造着千萬個空中的樓閣。然而，到今天，我個人所幻想的這些樓閣，被現實擊得粉碎了。

我要走，走向另外一個氣氛裏去。不管那生活會更痛苦，會更折磨我的靈魂；我都得走呀！

而且，幾年來的處處碰壁，心情真是壞透，也該休息一下了。何況機會又纏我重新進入大學之門？啊！是六年沒有好好讀書了啦！

誰叫我去找趙肅深，趙正在汽車第×營，他的車馬上就要回昆明了。

於是，我想起了他，那個高個子的汽車連長，三十年的冬天，那時我們都在軍校練習團。大家都愛電影，因爲嗜好的相近，我們是玩得滿好的。那時節，五彩的「熱血男兒」，卡通的「白雪公主」都正在「蜀一」上演，每次，我先去，都得爲他留下一個座位。所以，我和趙建立了一種親切的友誼。

後來我去黨軍日報編副刊，他也離開軍校了。

山城的八月季節，却還是這樣熱，人像在火鍋裏悶一樣，冒着太陽，我趕過江去海棠溪，誰告訴我的，趙的車子停在海棠溪，在那裏我可以會到他。

真是，我是看到汽×營的車子了。裝好了貨，搭好了篷；整齊的排在公路旁邊，我數着，看着車身的[illegible]，唉呀！十三輛，「十三」，多麼不美的一個數目字呀！十三輛車子一起開出去，那是要不得的。

在衛戍總部交通處的郭參謀那裏找着了趙，他一望着我就叫起來，接着手也遞過來了。

我緊握着他的手，走進了一家小咖啡店。

「怎麼，也離開成都了。空軍航訓班的區隊長也不幹了嗎？」我看見微笑掛在他溫和的臉上，諦聽了這熟悉的聲調。

「不幹了啊！上昆明去讀大學。」我不好意思答覆他，我知道同學們都是希望進陸大的，他們懷着未來將校的理想，你却說去讀書，這是滿不聰明的對話。

「那軍校的學歷不可惜了嗎？」他有點惋惜，惋惜我走錯了路，接着說：「好，上昆明，坐我的車去吧！我的車明天開，路上可和我在一起，不會要你花一個子。」

我點着頭，露出愉快的笑，我像已經看到了光明，事情太順利了。

喝了兩杯西瓜水出來。披着一身晚霞，我過江趕回[illegible]

銀行，師秀姊姊約定在那兒等我的。

我和她一起晚餐，這一夜，愉快、緊張、興奮、感傷千萬種不同的思想，同時漂浮到我的心流，我想到山城五月，明天就要去了，明天這時候，我的車會在東溪停下來，何時能重晤這城市呢？

接着禧也趕了來，禧最難過，他一天就沒好好的上班，他說：「智走了，鴻走了，如今你也將走了。留下來的只是我和那可怕的寂寞。等些時不好麼？我們一起踏上滇緬路，那時大家都不要讀書了，也不要工作了；安安靜靜地在家裏過些日子。」

把禧拉着去看棠華、應先，在英國大使館新聞處裏找着了。他們夫婦倆是最關懷我們的。棠華說：「抬起頭去吧！趁着這年輕，多走些地方也是好的。」對於這熱情的好人，我感激得哭了。在渝地勝利大廈的那一段生活裏，他們是給了我很多幫忙的，如今，我是要離開他們而去了。

在街上，我們沉默慢步的走，心情都是悲楚的，我細細欣賞高聳的建築，熟悉的巷道，我要給它們最後的一眼。

汽車馳過去，灰又飛上來，女人的膀子，男人的夏威夷衫；簡直像水在流，「唉」，我嘆了一口氣。

禧拉我去坐百老滙，智和徐荔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是常坐這小小的咖啡室的，人們依舊那樣興緻的談笑；僕歐也是那樣熟悉的招待顧客，一切還不是舊樣麼？不過，明天沒有我了，明天以後的日子，只有禧一個人在這裏點燃了烟捲找尋刺激了。

月光下，我又趕到了海棠溪。為的是明天不會失掉車呀！

我拉着禧的手，吻了一吻他的頭髮，是的，我要分別他了，還可憐的孩子，我是永遠也忘不了他的。

看着他坐了最後一次去重慶的船，看着船身漾漾在江心消失了，我悵惘的回到交通處裏來，我睡在郭參謀的房裏，郭是我軍校入伍時同隊的同學。

二

天色剛濛濛發白，我就聽見汽車試行發動的聲音了。起來，郭已為我預備好了早點，把行李交勤務兵給我們送到了汽車上，看見趙連長的時候，他正集合了駕駛兵在那裏下出發的命令。

天，下着毛毛的雨，他媽的，昨天不是晴空如洗麼？車子出發了。馬達唱起來，十三輛，十三輛拉長了走，也算是浩浩蕩蕩的啊！

我和趙坐在一個車子裏，走在最後面，為的是不測時的「救濟」，車裏油多，零件也備得多。糟糕，這就是說：我們永遠是最後到站了。

自己有兩年多未開車了。看這個上海的駕駛兵，技術到是滿好的，我注意他面部的表情，那嚴肅和沉着是十分顯明的，使我覺得放心多了，彷彿眼前都是平坦的大道。

車廂外，仍然下着雨，微風吹進窗子來，雨絲濺在我的頰上，我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清爽，天壁非常沉暗，山與田原佈滿了悽寂和荒涼，公路兩旁的樹，距離愈遠，它們便變成愈益細小的黑點，一泓溪水過去了，一片山田過去了，

五一—一六二

一條木橋過去了，一排茅屋也過去了。

到一品場，停車要檢查，一個麻臉的軍士，洶洶的跳上車來，同行的幾個人的行李也給他翻亂了。連長趙已經去辦理出境手續，駕駛兵一點沒有辦法，我耐不住了，我說：「同志，那樣大勁幹什麼？大家都是幹這一行的，我穿草鞋當兵的時候，你還小呢！」他拚命望了我一眼下去了。

雨下得更大，路泥濘不能使汽車照着方向盤的理想前去，看情況，今天不能再走了。

我仍然望着窗子外的雨絲紛紛，遠處樹枝上，一兩隻鷺兒閃着白色的翅膀飛過，眞是美極了。

中午，我們到了綦江，趙告訴我，今天決定不走了，後面還有一輛車子拋了錨。

跳下車廂來，整整衣襟去找飯吃。綦江城的街道有兩條，因爲汽車要通過它，所以還夠寬闊。走在路上，忽然，一對久別了的眼睛吸住了我，眼睛還是幾年前的眼睛，我站住了。

這歲月，人總不缺意外的相聚與重逢，這不是麼？那時我們剛入伍，他作區隊附，也是十三期留校的一個好官長，他拉着趙的手，我們一起走進了他的家。

他正在這綦江一個駐軍裏作少校參謀，他熱情的問我們來自哪裏，將到哪裏去？我把我的情況說給他聽了，我告訴他怎樣在軍校請了假，進了航委會空軍航訓班，怎樣丟了區隊長的職務不幹跑到重慶來找光明，怎樣努力的參加大學攷試而錄取了，我又告訴他從此我將挨苦的讀兩年書，唸的是外語系的英文和印度文，過兩年，我將帶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朋友們相見。

他一點也不感興趣的回答我道：「師德，好好地幹着，爲什麼中途退却呢？別看不起了大兵，軍人是國家最光榮的代表。不久我會離開這裏到印度去，那裏我可以替你留下一個中隊長的缺，一起到印度去，該是我們拚的時候了啊！」

他像一個慈愛的大哥哥樣的指正我，臉上露出了光彩，眼睛閃着嚴肅的光，仍然如五年前啊！

我笑了，我說：「好，跟你一起去，現在就算報到了，我要先借支一個月的薪餉，你給我錢呀！」惹得趙也大笑起來。

他仍然坐在屋角裏在發他的議論：

「想唸大學，多時髦呀！而且是外語，將來大使館的武官，嘿……」

那一夜，大家非常快活，酒醉飯飽後，一起睡在張的床上。

三

第二天，雨是停了。車繼續又向前進，它拋撇了街道，它拋撇了人羣，於是，它上了山，它更顯得瘋狂而激動了。

公路穿過谷口，又沿着斜坡下的平野綿亙下去，一個小小木牌迎面來了，白板上繪着一顆乾癟的頭顱蓋，底下斜壓着兩叉骨石，那大的「危險」字樣，那大的「！」驚嘆號，威脅着每個人的心，啊，何必給我們心頭這多的壓迫呢？

每一個木牌後，接着那驚心動魄的險隘就展開了，好兀陡的渾壯的山勢！

車過釣絲岩，我更捏了一把汗，那千丈的深崖，唉呀！車就傍着山，傍着這千丈的深崖走，你想，萬一方向盤多移過去了一點，那我們會被摔在崖底，還有些什麼呢？完了？一切不完了麼？

我記得起：這裏是翻過很多的車的，二十九年的冬天，我們畢業分發去西南，很多的同學是要經過這裏的，那時候，步兵隊的李維民就去了生命，通信隊的金川也受了重傷，我彷彿看見了他們的影子，他們苦笑的望着我，唉呀！快走完這險境吧！

從釣絲岩那脅人的氣氛中逃出來，儼如一個囚犯，重新得到了呼吸的自由，我點燃了一支烟，又悠閑的向外展望起來。

我等待着翻過花秋坪時看一個飽！

於是，我沉沉睡去了。

車仍然向前邁進！

「喂，你看！」我被駕駛兵的推叫醒來時，太陽已西斜，時候是近黃昏了。

還有名的七十二彎，已經爬了過半，我惺忪着睡眼伸出頭來，天上正染成萬千詭異的色彩，遠遠望去，花秋坪上的小亭就在那裏。

我興奮地透出了一口氣，籍告訴過我，花秋坪亭子上可以看見花秋坪的全景的，我叫車子停下來，是的，誠然是美啊！這是山頂，公路環繞着山腰和橫躺在山脚，轉了彎又轉彎，七十二個「N」字形，在亭子邊看下去，那下面的公路就像一束亂絲，辨不到，數不清；在這羣山的懷抱裏，對着天，我感到一種超然的高傲，是的，多留在這地方啊！高山會養成我更莊嚴偉大的人格，高山會開闊我的胸襟啊！

天快黑了，跳進司機室，讓車子今夜把我載到桐梓。

進城時，遠遠地，麐已在接我了，他坐的車子先到，我們找了一個館子坐下來，打了四兩酒，砌了一盤燉菜慢慢嚼起來，麐也是一個滿熱情的孩子，這次去國立東方語專唸書，他的志氣是令我佩服的，吃完飯，我們在街上走了一陣，桐梓的街道很整齊，想不到還會有電燈，但電燈的光與蠟燭的光是不相伯仲罷了。

四

連長昨夜告訴過我的，說清晨六點鐘就要開車，在天未發白的時候我就醒了，擦了一支火柴看錶，短針正指在四字上，客棧裏是一片黑，一片靜，接着麐也醒了，我爬起來打開窗，天開始有點魚白，叫醒茶房，打水漱了口洗過臉，又要他背着行李把我們送到停車場去。

天已經大亮，早晨的涼風拂着我的面，我感到一陣舒適的快意，趙連長正在那兒等我們，我們一到車就開了，

出了桐梓站，車平靜的前進，朝霞已從雲縫裏送到公路上來，天空美極了。溪水輕輕流過去，麻雀在樹枝上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這晨早的山裏，真是一幅絕美的圖畫，一首絕妙的詩篇啊！

車子繞着山打轉，抬頭可看見馬上將去到的公路，望下去，那條公路不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嗎？到「黔北重鎮」婁山關，我被那雄偉的牌坊感動了，加上婁山關的兵營，使我

想起了古戰場來，古時候，這地方一定很多人流過血的，古時候這地方一定是兵家必爭的地方啊！

過婁山關，車子往前走，從山上轉着急彎盤旋下去，路更危險了。

到了遵義車停下來，我要連長今天不要走，因為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辦。禧托過我，去看看他的朋友敏的故居和敏的朋友，敏的家是住在遵義的。

飯後，洗了臉，打了一條漂亮的領帶去找敏的朋友張琼。她住中正橋一號，這女孩子兩年前我就聽禧說過了，我去時她正在吃飯，我說明了我的來意後，她驚喜交加的望着我，她把我拉着坐下來，我們客氣的笑，興奮的笑，熱情的笑，慢慢又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名字被吐出了，於是開始的驚喜、狂奮，轉成了傷感和嘆惜，笑聲酸硬了鼻尖。她說：命運使敏和一個醫院的院長結了婚，這在禧與敏都是不幸的下場，朋友們都滿惋惜的，她要我致意禧，叫禧擴大生活的範圍，把愛敏的心拿去愛大衆，勇敢的做些事業，這女孩子真是一個善良的人。

從琼家裏出來，坐了一輛人力車去子尹路，為的是看看敏的故居。敏的家真的是搬走了，一個憶念頓時飄浮到我腦際，我想到三年前，禧同敏不是常常出進這個門戶的嗎？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敏知道禧天天在遙念她麼？

遵義是黔北的一個大鎮，街市也熱鬧得很，有內城外城，有人力車，想不到還有一個電影院，當然映的影片總是四五年前的了。

晚上，旅館裏嘈雜極了，賣唱女人的小鑼器，嘻笑聲，鬧得我不能成夢，這裏的風氣真不好！

五

離開遵義，我有點悵然，張小姐的話恍惚飄飄在我耳邊，這位熱情的貴州姑娘對一個陌生的南來客，竟給了無限的興奮和愉快！我記得的，在我退出她家的門，她還說過：「高先生寒假到遵義來玩玩啊！千萬別忘了寫信給我們！」

車子瘋狂的前進，車上今天又來了一個去雲南考大學的的四川學生張光初，大概是個「黃魚」，他望見我和汽車的連長什麼都在一道的，因是，他想拉攏我了。

他遞給我一支煙，我點燃煙和他閒談起來，這學生不過二十歲，他告訴我，他是在成都華西大學唸理科的，但是喜好文學，這次轉學到雲大去。他又告訴我，在華大的時候，一個國文教授陳孝鋒講得頂好，一聽到陳孝鋒五個字，於是我說：「是那個主編黃浦週刊的陳先生麼？湖南人，我認識的，我們很熟悉的朋友，他家裏住樂群巷九號，在成都的時候，我是時常去玩的，我替他編的「黃埔」寫過很多的文章。我的筆名是：高師聰，高戈等等。」

學生高興得笑了說：「啊！是的，不錯，高戈這名字，我在成都報紙上看見過的，到昆明以後一定要來找你談談。」

汽車的喇叭嗚嗚亂叫，把我們的話打斷了，我伸着頭向外望去，一個穿着藍布褲褂的年青農婦，手裏提着菜筐，茫然地近乎凝神地向車子憨笑。

車子經過烏江，那是一段從石山中間闢出來的危險路，車子緊緊地依着懸崖走，鐵橋高高架在江上，連接了兩個大山，回頭去一望，車子已經繞過一個大彎了。

在烏江鎮午飯，記得謝冰瑩女士在中國旅行社出版的旅行便覽中一篇文章上特別讚美過烏江的魚，於是，我叫了一個紅燒划水一個腰花吃飯，因爲心裏已早有了成見，所以覺得魚味實在可口。

車繼續的走，每個人的臉上都挂上了笑容，因爲息烽已經馳過，貴陽就在目前了啊！

夜幕慢慢散開來，車披着漆黑的夜色前進，兩旁漸漸有了店舖，汽車跑着，吼着，沿着灰黑色的公路到了三橋，車很興奮，我也很興奮。

從三橋坐馬車進城，在都市路找好了旅館，一身疲勞，昏昏睡去了。

六

貴陽眞是一個好地方啊！

我遙想這城市已經多年了，以前，貓寫信告訴過我，說南明河的水如何清幽，水口寺的風景如何秀麗。不錯，一點也不假，貴陽這地方是滿美的，都市的風韻也有，但更寶貴的還是它的樸實、恬靜、悠閒、古老。不像重慶，那樣嘈雜；不像昆明，那樣淫蕩；它使你感到清靜，感到愉快，感到安適。

清晨起來，在冠生園用了早點，去郵局看德全。前年，他參加了高考的高級郵員考試及格，現在在郵局作起組長來了，我們分別已六年，那時我還是一個怯懦的孩子，他一看見了我，忘了工作，就把我拉出來，他說：

「啊！往日瘦長的大弟弟，如今是一個魁梧的青年軍官了，到哪裏去？甚麼不先來封信告訴我？」

在德全家裏坐了很久，我們談着許多別後的事，有些激動了我的傷感，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唉，我是一個情感的奴隸，理智始終抬不起頭來。

離別了德全，到龍泉巷去找瑞華，她有着事情出街去了，她的丈夫殷勤的款待我，要我搬到他們家裏去住幾天。記得在武漢看見瑞華時，那時她還是一個初中的小女孩，現在她的小寶寶已經能遞烟捲給我抽了。

鶴華還是那樣的可愛，他緊緊拉着我的手不放，要陪我一起去看電影，去玩花溪，去參觀他們的學校，他們那裏知道，明晨我即將踏上旅程呢！

晚飯是在迎賓樓吃的，吃了娃娃魚，還是貴陽的特產，娃娃魚跟旁的魚是一樣，不過肉要肥些，我吃它，是爲了多留下一點這地方的記憶。

夜裏和臣一道到社會服務處的茶社去品茗，我以爲貴陽的社會服務處比重慶好的多了，陳設整潔，又富麗，餐室的飯只賣十元錢一客，賣茶的地方也滿清幽，遠遠望去，可以看見大夏大學的校舍聳立在次南門外面。

貴陽，貴陽極似一個漂亮的女郎，穿上了樸素的衣裳，而還眞留的美，也就是最完整的美啊！

七

八月三十日，行車的手續已經辦好，車折而西行向昆興

了。

好熱鬧啦，車上增加了很多的同伴，一個是國立音樂院的陳宗羣和他的弟弟宗鳴，一個是軍官外語班的田廣初，一個是東南聯大的江晨彬，一個是工程師李廣，加上連長趙，國立東方語專的麼，還有我。

年輕的小夥子遇在一起，你想，那還有比這開心的事？我們盡情的談笑，盡情的歌唱，被我們叫作大哥的連長趙，只好露上一種快意的笑，雖然有時爲着車子上的事情，他是急死了。

到清鎮，突然地，車身突突抖動了幾下便停住了，下車來，那個上海籍駛兵說：「完了引擎打壞了。」

唉！今天的行程只二十幾公里，引擎修好的話，至少得兩天，這小地方我們將住上兩天了。

大家一起把行李搬進青年公寓住下來，吃了一頓豐富的飯後，天就快黑了。

我們仍然圍着桌子坐着，幾碗紅茶擺在桌上，工程師李廣提議每人來一點拿手的東西，無論是歌是戲是說故事都可以，大家贊成後，首先，國立音樂院學音樂的宗羣唱了一支歌，是好，那歌喉是受過嚴格的訓練的，歌音沒有完，館子外已擠滿了人羣了。

「再來一支，再來！」有幾個土產女學生低低在叫。

接着外語班的田廣初用滑稽的口吻學韓復榘演講，廣初是山東人，口才又聰明，學得像極了，沒有一個不笑的。

麼玩口技，連長趙唱了貿后罵殿，該輪到我了，我說了一段「風雪夜歸人」裏魏蓮生講的台詞才結束了這個晚會。

第二天，車仍然在修理，我願意去衛生院走走，是的，我是愛參觀醫院的，爲的是紀念已經跟別人結了婚的琳，在醫院裏，我可以看見穿白工作服的護士小姐，琳也是那樣子的，往日我到醫院去看她，她總是把白帽子拿下來揹着玩，唉！往事不堪哀，對景難排1

清鎮衛生院在公園裏，公園裏有籃球場，這裏運動風氣滿盛，很多學生在打籃球，啊！是了，今天正逢着這裏的星期球賽，於是，我跑回青年公寓去，把廣初、晨彬、宗鳴、麼都叫來了。

我告訴他們，我想參加他們的球賽，廣初最先同意，他也是一個愛玩籃球的人啊！

民衆教育館的負責人問我們的隊名，我毫不猶豫的說：「我們的隊名是英文的 叫做「Yellow Fish」」。

惹得大家都笑了。

那天射籃都很準，就是後衛的防守力量差一點，結果以三十八比十二勝了對方二十六分。

想得到麼？疲勞的旅行裏，還有機會去參加球賽。

八

望了清鎮最後一眼，車又把我們載走了。

車子發出粗糙的巨大的聲音，搖擺得非常利害，艱辛的爬着高陡的嶺，在嶺旁邊是深峻無底的崖壑，塡塞着陰森森茂的松林，崖壑過去，又是一片無際綿亙的山巒。

到黃菓樹，這裏的世界第二「大瀑布。」在車窗裏，我看見水流下山底的崖壑裏去，像一匹白練，像一支粗大的銀

色柱子，像白色的牆壁在閃動，不，不，像一陣煙，像一片霧；好美啊！

它抓住了我的心，我眞想跳下車去，倒在它旁邊，我要像羅曼羅蘭的英雄克利斯多夫那樣叫道：

「爲什麼你是這樣的美？我抓住了你，你是我的！」

晚上到安南，會見了耿縣長，耿是宗犖的老同學。當晚我們住在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招待所的房子像是一家大的公館改修的，整潔清靜，服務生對待客人也滿週到，洗好臉，吃過飯後，大家都休息了。

連長趙在寫信給他的情人，宗犖也在偷偷寫信給他的朋友珍，唉，假使琳仍然和我有着友誼，我該會寫下多麼美麗的想念詩篇寄給她啊！

躺在床上，點燃煙捲，讀「旅行雜誌」，心裏實在不好過，夜半才睡去。

九

天，下着微微的雨，陰暗得有點怕人，「天無三日晴，」貴州的天氣眞是壞透！

公路兩旁走着長長的行列，有一師隊伍在向前開進，汽車就在他們中間駛過去。啊！在不久後，我會在昆明看見偉大的暴風雨來臨，我會在火藥氣味裏迎着勝利。

車在雨絲裏過「二十四拐」，二十四拐也是夠危險的路，何況地又是這樣的泥濘呢。

我躭心極了，只有自己握着方向盤才是最放心的，車在滑爛的公路上爬，搖搖擺擺，盤旋下去，一旦失脚，便會落在千丈的崖底。

到盤縣已近黃昏，天又放晴，在松鶴樓吃飯，味道還不錯，還恐怕算是盤縣最漂亮的館子了。

出來，逛進一家店，買了一本徐訏的「鬼戀」。這是我極愛讀的一本書，我將把它珍惜的藏在箱子裏，每個深夜拿出來讀一段。

夜裏，一個人到公路上去散步。啣了煙斗，看天上的星星，夜是這樣的靜美，秋虫在田畦裏吟着低微的歌聲，沐在這種詩樣的圖畫裏，胸襟眞是說不出的超然，但一想起了淪陷地方的年老慈母，想起生活在煙火硝氣中的戰地的朋友，想起杳無音訊的琳，心裏又有點悵然了。

回到旅館裏，寫了一封信給師秀姊姊，信上說：

「明天到曲靖，後天我就會在昆明市街遨遊了。」

十

從盤縣出來，天又下起了雨，我是最怕陰天的，陰沉的天氣，壓束得我透不過氣來。

天，爲什麼不給我們太陽呢？我們需要它，需要溫暖，需要光明。

車到一資孔，駕駛兵告訴我，這是最容易出毛病的地方了。

一個四十五度的大轉彎，而且又是上的陡坡，陡坡下面的深崖，有些人就是翻車死在那裏面的。

馬達怒吼，沉重的顫抖着，突然車子古怪的換了調子的狂呼一聲，車身也痙攣起來，好像有雙出奇的巨手，緊揪着

五一—一六八

不見的地方，要把它搖回後面去，車子轉斷力竭的，用盡了所有的氣力正嘗試着要翻過這條四十五度大轉彎的險阻的高嶺。

忽然，火熄了，車子順着坡極速的退下來，駕駛者也慌了手腳，這樣再滑向後一點去，車，貨和人都會摔在崖底。叫喊，呼求，哭泣，貨物跳躍，車身顛簸，那悲慘的情景，隨着一切都將毀滅了。

我慌忙的跳下車來，路極窄，車老逼着我們，於是，只在同車一個方向往後跑，幸運的因為駕駛者操縱方向盤的機警，車沒有在繼退向山底，而沿着小路下來，在緊傍着山壁的地方，車翻了，我看得見，一個湖南的毛巾商人會壓在車底，一種憐憫激動我，我用盡了氣力一手把他拖出去，車仍然在滑動，推出那個湖南商人後，該是我逃出來的時候了，忽然，後面像一個人在拉着我，我回頭望去，啊！天哪！我開始感到疼痛，我看見我的右腿，就被滿載重四噸的汽車後輪壓住了。我拚命呼叫，頓時想到完了，一切都完了，右腿成了殘廢，還有什麼理想可以存在呢？

我想起了年老的媽，我想起了以後的歲月，我想起整日假裏靠着窗邊的光呆坐着的情景，我想起了嗜愛的籃球場，游泳池，唉，天哪！

什麼都忘了。

我知道十三輛車子出發是要不得的，「十三」是一個不祥的數目字呀！

汽車笨重的身子，沒有人抬得起來，我只能讓痛苦侵蝕着我的心。

連長趙哭泣着說：「是我對不起你，我馬上派車送你到醫院。」我躺在地下，腳仍然被車輪緊壓着。

唐，東南聯大的江，謝謝他們，他們吻着我的頭髮安慰我，要我安靜。

半點鐘了，他們焦急着，我的臉色變白了。

那時候，後面的幾輛汽車也跟了上來，於是有人主張把輪胎放氣，有人主張拿「千斤」頂起車輪，可把關班長孟班長忙了壞，他們睡在泥地上，用兩個「千斤」交互頂上去，輪胎的氣也放了，連長趙把我的腳輕輕拿出來，一陣更大的疼痛襲着我，我昏過去了。

在昏迷裏，連長趙把我用車趕送到平彝，那一夜我不知道怎麼過去的。

十一

在平彝，多承了平彝衛生院院長謝志尚先生的親自診治，使我疼痛減少了很多，謝院長是江蘇人，我們談得極相投，互相留下了通訊處後，我因急於要去昆明住醫院，車在清晨就把我載走了。

午後五點鐘，車達曲靖車站。

曲靖是現在交通上的一個大樞紐，從這裏，有汽車可往昆明，可往瀘州，可往重慶，可往金城江，這地方是亂極了，街道髒，髒！這裏停滿了汽車，擺滿了香煙攤，住滿了失業的司機，開着許多汽車修理廠，是的，這裏的市面也就是靠汽車，司機，跑生意的人來維持的。

第二天，我決定了坐火車去昆明，雕送我，為的是受了

傷的脚，一定需要一個人來攙扶啊！

想不到火車這樣糟，軌道也特別狹，不知道築路的時候是不是和同蒲有同樣的意思？

八點鐘，車開了，我伸頭望車外的田原，田原笨得像一隻牛，加上脚痛，心裏眞煩死了。車行有時是上坡，顯然地非常吃了力。正午車停在小新街午餐，怕車開，我七分鐘吃了三碗飯，比起軍校入伍來，也不會遜色了。

傍晚，我遠遠裏見了昆明市的燈火，燈光似乎告訴我：「你已經從重慶到昆明了。」

作於呈貢斗南村

長江沿岸都市之高度

風

川人習語，稱江浙人爲「脚底下人」，或簡稱「底下人」，驟聞之，似有卑夷之意，實則川地勢高，是乃記實之語。試觀下表，卽可瞭然。

埠名	海拔（單位公尺）	埠名	海拔
上海	二三・〇	武昌	三〇・三
鎮江	四八・六	漢口	二八・七
南京	六七・九	宜昌	六一・三
蕪湖	一三・七	重慶	二一九・三
懷寧	二五・二	宜賓	三一〇・一
九江	二七・一		

昆明導遊

昆明山川磅礴，風物清嘉，近年文化經濟市政各項建設，尤突飛猛晉。是書所蒐材料，均屬最近情況，內容豐富，文筆清麗，手此壹冊，對於昆市全貌，可一覽無餘，誠如孫福熙先生在本書序文所言：「不僅新到的旅客，卽久住此處的「老昆明」亦可拿「昆明導遊」來參考與體味」。書用江西重紙精印，全部漢文正楷，極爲醒目。定價每本國幣二百二十元。

葛墨盦 黃麗生 編著

中國旅行社印行

從密支那歸來

—紀二年前的往事—

翻開一九四四年的報紙，緬戰告捷的實錄，接二連三的映入眼簾，它給與世人的興奮，自然是難以形容的！然而，誰都還記得：在距今二年以前，緬北滇西的高山峽谷中，早就印上了無數戰士履痕，他們首先寫下了這一世紀中國人遠征域外的史詩。雖然不到幾個月，這一轟轟烈烈的戰役不幸地迫於戰略形勢而結束了，但畢竟留下了些珍貴的種子，孕育着，孕育着，以至於今天的茁壯而成大！這篇文字，記着一位參加前一次緬戰的工程人員，自密支那撤退回國的詳細情形，無疑地是那許多珍貴種子裏的一粒。讀起來，多麼動人！嚼起來，多麼酸辛！但是，朋友們，不經過漫長而不愉快的黑夜，那會有黎明的曙光？我們誠然踏上了勝利之路，但勝利前夕的險阻艱辛，怎能不去撫摩，體味，發覺呢？ 編者

一 遠足的起點

四月十三日，到了密支那，因爲等候同伴，每天都在打球，冲涼，上茶館，吃牛奶咖啡，買日用品，寫家信等等中消磨過去。印度人對國人的印象很好，常指明什麼是日貨，給予遠離祖國懷抱的兒女們無限同情和安慰。

這裏有鐵路和伊洛瓦底河遙遙仰光。華僑集中區叫灣抹，在河的對岸，有輪渡來往兩地。灣抹北有官道通騰衝；東南有公路通八莫轉畹町。臨時來了命令：要我們參加改良由灣抹到八莫一半路程的路面和橋樑，并限五月底完工。我是於廿日移居灣抹，二十四日向工地出發，沿途無山，人煙稀少，車順着里程碑行了二十英里，過一未建橋小河，渡船往來約半點鐘。過河後再行兩英里，便到了英國政府爲公路工作人員蓋的官房。[illegible]官房頗[illegible]緻，漂亮，設備週到。一百米外有一條清冽的小河，爲我們洗臉洗澡洗衣洗滌身心窒悶的地方，給工作無限的便利。

工作很快的展開了，茶館，鬧市是二十二英里外的世界。由灣抹運來的牛車常常誤期，一星期中有一半的日子只吃一樣鹹魚，新工的滋味原是如此的！

我們被留在接近戰區的地方，這裏正是遠足的起點。

二 前夜

四月底，駛過的汽車意外的增多了，馬達聲帶來了無數傳說，加深了時局的嚴重性。三十三英里處大橋有了裂痕，二十英里處渡船日夜的工作，候渡的汽車反積得更多。官房和新蓋的棚子容納了無數借宿的客人，旅館似的糟雜。五月二日，三十三英里處大橋斷了，開夜工修好了，很多汽車湧了過來，一個英國軍官對段長讚揚備至，好像一身都不會忘

呢個的。一個撤退的省長，好心的勸我們早點撤退。我們實視察重的任務，靜候政府的命令，誰也沒有混亂情緒。翌日清晨接到鐵裏兩道命令，一道要我們趕快修復四十二英里處的大橋，另一道命令叫我們作撤退準備。不一會，副處長由八莫來了，這時三十二英里處大橋又斷，他的汽車是被工人拖過來的。他命令我們馬上向臘戍撤退，并想趕過勞瑛在河邊的四十餘輛汽車先上臘戍，因爲昨天修橋的緣故，英國軍官答應我們的汽車先行。

我費了很多唇舌，壓着脾氣，趕過了二十多輛汽車，趕是一個英國軍官，舉起手槍，不准通過，他無條件的要先行一步。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曾送給他一支雁牌烟，到現在，沒有武器，就沒有外交，甚至沒有感情。看情形我們的汽車，當天渡河已經問題，我只有忍氣的保留着佔有的位置。

數小時後，副處長步行前來，我們送他到河邊，守渡口的英兵明白表示印度人中國人應等英國人過完始准過河。經再度交涉，才特准只要我們證明是我們的人，便可以先過河。

段長派人去招回修橋工人，預備明晨撤退。我想橋未修好，車過不來，明天我們可以安靜的過河；牛車不知能否趕到否？我們由英國工程司接收的兩部卡車，有一部開到瀨林配備去了，如果司機沒有離開，可以省多少麻煩！工人們大約深夜才能趕來，這樣的加夜工真使人難過。

汽車五點鐘過了河。在夕陽光下的歸路，擁擠了八十多輛待渡的汽車，破壞了守立河邊的軍警。原來河水淺了，橋雖未修，汽車都由河裏衝了過來。

半夜，和本地工人算清了帳，我們的工人也到齊了，清好行李，胡亂吃了點東西，大家休息，預備明天清晨向瀨林着的淺水道涉渡。

三　遠足日記

五月四日，天剛微明，大家在燈光的幫助下，不習慣的勉強吃了點稀飯，便迅速的將行李堆上了牛車。

前天剛到的參加做木工鐵工的僑胞和他們的家眷，拋棄精美工具的釘釘錯錯的聲音，震動了人們的心弦；第一次，我走上了逃難的道路。流亡曲在腦裏一轉，「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眼淚不自主的盈眶了。這裏是西南的邊疆，這裏響起了動盪。我們不曾聽見一點兒消息，推動我們撤退的力量似乎太小了，不能超過數日來對工作的熱忱。但我們終於離別了令人留戀的工地。

牛車意外的沒有將行李倒下，向一處水更淺的地方順利的渡過了河。腳踏車馱我走了十英里，其餘的十英里卻完全賴在我的身上，小輪子裏一點氣也沒有了。酷熱的太陽，炎得肌膚生痛，汗如雨下，實在不能支持了，便倒在很難遇見的樹蔭裏小睡一會。沿途睡了二次，到瀨林時已是午後四時。吃了多得令自己也奇怪的開水，在伊洛瓦底河裏洗了澡，精神便又恢復了。

市面過份的繁榮，似乎顯出撤退的繁榮。茶館裏印度紳仕了我們的雙足。

在茶館裏遇見幾個印度司機，熱情的重復的對着我們，見明，下關，保山等地名。後來他們興奮起來了，他們說：中印是兄弟之邦。中國人在前方打仗，印度人沒有武器可以

我後方工作。日本是世界上最瘋狂的國家，只要中印聯合起來，什麼戰爭都不可怕」。這是聯合他們兩個印胞口述的有力的濟辭，彼此感動的乾了半杯白蘭地就分手了。他們的意旨是主觀的，幼稚的，但方向并沒有錯，可是什麼力量能夠使他們更醒覺呢？

行李七時才運到，山路的唯一交通工具——馱馬一匹也未找着。停在這裏的一部卡車，驕傲的接受我們期望的眼光，牠可以送我們歸國的最長距離只有三十三英里，一到沙羅便全是山路了。

入夜，市面已現恐慌，謠言很多，卡車已送走了一批員司；我們分給每個工人七天的食米，也叮囑他們先行。工人們喧鬧聲過去了，槍聲更顯得刺人，卡車超過了預計的時間仍未回返，更令人心焦意煩。時針無情的指着午夜十二時！

五月五日　第二總段有十二輛牛車走沙羅，就要出發。卡車來否已成了問題，時間嚴重的威脅我們向牛車去懇商的要告：「只放一件行李，從輕從輕，決不再放。」才勉強解決了一部份行李的運輸問題。牛車是否會被敵人追及，是否會走向淺窟，沒有也不可能考慮。我奉命隨牛車先行，爬上一輛牛車便熟睡了，我是太需要休息。

「牛拖不動，天亮了，你下來走走，」大約五點鐘的時候，牛車夫叫醒了我，并下了命令。我趕快的下了車，星兒尚忠實的照耀着，似乎告訴我現在還是月亮的世界。

我不願慢步的隨車踱着，斷續的槍聲又使我不敢距牛車太遠，十二輛牛車早已不是一長串的隊形，里程牌告訴我離沙羅還有二十二英里。這漫長的距離使我不敢想像如何去渡過。

一輛卡車迎面駛過去了，上面[illegible]貼着我寫的YBR等幾個大字，喚起我的希望和痛苦；牠會轉來的，這一次是否能帶了我！在上地我們不需要錢，現在我的口袋裏仍然沒有錢！我飢渴疲倦，我需要援助！

數分鐘後，熟悉的卡車聲轉來了。我上了車，車上正是段長他們，他們絕望的山灣抹步行了一英里才遇見卡車。牛車上的行李陸續的[illegible]了上來。有行李的工人也儘力送他們上車。因為司機不聽指揮，車子容積始終未達到應有的限度。這輛車到沙羅後便終止了活動，這是末一車。

到沙羅不久，某機關拾了一架英軍的機關槍，正瞄向對山的大石搖斑，這羣人的心境和我們太兩樣，太不調和了。第一批來此的同事，找着了六匹馱馬，因而改[illegible]晨啓行。傍晚，雨下得更大了，工人到達沙羅的不及一半，我們焦急的倚窗向灣抹眺望！對斷續的槍聲不斷的增長厭恨。

夜在細雨中，斷續的槍聲中，在不會回白當時處境的無知中渡過了！

五月六日　清晨大家分頭去找挑夫馱馬，然而附近村莊裏的住民都被昨日的機關槍聲嚇跑了。我們決定，如果工人上午到齊可以不要休息的話，下午就向昔東進發，希望走在前面可以早一點找到馱馬。

我們將鹹魚煮在稀飯裏，免得菜用得太多，就是這樣我們所存的唯一的鹹魚，也只夠用兩餐。碗筷都在忙亂中丟下了，我的工具是漱口盅和牙刷。

十點鐘左右，工人全到了，我們分發了錢和米，到下午

一時才動身。工人在整個的路程中散在我們的前後，我們之間的感情也因時間空間所加在我們之間的距離而逐漸淡漠。出發時工人爲了第一天淋雨而積聚的誤會，隔彼此間的感情的致命打擊；只有很少數的工人知道內情，同情的替我們拭忙。我們各自帶着食米，并拋棄一部份的行李；我的鋪蓋丟了，自己背了重四十斤的小包，一個工人替我挑了兩只小箱；有四個同事推着他們心愛的腳踏車。大家難過的堅毅的參加到人的洪流裏。

我們沒有走到昔東，傍晚來到一個小村，利用唯一的像下雨時屋簷落着的水似的水源，吃過了無菜的飯，便代替早已嚇跑的居民佔住了每間屋的每個角落。

五月七日　大約清晨四點鐘，我們別了未見真面目的村屋繼續前進；皎月高高的掛在天空，所謂披星戴月，大概就是這種情形；山坡迫我們彎着腰，對着這強逼的運動，夢似的使我難過；我揚起頭來，挺起胸膛，吸口新鮮空氣，驅走我的思潮。一天的時間，翻過了五台山，下山路陡窄，凹凸不平，腳踏車比肩挑還難攜帶。水源較多，人烟毫無。

中午聽說距昔東還有兩里路，準備到昔東燒飯吃；走了很長一段路，再一打聽，距離又變爲五里了。我們疲倦的睡在水源邊，等候帶飯鍋的工人；一覺醒來，工人仍未到；這時另一隊工人架了面盆在燒飯，我們各人拿出米來加入，并分頭收集枯柴。有人告訴我們前面有多餘的馱馬，兩個段長忍餓前去交涉，我們帶着他倆的飯，找着了他倆；他倆先狼吞虎嚥的吃了，才告訴我們馱馬要等處長來後再分配，我們的處長落在我們的後面很遠，副處長是先一天就動身了。

再行兩里，敵機來偵察并掃射，據說全線僅僅在段長吃飯的地方，有一個工人的腳趾受傷。

當夜宿昔東野外，我和昨晚一樣穿上了全部衣裳，渡過了重霧的星夜。

五月八日　一個工頭不知那裏弄來一匹馬，我的兩只小箱交給了他，因爲挑行李的工人病了。早飯後——我們現在一天有早午晚三餐，又有人說前面有兩匹馱馬，我和段長忙去交涉，他們答應了；不巧得很，他們的馬恰巧不見了兩匹，又未能發現；沿途偷馬的賊很多，我們知道又無希望了。

過了一段平路，又到了上坡，工頭的馱馬倒下了，我只得又丟了一只箱子，將箱子裏的東西放在一個枕頭套裏，才十餘斤重，自己原來背的包袱也減得只有十餘斤了。

一路向土人問路途的遠近，每每得不到正確的答復；清早土人告訴我們距五叢十五里，距甘拜地卅里，我們打算到五叢吃午飯，到甘拜地過夜，走到日中再問土人，據說距五叢仍是十五里；再走再問，還是十五里。傍晚才到了五叢。居民未逃，買了些米，也買了隻雞，吃了一飽餐。

據說日軍已佔灣抹，還傳說有相當的正確；我們一天走不到五十里，常走路的人一天能走一百多里。四天來，沿途都能看見走破了腳的人。

五月九日　清晨四時從馬房的破樓上醒轉，順着斜置的木柱溜了下來，很困難的辯明方向，新鮮的空氣誘惑的充滿在我們的前方，我欣奮的走在前面，并且離同伴漸漸的遠了。

五一一一七四

一個中年人在路邊呻吟，他不願答我的問話，也不接受我的八卦丹。

行到鐵橋邊，洗了臉，漱了口，做了一頁日記，大家才趕上來弄早飯吃。沒有菜，食量每人反增了一倍。中午到了廿拜地；聽說前面還有四十里才有人家，便住下了。

幾乎每一家都是空的。這個可以買東西雇馱馬的地方，也因為那批有機關槍的機關先我們過去而空留着交易的遺跡。我們因某種幸運的機會，買得了一點米。到騰衝頂少還有兩天，存米是否能維持日漸增大的食量，實在是一個問題。

替我帶箱子的工頭要挾我替他找米，傍晚來了一批別的機關的人，他們有不願再帶的多餘的米，我們大家分了些，工人們也得到了，才算解了圍。

消息很壞，說日軍已抵沙羅；很多人連夜走了；我們因為同伴們落伍的太多，决心等等，希望他們在嚴重的消息的催促下遮夜趕來。

羊羣在暮色裏被逃難的人遺散，四面呼喚；好幾隻落在飢餓的人羣手裏，連續的砍剁，硬將悲喚的呼聲隱沒在無頭的羊血中；沒有組織，住居和引路人只會演出動人的悲劇。

五月十日　夜裏有兩個帶單車的同事追到了，山路增加了他們數倍的辛勞。四點鐘動身，月亮已不再留照大地，走了一節亂石的上坡，有人告訴我們前面橋斷了，大家煩悶的沿路坐了下來，似乎河水正藏在身傍的黑暗中。段長不知何時由前面視察歸來，說前面根本無橋，我們才又振起精神摸索爬山，聽說上山有十五里之遙。

不知是我們將十五里估計得太長，還是上坡本來沒有十五里，迎着清晨的寒風，愉快的不覺吃力的便到了山頂。我連跑帶跳的走完了下坡，進入一個住民逃空的村莊，剛洗了臉，同伴們也都到了；我們都變得健壯活潑。村中僅餘的一個老人，向我們討稀飯吃，我們想買一點菜蔬，連希望都沒有。

正午到大河，過橋。這裏原有我國的海關，已於清晨撤退；村民也忙着搬家，據說昨日路過的一批，太不講理，不但吃了東西不給錢，連碗筷都吃不見了；村民和難民之間，差一個政府，國家難道忘記了我們。

在細雨中走了三小時泥濘滑曲的小路，累得遍身是汗，下午四時才到了古永縣，大雨如注，馱馬挑夫仍無，居民沒有熱心的留我們住宿，反驚奇的看着在屋簷下避雨的我們；像巨雨澆在心頭，我們的身心都感到寒冷了。

古永地方大，平，人口很多，滿田秧苗青綠可愛，村莊散佈四週；我們冒雨向正街走去，街上居然貼着歡迎我們的標語，使我們感到接近祖國懷抱似的溫暖！聽說距騰衝還有一百二十里，大家頓覺興奮，談論着到騰衝剃頭，洗澡，休息一天再走保山，并雇用馱馬，我們想到由騰衝開出攻打密支那的中央軍會阻着了路，同時又希望兩條腿能一天走完一百二十里，即使是深夜趕到也願意！

店舖全關了，聲音溫和點的人去敲門，還可以買着一點東西；鄉公所公開賣米，解決了路人的饑餓。聽說昨日市面還很好的，被先一日來此的帶機關槍的機關弄糟了；住民總算很鎮靜，我們還設法買着了鷄和肉，吃得十分痛快。

五月十一日　清晨五時動身，露甚濃，五十米外不見人

影；路平，在板橋吃過早飯，便又是上坡路，我們決定到高田去吃午飯。午後二時行至距高田十華里處，遇見一個帶槍的農民，勸我們由小路走。這一帶多匪，我們停下來休息，等到聚有了三十人，才又繼續前進。

距高田一華里的地方兩三個工人挑着担子，如飛的跑了過來。

「快跑，快跑，日本人來了。」邊說邊衝了過來。

「在什麼地方？」我們攔住了他們。

「離前面村子不遠。」

「誰告訴你們的？」

「村長，他叫我們跑的。」

我們回國的希望渺茫了，高田距騰衝才二十里，今後不知何日才是旅程終止的日子，要跑，也該有個方向。

「前面的馱馬看見沒有，」我們想起了昨晚趕過我們并運米給我們的人的一羣馱馬，希望追上他們，參考他們的動向。

「都在村裏，人却跑開了。」

繞過了山，就是高田；馱馬已將裝待發，他們擬走西運，過怒江，往雲龍縣。在大雨中隨着馬隊前進，又聽說前二里有日本軍營，更增加我們的不安和難過。跟路的走了約三里，遇見幾個緬甸兵，再走又遇見幾個印度兵，更前面已有人在和英國軍官講話，我們的情緒才慢慢的平靜了；他們是英國的邊防軍，簡單的武器和我們的境遇可以說沒有分別。

兩架敵機突然來襲，并掃射機關槍；人羣大亂；我的袋子就在此時遺失了，走了一節才發現了轉來找；因為當中僅有一點米，我們早就該吃飯了，而同伴中只有我的米是一己背的，這點米是同行四人中的寶貝。袋子剛找着，替我挑行李的工頭又趕上了叫苦；我祇有含淚將衣服收拾了一小包，背在沒有訓練的背上。

起初我們是兩個段長兩個工務員隨馱馬跑，後來慢慢的有人追上了我們，到晚上已聚攏二十多人，員司方面祇差三個監工和第一天就因推脚踏車而落伍的醫生；推車的同事都將一週來用血汗帶出的單車丟在高田了。

夜宿徐家營，距騰衝卅里，日軍會來清鄉；我們本沒有膽量住下，因為馱馬都歇下了，我們弄不清路綫，一羣無菜飯，誰也無心吃；挑行李的工人，多半落了伍，我們這一羣和花子差不多了；行李挑到了的同事，將一些禦寒的衣服分給無衣的同事們，夜裏我們將衣物換了一些米菜，為不可知的前途作一點準備。

五月十二日　清晨將昨夜煮的飯分帶了，到村口去等馱馬動身；好一會，他們才跟着嚮導啓程。由小路走上小丘，山腳就是往騰衝去的公路，騰衝城亦遠遠在望，大家的精神都緊張了起來；昨天遇見的英國邊防軍，也趕上了我們的行列。

到了往西運的大道。這是一條很寬坡度很小的大道，就心受過急行軍的日兵追來，都加快了脚步。

半小時後，遇見了省保安隊，走了近十天才得到一點武力保障，我們興奮得差不多流淚了；他們也安慰我們，說我們已到了安全地帶，事實上，他們是奉命撤退至保山去的，我們跟不上他們，生命仍操在命運之神的手裏！

路邊有一家賣米線的，我們不等他生火煮調，買來就大嚼，路人好奇的看着我們；我們是早已慣於談食了。

正午打聽好了路綫，遂先馱馬而行，路平，到順江甚早，約莽同東，我和另外一個同事走在前面，在河邊洗了脚和臉，同伴才到。這一天我們走了一百多里，脚都走失了知覺；然而這裏距石水小路祇有五十里，有很多人連夜向前趕路；馱馬隊住在順江。聽說順江的綏署明晨撤駐同東。

五月十三日　上午休息，等候工人，一個都未等着。在鄉公所取了點米，昨天是不要錢，今天他們仍向我們收了點錢；市面已沒有，郵電也不通，很僥倖的買了些豬肉和豬油，大吃了一頓。

下午動身，我們的組織也健全了，我和一個同事走的快，走前站找住處；兩個同事管伙食，兩個段長殿隊；傍晚抵白石岩；同伴距我們至少一小時遠，這一小時內，發現了村外的一間堆稻草的房子，買了隻雞，雖然這裏由小路到廿拜鄉祗有一天的路程，我們健康的身心已能驅走多餘的恐怖，一羣政治隊員超過了我們繼續前進。

過了同東，村民貧苦，路上常常遇見囑咐路人自帶糧食的石碑。

五月十四日　油渣和油送下了早飯，我們習慣了一日三餐，一餐四五碗，還得帶着路上吃，不然就走不動。清晨起來，「該上工了」的談笑代替了「早安」。

村民叫我們第一天住露山脚的鐵匠房，第二天住在山頂朝陽店，第三天可住怒江邊，我們走的很快，超過了很多行人，在旅前面由香烟盒指示我們前進。又路最多的地方，有時可見前人留給他的同伴的字條或鉛筆劃的符號；我們正午便超過了昨天遇見的政治隊。

翻上一個陡坡，坐下休息；一個英國人和善的躺在旁邊，溫和的告訴我們當時的時間。不一會，他的同伴也爬上了坡，一個中年婦人，一對年輕的中國男女，三四匹有馱東西的壯馬，和兩個中年人；山路迫他們喘息，每個人的臉上都有一種和我們一樣的堅毅神情；人到了生死關頭是會運潛力都拿出來的。據說他們是上星期投車的，令人生敬。

向村民打聽鐵匠房，誰知早已走過了，時間尚早，再走十四五里過二三家村，本擬休息，村民告訴我們前面一里路有更好的宿處，留了張字條前進；里許未見房屋，又遇見一座高六七里的陡坡。前面半坡已先有十餘人在爬，我們怕村小人多被逼露宿，加緊了脚步，超過了他們，蹣跚的再走五六里，意外的到了朝陽店，佔作了唯一的兩間客房。

約四十分鐘，段長他們來了，笑我們與工程的人連一里路的距離也分不清楚；想起留在三家村的字條，真也好笑；挑東西的工人走這一段陡坡，費了比我們多一倍的時間，大家都欣慰今晚的努力減輕了明晨的負担。

在一里外找得了水，煮好了飯，一批附近移居的同胞正砍樹枝搭矮屋，飯未吃完，屋已搭好，這一羣才真夠旅行的資格。

英國人也住在這裏，先向我們借米，我們不敢答應；後來又向我們借房子，我們借了一張床給兩個女人，英國女人驚奇的望着睡在床前地上的五個男人，倒底還是很快的入夢了。

這裏遇見幾個走散的工人，他們未經過岡東，我們空等了半日。

五月十五日　大概因為朝陽的原故，亮得早，也就起身得早，路過背陽的山谷，有時似朝陽初昇，有時似在黑夜；我們快步的走着，對抗周圍的寒冷；山勢陡峻，沿途死馬甚多，翻下山谷的也有好幾匹，我們敏捷的走過了一些難行的碎岩，進了濃密的雲霧，到達山頂；又從雲霧裏走了出來，我們對翻山的艱難估計太高；到山頂竟不覺得吃力。

過山頂不久，遇見副處長和他們的散在四面貪饞的吃竹葉的馱馬，和一個綽號小娃娃的同事。

「我早就猜中是你倆領頭」，小娃娃高興的跳着說，我們笑了，大家帶着遇見親人似的喜悅。他們因為馬馱不上山，東西都是抬上山頂來的，人和馬恰均斷糧，無人願在山頂看守，副處長親自担任這工作，在山頂凍了一夜。他們正準備丟東西，減輕馱馬的重量。他們七個人中有兩個女同事，一個無力的工人，三個身體欠好的同事，祇有副處長身體還健康。一路什斷續的餓了三天。不過因為先走，在甘拜地，太洞，古永都會買着可口的東西。兩個女同事是費了無數層舌才勸過翻山的，我們同意今後同行互助。

不一會，段長到了，霧又漸濃，寒氣襲人，便偕同小娃娃先行，我們超過了很多路人，現在走路很少需要休息，上山久了，下山便是休息；下山久了，上山便是休息。小娃娃被我們意外的速度，拖得十分疲倦，再不敢和我們齊步先行。連續走了卅里到了灰坡，小娃娃和在此休息的兩個女同事，留候後隊，我們續向僅距二十里的鑼音街前進。

走了五六里，怒江已遙遙在望，照理近水的地方，應該比較涼快，這裏却意外的酷熱。太陽炎熱的籠罩着，我們遵從沿途居民一再的警告，不敢喝怒江邊的冷水，走路比那一天都覺難過。岐路很多，我們走了近十里的錯路。任意選住了無人煙的房子；睡着休息，希望能驅除渴和熱帶來的疲勞。半點鐘後，後隊來了，一到便抱着冷水吃，我們也跕起來暢飲，忘了恐懼，好似生死都不足輕重！

我們的米又將成問題，大家輪流着將老百姓的穀子冲了數升，并買了點軍隊賣的豬肉和糖，大家受了暑，沒有好好的吃飯，後來將剩下種的芋頭掘起來煮稀飯吃，才恢復了精神。

睡在草堆裏，馱馬才到了，他們張羅抬東西煮飯，又忙着冲穀子。仰望曾經披在身上的星空，回想過去露宿野營的日子，和他們比起來，倒是我們沒有行李的人安樂得多。

五月十六日，昨晚到了一營兵，我們決定讓他們先過江，七時才動身。七點鐘對我們真是太晚了；大家健步的超過了前面的人羣，到達栗柴壩渡口。

江邊已有卅多待渡的人，江水湍急，舟子熟練的在兩頭巨石突出的一小段急水中來往。在水深及膝處上了船，滿滿的一船約二十人，這一次祇有我們一個段長擠上了船。

船到江心，渡口源源的來了很多軍隊，同伴很困難的才和他們擠在一隻船裏，到下午六時軍隊過完，同伴才全渡了江；馱馬渡過了江，江水已被黑夜籠罩，洶湧的波濤聲伴我們過了一夜，這一夜，我們住在船伕的家裏。

先過江的人，下午找着了穀子，分頭冲磨，磨比冲快得

多，這是我們在長途中最寶貴的經驗。

五月十七日　江水洗去了睡意，解除了危機，沿着一條小河向漕澗走去，雖有小坡，和雪山是不成比例的，午後遇雨，漸下漸大，路滑難行，村屋多住滿了軍隊，好容易在路旁找着了兩間茅屋，便歇下了。屋裏有一個懶老頭，一點事也不肯幫忙，祇會搖頭，不會說話。大家剛圍爐坐定，談到冷的天氣和薄的衣物，早已不被注意的老人却自動的向我們說話了。

「你們可有大烟？」

「什麼？」我們奇怪起來了，

「你們從外國回來，應該帶的有大煙，分一點我吸吸的意思。」

我們笑了，有人利用他買鷄，他也答應。這種吃鴉片的精神，真令人難過。

鷄未熟，飯已飽，有人不知那裏弄的辣豆豉，大家都吃得很有味，一致贊成將鷄留着明天吃。

老人向我們要烟，這一次他真聰明，很自然的便又默默的無言了。

馱馬未到，我們又走脫了伴，今天祇走了四十里，如果未過怒江，誰也不會安心吧！

五月十八日　清晨霧頗大，天氣頗冷，我們這批穿衣睡覺的人，早上可以無穿衣脫衣之煩，又可免背衣包之苦。

吃了雞湯粥，也吃了飯，才從容動身。正午便到了漕澗。商店百分之八十已停業，仍然可算是徒步以來所遇見的最熱鬧的地方，隨便買了點東西吃，沒有一樣不是可口的。

鎮公所請我們自己找房子，我們選了一家新屋，守屋的人不答應，我們向他講緬甸的情形和我們的近況，他覺得我們可以算是好人，才答應了，後來還介紹我們認識了近六十歲的屋主人。我們採用他的意見，不走雲龍縣永平縣，也不走五十里近路到瓦窰搭汽車，折中到滇緬公路的功果橋邊搭汽車，馱馬住在街的另一端。

據說戰局已好轉，並且軍令嚴緊，輕傷的士兵都得上前線。快到漕澗的時候，一隊巡邏兵曾問過我們是屬於那個部隊的，我們心身所受的創痛，和風霜贈給我們的記號，使我們和傷兵差不了多少！

五月十九日　馱馬抄近路先走了，我們在烏雲密佈的橋上，等到快九點鐘才發現。在路旁小村裏躲過了一陣大雨，從縱橫的岐路中，很困難的走上了大道。細雨中行了三十里，抵鐵廠，濕衣和冷風凍僵了雙手，我個人把破傘在風雨中安慰我，比較濕得好一點，但在雪山頂跌破了的手指，却有些生痛了。

飯後，衣已烤乾，雨下得很小，段長來催我們再走二十里到山頂水磨房去住；二十里我們是不在乎的，一種說不清的慾望也命令我們走。

翻上了兩層陡坡，霧漸漸的濃了；因為冷，大家都走的很快；在樹林轉了十幾個灣，連方向都辨不清了，天色已晚，一個村莊沒有，也無人問路。六點鐘光景，來到三岔路口，兩邊都是大路，都是下坡；這一羣在大雨的山頂是不能過夜的，又恐心早就走錯了路，不敢呆等馱馬，於是決定向右手的坡下去。

衝下陡坡約十五里，才在暮色裏看見了燒窰人的火光，村民告訴我們恰巧走錯了方向。三岔道三行其二，不會再錯了，加上走錯了路的節目，旅行也可以結束了；大家吃飯，烤火，烘衣，十分安靜的睡了一夜，沒有一點怨言。一個女問事第一次加入我們急行的行列，行李都在馱馬背上，我們不可能分一點衣物給她，她伴着火過了一夜。

五月二十日 霧晨買了些玉米粑，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黃仍未晴，兩日來我們對雨也不介意了。先行的同伴先走了，我急急的爬上了坡，會着了他，繼續由另一方向走了下去。

雨很大，坡當中成了溝，兩邊盡碎石，隨時有跌倒的可能，我的同伴走在後面卻很自然；我讓他走在前面，原來他們腳是大方的沒有一點猶豫的放在溝中，我照着走，果然一步也不滑，前面遇見汚泥，也照樣走去。想起在讀口在昆明走路時的小心，眞覺有些小氣得可笑。

不知不覺走到了水磨房。副處長見了我們很是奇怪，他是昨晚八時摸此；馱馬昨晚歇於半路；他們沒有行李，一夜未睡；未見我們，以爲我們走到前面去了，問我們是誰主張走那頭下坡的，我們告訴他是大家願意的，他也笑了。

向居民借灶弄飯，鹽水煮豌豆當菜，吃得十分痛快。還買了些玉米請居民替做粑粑。閒談間，才知道水磨房距鐵廠有七十里，昨天大概是有八得罪了鐵廠的某房東，或者是我們錯斷了距離，走爲忘的快，沒有住山頂。

細雨紛紛中安抵魯莊，瀾滄江就在旁邊，江水很混，居民皆用泉水。在住房前的泉水中，洗淨了腳和鞋，烤乾，愉快的吃過夜飯。天也晴朗了，晨光照着我們在街上安閒的談天。

處長結識了一位特務隊長，西晨功果橋上車可以無問題，上車先後的名單已排好，大家到下關集合，并已派人先往下關接洽專車。

五月二十一日 十時動身，沿江行，約一小時抵功果橋。一路上大家都說玉米粑吃得肚餓難眠。

排的上車先後的名單，不合實際，有的車過重，不能帶行李。我和一個監工上了第三輛車，車上連我們共是八個人，走了十幾里，司機說載重過多，堅要大家下來，結果留下監工和另外兩個人，我鼓起餘勇在公路上先走了。在一上坡處，汽車追來了，哼哼的行得很慢，我乘機跳上了車，一路就心再拋錨，再被逐，眞是度日維艱了。當晚幸運的到了永平，得知政府有拋貨載民的命令，無怪司機的氣焰小得多了。

在新運就吃客飯，菜很少，每人吃了七碗飯，菜還剩下，在窮支那和昆明時的生活眞有些不堪回首。

第二天，到下關乘上關到昆明的專車，終止了旅程。

四 尾聲

這一趟長途，抗戰前是很少機會參加的，路上的艱辛，比不上前方的戰士和攜老帶幼的難民，而且在與工程人的一生奔波中，祇不過走多了一次遠足吧了，無限長的不平路，在等我們去走平。

自由中國六千哩「譯」

逸仁

譯自一九四四年三月號美國地理雜誌

本文作者Josephine A. Brown於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前三個月到中國，參加中國工合的工作。在中國一直住了將近二年，所經行的地方，是從香港乘飛機到南雄，搭汽車到曲江，再坐特別快車經桂林赴金城江，再以長途汽車經貴陽到重慶，然後由重慶紅十字會救護車，取道成都到寶雞，又循隴海路經過西京到洛陽。由洛陽回寶雞後，再搭工合汽車赴蘭州，再乘俄國卡車到雙石舖，然後坐軍用車回成都，再在成都以郵車返重慶，又坐萬國紅十字會的卡車到昆明。自昆明乘飛機到加爾各答，最後在印度坐船回紐約。

作者在自由中國一共走了六千英哩的路程，這篇文字，便是她以目擊的情狀，作一個忠實報告。雖然時間上或許稍遲一點，但是中國偉大抗戰情緒，已經深入每一個美國人的心坎裏，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亦是本文價值之所在。　編者

接得日本轟炸珍珠港的消息那天，我方在中國內地重山峻嶺中的廣元。那位替我們更換車胎的頑健老頭兒，聽見這消息後把鎚子重重敲了一下說：

「珍珠港被炸了。馬尼剌亦被炸了，美國對日宣戰了。美國與中國現在是同盟國了。」

我想到前此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尤其是那般飛虎隊員，曾用過許多種方法幫助中國，不勝欣喜！全體中國人民都用「我們的健兒」來稱呼這些加入中國空軍的美國人；因為他們憑着這有限的配備出去殺敵致果，實在等於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獻給中國了。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迴旋動作，叫「勝利的盤旋」。每次出征歸來，若那次出動，曾殺死一個或一個以上日本機師，飛回到基地上空時，就使自己的座機這樣盤旋一次，作為一種報告。同時，全國對於飛虎隊員，在薪津上，寄宿設備上，及種種服務上，亦竭誠優待，以酬謝他們的盛意。我親眼看見他們戴的白圍巾上繡着　蔣委員長的名字。這是去年耶穌聖誕時　委員長賜給他的的。凡屬飛虎隊員，每人均有一條。

捨命為「中國爭取勝利。」

蔣委員長送給飛虎隊的勇敢領袖陳納德將軍的聖誕禮物，則是一把佩劍。當這位美國軍人收到這頒賜時，高舉及額深深鞠躬，以表示感謝。並說：「我願冒死為中國爭勝利」。然後，把預先備妥的禮物呈上與　蔣委員長。

我是在珍珠港事件前三個月坐飛機到中國。我到達中國時所得的印象，真正是深刻而永遠不會磨滅的。

推進器停止了，飛機的門亦開了，預備給搭客下機。多麼寂靜啊！我所聽見的，祗有晚風中秋蟲的唧唧鳴聲。我們排成單行，在黑暗中摸索，走近機座竹橋。唯一照亮我們的亮光，是從那些照亮飛機跑道的發出凝烟的油燈中放射出來的。我心中不免懷疑：這是一個機場麼？這就是進入自由中國的門戶麼？

我們剛在一小時〇二十分鐘之前離開了近代化的設備的良好的啓德機場。我們的飛機昇上悄靜的，未被敵人征服的香港天空，遠望島上，燈光點點，照入水中，宛如一條條用明珠結成的項圈。那是何等美麗的一個地方！

那位中國籍機師拉轉機頭，對住北極星，向二百英里外廣東的南雄飛去。這個小村落是由廣東進入贛省的咽喉，亦是自由中國境內距離香港最近的一個機場。當然珍珠港之役後形勢完全變更了。

我們從飛機的窗子裏可以望見粵省的海岸線。雖是在月光之下，那些小漁村裏人家的炊烟和曬晾的魚網，均依稀可辨。

當飛機越過日本軍隊的防線時，我們不見有甚麼動靜。但我們須知敵人是在那裏，張着猙獰的血口，準備隨時噬人。

再向北飛，便進入自由中國境內。飛機一再繞着粵贛兩省交界那些山嶺飛行。四圍的空氣頓然不同了。我們着陸下機時，全體感覺到這一點。我們行路時胸膊更加挺出，呼吸亦更為舒適。

顯然地，我們以為那地方是一片幽靜的草原：這乃是一種錯覺。因為不消多久，我們便聽見運輸機的嗡嗡聲，由遠而近，接二連三在機場上降落。我們那晚辦理各種檢查手續，約經一半小時之久。總計，那半小時內，在那個機場着陸的運輸機，就有六架之多。所運來的東西，全是些藥品、機器零件、汽油、和中國所最需要的其他物資。

在那些蘆蓆搭成的檢查室內，我們見到中國人民已用規律和效率彌補了交通工具和其他配備的缺乏。我們共須經過六種檢查：健康（天花及霍亂）檢查，海關檢查、護照檢查、公文袋檢查、槍械檢查和照相機檢查。

關於最後一項檢查，中國工業合作事業協會駐港總幹事陳翰笙先生替我寫了一封信。所以我可以攜帶兩個照相機入境。為了這兩架照相機，我在香港時亦曾費了許多小時的光陰，奔走各機關之門，取得特准，纔能攜帶離港的。在檢查時，檢查人員辦事很快；但亦異常嚴密。

這原來是抗戰的中國。

一九四一年的自由中國與我在一九三六年離開時所見的，迥不相同了。這時，凡屬中國人民，更不分東西南北，不分貧富智愚貴賤，已全體被一種新的民族精神團結起來。有許多述說中國人民西移中勇敢的故事，和他們建設新中國過程中設計巧妙的故事吸引我回到中國來，貢獻我的力量於建設的工作。這便是我此次選擇中國工合，為中國人民服務的動機。

我對中國工合的工作，在菲律濱時卽已開始。當時我因申請前往中國的入境證，等候批准；在菲島逗留凡八閱月。我就利用那機會幫助中國工合在菲律濱募集捐款。馬尼剌的 Sayre 夫人和華盛頓的 Mc Nutt 夫人對於工合事業均備極愛護；所以她們盡力幫助我請准前往中國的護照。我這纔有機會回到中國，親炙此次中國民族艱苦奮鬥的偉大精神。

為善之報——獲得宿處

在機場檢查室聽候檢查時，天色已暮。所以各乘客莫不想到當夜投宿問題。後來不知是誰傳來消息，說「鎮上新到

五一一一八二

旅客甚多，旅館多告客滿」。同行諸人益感焦灼；頻頻催促檢查官員快查。又提將行李領出，裝上汽車。汽車把我們一送到南雄鎮上時，大家就一擁而下，分頭尋覓旅館。

我在機上曾幫助了一位同行搭客，整理他座位上的皮帶；想不到這時獲得意外的好報！因為當我們行近那門面輝煌的高尚的旅館時，他從車上跳下地，並且叫我一同下車。顯然是有甚麼人教給了這位年長紳士關於開旅館交涉的秘訣，因他立刻開到一間房間。他又替我要一間房間；但旅館實在再沒有空房間了。於是他表示很俠義的精神，讓我睡那張床，而他自己就在一張不怎樣大的沙發椅上，半坐半臥地擱蹺一宵。那家旅館設備簡陋異常。但我總算是在一間房屋裏面，可以不受風露之苦了。我心中十分感幸。

翌晨，到南雄大街上散步。就在那一霎那中，前此為了要回到中國而向各方奔走，而在菲島等候了好幾個月——這些經歷，在我心中所留下的辛苦不快的感覺，這時完全消失淨盡。我覺得我已回到自己家中。我看見那些小小的旅館；我看見市場上一籃籃帶水的新鮮菜蔬；我又看見一個賣菜的人，手中提了幾塊用草繩拴着的豬肉，有一隻狗饞涎欲滴，緊隨着他，想要偷吃。一切的一切，是多麼可愛呵！

我耳朵裏所聽見的，乃是清晨之聲。小食販高聲叫賣食品；豬被兩個人裝在竹籠裏面，另用一根竹竿穿起挑着走，豬在籠中號叫；許多燒木炭車，開往贛縣去的汽車，上足炭氣，馬達隆隆作響；有時汽車上的植物油，隨着馬達的發動四面飛濺，發出一陣陣的臭味——這些全和在一起了。

我所看見的這些事物，所聽見的這些聲音，有些是我習聞習見的，有些則完全是新奇的。日子久了，我開始覺得：這些乃是抗戰中國所特有之現象。例如食物價格的上漲，就是其中之一。化十元吃一碟炸子雞，似乎太昂貴吧。可是三個月後，我吃一碟炸子雞須付出二十元的代價；而還以為是便宜呢。

卡車全是經過偽裝及隱蔽起來。有時買不到黃和綠色油漆，在車身車蓬上描繪迷目的波紋，則利用帶葉子的樹枝來遮蓋。車輛在不行駛時，常是退到山邊上，或是藏匿在竹林叢中。

從南方起，直到西北邊遠之區，我到處看見老百姓，男的女的都有站在張貼在牆上的日報或壁報前面，專心的閱讀。

有些壁報格式不免簡陋；但亦有許多是可以與美術作品等量齊觀的。簡陋亦好，精緻亦好；外表雖異，而其報導最近戰況，鼓勵民衆協力抗敵，為用則一。各地街上，又間有龐大奪目的標語，勸人民要為國家出力、出錢、犧牲。還有幾次，我看見一個學生手持短棒，指着壁報上的字，逐個教與看報的人們。

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從市上回來的農夫，他來到壁報張貼所在，停下腳步，放下籮筐，來看報。他顯然比他的鄉人學識多一些，因為他很清楚地把報上字句朗誦了出來。在桂林某通衢，裝着一個擴大放音機。那裏，我亦屢次看見一大群人站着，聽取國語時事報告。

中國的婦女！起來！

為了幫助喚起民衆，使更多的人參加抗戰工作，青年們

就組成許多小組，到各鄉各村去演講衛生常識，教團體歌謠，並上演宣傳戲劇。我旅行西北時，在寶雞曾看到一齣街頭戲劇，名曰「中國的婦女起來」。

劇情是說兩個作兒子和女兒的青年在無意中發覺他們的父親替敵人收集情報。他們立刻將此事告訴母親；母親不信。但有一天，她親耳聽見丈夫與一位敵探對語，於是異常憤怒，立刻與兒子女兒計劃將這不忠的丈夫處死。最後，那位通敵的丈夫僵臥在地上，快要死了；她舉起緊握的雙手，高呼「中國的婦女起來，消滅漢奸，保衛國家。」

我又在成都附近某村莊看見一齣話劇，名叫「丟舉起的鞭子」。演員全是學生，化裝為農民。劇中人有某甲，某甲之女，及某甲之二鄰人。他們沒有戲台，就在街頭平地演出。化裝和藝術都不錯；所以有些人滿以為這一幕是人生的真劇。

開演時，那個女兒是在唱歌行乞。她父親與兩鄰人則敲打鑼鼓，以相應和。她所唱的歌是述及九一八東北淪陷的情形，歌詞憂鬱，歌聲悽惋，聞者無不淚下。劇中人與觀劇人全紛紛把銅元扔到她父親手中的帽子裏。但這時那個女兒太疲乏了，忽而倒在地上，歌聲因而停止了。她父親以為觀衆剛剛開始給錢，而女兒立刻就停止歌唱，未免太不爭氣。勃然大怒，立刻舉起鞭子將她鞭打。

就在這個當兒，有一個學生從觀衆中出來，拉住她父親的手，把鞭子奪過來扔到地上。但女孩子忽然爬起身，把皮鞭拾起，重新放入她父親手中。又轉身把那個學生打了一拳，警告道「他是我的父親；他當然可以要把我怎樣就怎樣」

緊接着，那個學生來了一篇籌策的演辭，令那位小孩明白：舊禮教業已廢棄，她可以享受一種自由的新生了。其間，她父親屢次插口質問，若是女兒不再唱歌乞錢，叫他們何以為生？那個學生回答道：「當然你應該試作一點工作呀」。這種問答，引起觀衆不少笑聲。

「起來祖國需要我們」

劇終時，有一個學生領導全體觀衆合唱「起來」——一隻流行的抗戰歌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一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前進，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進！進！進！」

從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起，至翌年一月二十九日止，我旅行中國各地，計歷程九千公里。其間用過的交通工具，包括卡車、火車、公共汽車、單輪小車、飛機、木筏、鐵道手搖車和驢子。不少時候亦被迫徒步行。有時候十分貴族化；有時則備極艱苦。

由任開往桂林再開往金城江的特別快車，辦理異常完善。附有清潔舒適的臥車，而且侍役衣服整潔，送飯食到我們車廂裏來，照定價收費，並不需索小賬。

這條鐵路，一大部份是戰事期間趕築而成的。桂林以西的一段，剛在我旅行那年夏天完成。所以在沿途山嶺間鑿成的通道壁上之切痕，還十分明晰。接近橋樑的路基和其他人工填起的路基尚未十分堅實；所以車行時必須慢得像步行一般，以策萬全。在某某幾個特別不穩的地點，列車煞住，戛然有聲。這時，車中乘客會爭向車窗探視，看看列車是否能繼續前進。

沿鐵路線兩邊，堆積着很多從中國各地搶救回來的材料。在雲南北部，我看見鐵路儲存的材料更多。他們把通安南的滇越路等三百里一段的路軌枕木拆毀，整個運到另一個更爲需要這種材料的地方。

另外一次火車旅行，是從寶雞到西京去。那次我又遇見我的老朋友——隴海鐵路的藍鋼車。當隴海路第一次開車到陝西省時，我就作過頭等車的搭客。

那是一九三二年，我到陝西去，是爲了要參加華洋義振會與修的渭北壩落成典禮。那次因爲有許多位軍政長官在車上，所以列車第一次通過潼關下面新近落成的隧道，直入陝西。

木炭酒精替代了汽油

但在中國旅行，並非到處全是容易。我坐過許多種製造不同的卡車和長途汽車。有美國製的，有俄國製的，有燒木炭的，有燒從高粱或甘蔗裏提鍊的酒精和汽油的。那些車輛，十之八九剛剛夠力量翻過山嶺；但我們始終沒有失敗過。或者應歸功與那些矮小伶俐的司機助手吧。當車輛攀登陡坡時，他們常常很敏捷地跳下車來，用一塊三角形木塊塞在車輪的後面。有時馬達熱度太高了，他們便拿起盆子，到附近溪溝內取水，傾入車頭。工作是那麼努力。

車窗外的風景，把我心中一切不適和不欲的情緒全消除了。當時是秋天；原野上的艷麗顏色令遊人陶醉。關於桂林的山水，我已早聞大名，久已嚮往。現在對面相逢，覺得其神秘奇特更有超過我的幻想者。這些陡峻的石灰岩山峯，好似從廣袤的平原上異軍突起；令人涉想：此必係太古時代，地球經大變動，海洋之底被拋出地面，而成此奇景。當然，現在這些山上全已樹木叢生，而且經人們在上面建築廟宇浮屠，闢成公園了。

中國美術家和畫家，一定曾用這些景物作爲雕刻並繪圖的範本。再向北走，又看見許多桐樹柿樹，加添了郊原的美麗的色彩。

離開成都向北行時，我看見遠處有一座戴雪的高山，從雲端發出光芒來。在貴陽去昆明途中，我又看見一個大瀑布。

某天，在川陝交界的山裏，汽車停下修理時，我看見一隻金黃色的孔雀，羽毛有金黃與深紅兩色交織，拖着一條兩尺多長的尾巴，那種美麗使我說不出的愉快。翌日，我們的卡車又停下修理，我在附近散步，竟拾得一根紅羽。我就把他插在帽子上。

我們走過很多幽美的古道：有一段是離成都不遠的「七曲九灣」（疑即龍泉驛）。建於明代，兩旁植有至少有四百歲之古柏多株。再向前去，便到了秦朝傳下來的「棧道」。據說，當時有一位諸侯想要以奇兵制敵死命，所以特別督工

在嘉陵江岸石壁上鑿成此道。

有許多公路是隨着古時騎險商人常走的路線築成的。以前在這些路上不時有白象由緬甸馱載寶石到北平進貢作爲建造皇宮的材料，沿途至今還有許多舊式飯店和客棧，但這些飯店客棧的周圍，已有許多汽油供給站汽車修理廠和喧鬧的鎮市興起。

我格外記得距離金城江十公里的河池，這是一個發展很迅速的新興城市。情形與美國台喧士州西部油田和阿拉斯加礦區那些暴發戶城市彷彿。旅客們在河池儘量購置手電筒熱水瓶和其他各種忘記攜帶的用品；宛如錯過此機後，便再無購物機會似的。

這些城鎮均相距大約一天的行程——約一百九十公里。每到晚間便擠滿了人。某晚，我估計那小城裏的過境旅客至少有一千人，當滇緬路未被封鎖時從緬甸往重慶的路上就天天不斷這種情形，人們擁擠不堪，街上交通幾爲停滿的卡車所切斷，旅客們全在同一時間內要同一樣東西，空氣中傳來的滿是呼叫「茶房」的聲音。

我不敢盼望和得到一個房間獨自享受，我時常睡在桌子上匯在地上，但無論到甚麼地方，人們對我總是多方幫忙，異常優待，這是爲了看見我是一個不了白髮的老太太呢還是爲了我是一個遠離家鄉舉目無親的美國人呢？那我就說不上了，在一個悠長的旅程中，同行的旅客，時時很自然地都成了好朋友。

某次由貴陽赴重慶途中，我們發起一個「方言遊戲」，每一個參加的人必須用他的本地口音來說一句經已同定的話，這是由一位從 Batavia 回國的華僑發起的。在場的共有二十一人，我們的方言，竟有十三種之多，最後輪到我用英文說出"America and China are good friends"時，全體中國朋友齊聲歡呼，表示愉快。

偶然亦有幾次我和行李分開了，但我並不因此憂慮，過河池時我就拿不到行李，我洗浴後仍然穿上溼衣，用扇子扇乾睡去，中國南方各省無論那家旅館房間裏，總有一把大芭蕉扇，這是使我慶幸的。

我旅行期間，仍照例帶了許多中英合璧的名片，我們有一句笑話說：當檢查員的人，家中一定是用名片糊牆。因爲有那麼多人遞名片送給他們。

我從長時期的經驗，得到一種教訓，這就是：名片乃是旅行設備中一種極寶貴而且不可少的部分。我每逢拿出一張名片時，就不禁想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事期間在上海所經過的一件事。

那次我爲了要搶救女青年會宿舍中各寄宿人的行李，特地坐了一輛舊式卡車從公共租界出發，穿過戰區，來來回回有好幾次。

當時西洋人倒能從日本當局得到特許而自由出入戰區的。但駕駛卡車的那位中國少年，進入戰區愈深越覺害怕，差不多像就要跳車逃走的樣子。

沿路，我不知停車多少次，把那張特許證給日本哨兵看了多少次，給了他們多少張名片。後來車忽然又停了，路上有一大羣豬擋住去路，怎樣也不肯讓道；我俯下身軀，手中拿了一張名片伸在一隻大豬的面前，於是它向旁邊走去，而

五一—一八六

其餘的蠢豬亦跟着走開，卡車乃一再前進，我的司機見了覺得非常好玩，不禁大笑。恐懼盡去，自言自語道：「天哪！把你的名片給豬看！」

但今次在戰時中國境內名片已不夠力量取得通行之權了。我有許多次得以通行無阻都是全靠陳翰笙先生給我的一封信和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先生給我的一封信，這兩封信授權給我在各處為工合攝影，否則像我那樣帶着一個照相機到處亂跑，恐怕早已出了岔子。

沿路我所見到的那些警官和稽查，全都甚為盡職。某星期日清晨六點鐘，列車經過柳州。我看見剛在上星期被炸毀的車站荒墟，和一個用舊式車廂改建的臨時售票處。一位稽查已在那裏值班了。當他明白了我的使命後，就幫了我許多忙。

我巴不得有個適當機會，向那些曾在路上幫過忙的人表示感謝；尤其是那位與我一同從桂林到柳州的推動「傷兵之友」運動的青年會幹事，從北方前線回來的那位青年女醫生，那些幫我忙買車票定房間的人們和許多回答我各種問題的人們。

然又有二個人教我怎樣剖開一粒桐油子，另外還有一個人為我詳細解釋水電廠裏面那些機器的功用。

我的行程計劃，主要部分是乘飛機從香港到南雄，搭汽車到曲江，再搭特快火車經桂林達金城江，再搭長途汽車經貴陽到重慶，然後由重慶坐紅十字會救護車，取道成都到寶雞，又循隴海路搭車經過西京到洛陽。由洛陽回寶雞後又再搭工合卡車赴蘭州，搭俄國卡車到雙石鋪，然後搭軍用卡車回成都，再在成都搭郵車回重慶。又坐萬國紅十字會的卡車到昆明。飛機到加爾各答，最後是乘坐那不幸的Ma Nhattan號汽船回紐約。

當然其間有許多零碎的赴各鄉村為工合事業攝影的短距離旅行。為了這些，我在洛陽曾坐過單輪小車，在寶雞曾坐過鐵路手搖車，在蘭州渡黃河時坐的是黃色的吹氣的羊皮筏子，在重慶時坐過人力車和滑竿。又在昆明坐過最新的一九四二年出品福特小汽車。

（待續）

歷史悠久　基礎穩固

川鹽銀行

資本總額國幣肆仟萬元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通匯地點

成都　昆明　萬縣　自流井　內江　瀘縣　宜賓　山洞　南温泉

存款穩妥　匯款迅速

總行：重慶中正路一六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〇

電話號碼　四二四〇二　四二四〇三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

慶修

七月三十日。歐十來約定明晨赴垸；到健身浴室洗澡後，過訪郭潤生君，闔家正擬早睡，以便明晨好早起，忽雨譚友生來說去沅江的小火輪，提早開行，為避免空襲起見，故於午夜一時啓碇；急忙中趕到光堯弟家，於十一時許同到金家碼頭——即第二碼頭，登「鄙江」船，惟今夜悶熱非常，船中如蒸籠，我們包了一間艙，花十張船票的代價，佔三數人的座位，尚且不能耐受，只得上岸在沿碼頭一帶閒散一番，又在小攤上吃了一碗蓮心粥和一碗米粉，然後回船頭上乘涼至一時以後，才回到艙內在木板舖上勉強睡下，用油布隔熱，臭虫尚不能侵上體膚，然而空氣閉塞，煩悶異常，四時半開船後，始稍為覺得涼爽些！

次日午後四時抵沅江，留下隨從諸人在艙中。我與光堯弟同到第一樓（即國民公寓），茶房先回說沒有空房間，經我上前交涉後，先騰出第五號，繼又讓出第一號。洗臉後，開飯與何王兩君同吃，他們回船去睡，我們亦即收拾早睡，雖無蚊帳，却無蚊蟲為患，河風拂身，尚能安眠。翌晨四時，船中派人來請，旋即聞汽笛聲嗚嗚，急忙起身，趕到船上；乃至五時始重開，八時抵草尾，另僱划子，經過檢查哨時，兵士要檢查，上前向說明去蹤遂免，港內密佈水雷，防禦工事尚未拆除，外圍戒備似甚嚴密。約一刻鐘，抵草尾鎮上，步行到王集賢旅館內休息，遇許潤生惠生昆仲，皆我鄉紳士也；備酒與談鄉間近況。飯後已二時半，到鵬生南貨店訪湯經理畢，上輪經過八和與長樂兩垸，約一小時餘始抵福福垸，過土壩子後因沿港隄岸為潰水所淹，不得不改坐划子，抵十字港，在易鴻發小舖內略憩，借佃家小船順着六港子到三汊總局，沿途見白水片片，青禾盡為潰水泡毀，第七八兩排數千畝皆成廢田，此外其他各排，亦皆所剩無多，秋收既已絕望，敵寇與兵犯我境界所受直接影響，事實例證俱在目前，痛農事之損失，竊恨敵之毀我家園，所堪聊以自慰者，厥唯光堯弟所親自設計及監工製造之風車十餘架俱在田中車水；此種風車全部出於光堯個人心裁，完全利用當地所有之木料廢片及篾竹各種材料，其構造不用鐵圈及需要精工之配件，但絕對適合物理原則，且靈便巧妙，任何風向均能迎轉如意；雖洞湖之風勢劇烈，亦不能損其功用，可說是洞庭湖畔一大貢獻，將來可以大量採用；光堯弟因鑒於各佃家僱傭工車水的費用異常高貴，所以就當地情形，挖空心思，設計此種水車，自己督導木工製造了十餘架，訂定租借辦法，取費很低廉，其目的為解決佃家車水工的困難，於是而利用濱湖地帶取之不盡，用之不絕而又不需代價的風力，來替代人工，騰出時間精力來，可以做別的田中工作。這次潰水為災，鄉下人一方面要忙着割禾，一方面要預備栽插[illegible]，加之兵荒馬亂之際，精壯流亡，正感覺人手不敷，以致婦女孩童都要做事，有此風車，的確幫忙不少，很解決了一部份的人工問題。

和局中各位職司聞說第三次湘北戰爭的瑣事，據由被兵災區內逃過來的難民說數人搶劫都不算，祇要是好一點的衣服器皿，都替你搗毀，拿不走的谷米，都倒在糞坑或牛屎裏面；難民剛漸漸的回到自己的老家，地方上的壞人又出來敲詐，不管是白日和黑夜，隨時可能有兇惡的漢子跑來騷擾藉口檢查，或推說以前曾寄存過槍枝在你家裏，或留有軍用公物，或誣說你是漢奸曾通過敵的，就可以任意苦刑拷打，再不然把你帶到不知去向，可是如果你能納相當代價時，也可以免去災禍，所以籌款的條子來時，識相點早早對付，否則大禍臨頭，難民的苦楚，是接踵而至的，因此有的情願離開家鄉出外討飯，留着一片片被潰水淹了的農田不去車救，聽之荒蕪；如果駐軍不講理時，那更是使民衆在水深火熱中血淚交流，儘管政府撥款救濟，可是治安沒有辦法，他們仍不能安居樂業，在接近前方的地帶，軍政長官格外的責任重，倘使不能體恤民困，那眞是加重他們的受罪成分了。

晚飯後，又接着談此次我們垸中招待過境官兵及收容難民的種種情形，各位職司能在時局緊張的時候不擅離職守，不但維持局中的事務，還替地方上做了許多事，免不了飽受許多驚嚇，平添許多辛苦，我和光堯弟對他們很表示了一番感激和嘉許的意思，尤其是出力最多，操勞最甚的幾位，應當加以優獎。

八月一日。今日氣候較爲陰涼，早飯後同到大堤上去散步，見堤工頗完整，全部用蘆葦樁木，結構非常科學化；心想普通河工恐怕還不若此的堅固，三十六垸，完全依賴我們一垸的大堤爲第一道防線，關係非常重大，因此我們對於堤防所下的本錢格外多，雖則不完全爲我們自己，然而我們對於修築的費用，從未吝惜過，總想到鄰垸的利害，不稍局虎，祇要我們有一天的能力，都得要顧到所可能牽連的生產區域是如何的遼闊，決不能因我們省點費用而發生很大的危險！拜訪張志誠兄後，又到藥局去視察，這藥局之設，完全是爲垸內兩萬餘居民的便利，除了施捨之外，並由堤工局墊出一筆資本，選辦上等的藥材，以最低廉的價格轉售予佃家，又依照經驗的秘方配製各種丸散膏丹，按成本出售，由鍾君夫婦主其事，他倆專心致志的以此爲樂，對於垸內居民造福不淺。繼到閘口去看工程，這裏用的材料比大堤還要堅固，每年開閉需要幾百人工晝夜不息的工作四五天之久。

因爲禾田多數被淹，農家很多遷到大堤上來住，築了許多臨時的棚屋；本來是不許可的，但是他們低處皆爲水淹，無處可去，假如很嚴格的禁止他們搬上堤來，又叫他們望那裏去呢？固然堤身的安全要緊，人情上似乎又不能不暫時通融一下，可是住上這許多人家，堤上的秩序與整潔就大大的發生問題，種的樹不能保存，家畜亂竄，眞令人頭痛！但細看他們的生活，住的房屋不啻豬圈，吃的東西非常粗糙，一家老小那種可憐的情形實在不忍，我曾經到幾家去問問他們的景況，雖則個個都免不了愁眉苦臉的，對於今後的收穫和繳租毫無把握，可是沒有一個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個個都仍抱着希望心，在這種地方就可以看出我國老百姓的偉大，任憑環境如何惡劣，遭遇何等的困難，負担怎樣重，前途怎樣黑暗，祇要他們存在一天，他們總要對付着去過活，不作興說一句怨天尤人的話，這種精神，便是我們民族數千

爲立國的基礎，也就是民衆馴良的無上美德，我兄弟倆相與慰勉一番，回到局屋；午間有境內第五六七八各保的保長借鎮區公所請鎮鄉的鄉長吃飯，商討征購及兵役各種問題，邀我等作陪，所備菜餚，純粹的家鄉風味；飯後，先由各保長相繼報告各該牌被災情形，繼公推代表一人向鄉長陳述本年度種種困難，要求鄉長轉呈縣長對征購兵役兩事體恤民艱，酌量減免；隨後我要求主人讓我也發表一點意見，我說：「這次濱湖經過兵禍之後，繼以水災，鄉土所遭遇的損失非常慘重，昨日到此後，聽說有人將自己的家屋，祇索兩千塊錢的代價，就肯出讓，尚且沒有受主，還有出頂佃權的，這種事件，然在以後層出不窮，原因是一般人民對於土地觀念的淡薄，認爲生活如此的困難，與其熬苦，耕種這沒有多大希望的田地，倒不如脫手了，換得幾個現錢，還可暫時維持，否則負擔不下去，仍不免貧病交迫，因此產生一種流亡不歸的現象，尤其是那些年富力強，比較走得開的，都願意去棄他們那謀生之地，回到他們原來的老家去，除非是根本對於食宿最低限度的要求也沒法解決，不得已而逃回居住的，恐怕稍有能力的，一時都不願歸來，是很嚴重的現象，政府應當鼓勵他們回到田中去，從積極方面使他們覺得安定；田賦能不能豁免，當然要等省縣派員勘查災情之後，纔能決定，不過地方上攤派的款項，如果可以從免，總盼望鄉長儘量向地方長官說項，至於兵役問題，我也聽到許多事實，寧願找別種職業去生活，不願下田工作，因爲他們沒有保障，然而湖田內的工作，非得男子做不可，這次戰事中死傷了不少的壯丁，如果抽壯丁仍如以往的進行，怯懦之習定會蹶然而起來，有志氣的男兒投軍去了，那末，剩下大片的沃土，叫誰去耕種呢？濱湖是湖南的糧庫，而且是最大的產棉區，如果生產和作戰是同等重要的話，那末我們應當替大後方的經濟着想，希望做人民父母官的，一方面遵從政府的法令，一方面還得要顧全地方上的現實環境，養成人民對土地有一種休戚攸關的愛護心；方纔各位所報告的情形，言詞懇摯，確是事實，鄉長如果能將他們所陳述的意見，據實轉呈，那便是爲地方謀福利了。」；鄉長答覆最好由各保連名具呈鄉公所，他必定替他們轉遞上去。

散會後，我們留鄉長在局屋住一宵，以便暢談，晚飯後，吃新鮮蓮子及西瓜，香甜可口。

八月二日。八時起身後，陪鄉長吃早飯，送他到河岸；本想赴西局視察，忽接南縣通知謂將有委員來勘災，即在局等候，午刻鐘振球夫婦偕來請何君等陪我們吃，飯後談此次戰後，秩序未盡恢復，良莠不齊，爲防止貨物的走私和奸細的混跡，所以防軍，督察站和警察，密密層層對來往客商檢查，每一條河道的叉口，每一個比較人煙稠密的鄉鎮，都會碰到檢查，這固然是必要的設施，不過因爲檢查的關係，以致正當運貨來售的商人，也視爲畏途，因爲證件或語言的隔閡而發生誤會，往往會被拘押起來，貨物被扣留，這樣，濱湖一帶的經濟社會就受到很大的影響；我派人到草尾鎮上去買幾樣很簡單的日用品就買不到，然而草尾還算是恢復繁榮比較迅速的一處咧。

今晚，相漢，文聯，瑞衡，忠幹等四位備席爲我等接風，菜中有舊存的海參，銀魚，魷魚諸味，頗豐盛，飯後討論

周詳。

八月四日。天雨未出外，檢閱各種表册。

八月五日。上午赴北西兩局視察，八時半出發，循大堤先到老閘口，在港灣局逗留良久，然後到民國十四年倒口處，由光堯弟爲我講述經過歷史，繼到二洨局屋及老頭洨，看過頭洨倉屋後，到頭洨閘口，北局局屋，在北頂頭與王馥林主任同看怀丰垸堤岸工程甚，沿幹堤到西局局屋晤徐棣齋世兄，此區內白水浸毀禾苗甚多，詳詢狀況後，沿途歇口，經五港子返總局，時已六時半，全部路程合計華里約爲三十餘里。歷年來生長於城市中，對於農村的狀況，可以說是毫無所知。今日一天功夫，使我對於農村的認識，比較清楚些；在我來回家鄉之前，我總以爲抗戰以來，最好過的當然要算農民，因爲國外貿易幾乎完全停頓，國內工業向不發達，做生意的人因爲物價上漲的迅速，子金賠蝕，一切的日用必需品，大部份要仗給於農村，然則資金必定是流入農村，農民的生活必很寬裕的；誰知事實上却和我的理想完全相反，不但農民的生活沒有改善，抑且不如從前，看過之後，覺得非設法補救不可，回到局屋後，即與光堯弟計議明日召集全體職員談話，勗勉大家對於佃家福利事宜格外注意。

跑了一天尚未吃午飯，晚飯後與張忠誠兄談至九時睡，他不但備了茶，並且選了兩隻很好的西瓜，盛意可感。

八月六日。早飯吃新鮮蓮蓬和玉米；十時起召開全體員司座談會，席間我提出幾點意見，供大家討論：第一，我認爲地主和佃戶關係異常密切，如果地主要想收入豐富，首先要顧到佃戶的切身利害，如果佃戶的生活受壓榨，地主決不能獨善其身；所以地主應當體貼佃戶，替他們的生產能力着想，眼光遠大的地主，決不祇顧着增加田租，致使他們生活困難，現在的佃戶的確有很可憐的，我們應當設法救濟。第二，我們應當趕緊注意到佃家的福利問題，固然湖田不比山田，我們爲垸內各種工程的支出異常龐大，可是我們仍有餘力可以扶植他們，那怕我們每年的收益全部無剩，也要顧到他們的福利，協助的方式很多，最有效的當然是多和他們接近，明瞭他們的困難，對那些能力薄弱的，在可能範圍之內，減輕他們的田租，甚至更進一步，用低利貸款的方式，來解決他們農業上的各種需要，至於他們的公共衛生和子女教育，也是間接幫助他們生活的必要設施；第三，從消極方面，我們應當引導他們減除迷信及種種不良的習慣，譬如：病而不醫，求神問卜以及聚賭抽頭，加入幫會等，都是可以用正當的手腕來慢慢改善的。

六時，王龍生君來談；晚飯後閱忠幹所擬具之水利工程意見書及第五牌公民佃戶代表三十餘人聯名所遞之呈文，並簽閱談話會記錄。

八月七日。今晚雷電交加，狂風暴雨傾盆如注，心想白日間各佃家辛辛苦苦的車水，僱了許多幫工的幾天功夫所抽出的抵不過老天爺在幾十分鐘之內所落下來的雨水多，吾人「靠天喫飯」，至此益信爲絲毫不爽的定論。

今日派滕洪貴至湖中勘察各處水位，具詳細報告與忠幹共同研究之；又決定增加分局伙食津貼。

八月八日。今日視察南局及倉屋，走至南頂頭返。劉光庭彭篤華郭春榮三君由長沙返供原職，其談省城近事，頗文

[illegible]北行江詢見民財建教四廳所派勘查災情之專員。綜種福垸瀕大通湖，地勢低窪，自調弦口等四口的水由長江灌入洞庭淤湖，自西北而東南，故西部高，東部低，藕河與藕湖南田，地勢懸殊一丈多，沿河一帶又高於種福垸一丈二三，加上前年因挖注磁口引河，淤泥分流入大通湖東岸，將大祜垸所屬的各湖淤積高阜，其地勢又高於種福垸一丈五六，所以到了目下，湖水幾乎和大堤一樣平，雖多乾水洞，積水亦無從消瀉，歷來總高出田面約三尺以外，又無廣大的儲水地帶，雨量稍為多些，便可以造成災象。今年入夏，正在田禾分秧的時候，突遇大雨傾盆，十幾天不止，平地水深二尺有餘，湖水泛漲，到口不能開啓，以致垸內田畝水深達五尺左右，被災絕收的約佔百分八十，下餘百分之二十田畝，水深兩尺多，禾苗不能發育，收穫當然減少；此外再加暴敵一度壓境，衣服被擄，豬牛雞犬，擄掠一空，居室傾頹，蓋藏盡無，因此不得不請求政府豁免征購，並須急賑，救濟災黎。我今日訪問了幾家佃戶，看他們貧困交迫的景況，實在有形容不出的苦況。

八月八日。今晨出外至大堤上看各漁戶的生活，昨夜的風雨，使許多漁民損失不貲，不但工具漂散，且一無所獲；這種漁戶有數百人都住在我們頭汰的堤岸上，他們捕魚的方法有十幾種，大而至於佈網數里路之長，小而至於撒卡子，網叉和魚簍，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今日天氣放晴，他們的魚網都拿出來晒，也有在修理的，也有在編織各種花籃的；看他們的方法，先將篾竹用火烤過，然後劈成細條，編得很快；使他們能[illegible]能編成兩個簍子，捕捉各種魚須用各種特當不同的花籃，鯽魚的籃和鯉魚的籃就大為不同；而洞庭湖中的魚類，又有十餘種之多，其中最特殊的要算白鱔，味十分鮮美，至於水魚，那更是多得幾乎不值錢，白天躲在稻田中偷吃穀米，夜晚就爬上堤岸來覓昆蟲，我們在堤上散步時，脚底下無意中可以踏到，祇須用燈火一照，那甲魚便匍匐不動，用手提起，帶回家中，是一隻很肥很鮮的佐餐品，似此隨地可撿的美味，較之在昆明，要賣千餘元一個，真相隔懸殊；聞在重慶魚蝦非常昂貴，在我們家鄉則異常便宜；漁家每晨捕捉回來，總儘我們挑選那活潑的，取值很低廉，至於豬肉和雞鴨，也非常相因，從口福方面講，那真是享受不盡了。

八月九日。今日與張志誠劉光廷彭焰華三君會同討論征購改征借的問題，我們研究下來的結果，認為糧食是戰時的一種重要問題，過去我們在征購上面盡我們的能力，積極協助政府，不但繳得早，穀子好，分量足，並且還自籌運輸工具將穀米送到收糧的驛站；凡政府法令所規定的，我們總遵照辦理，祇有超出政府的需要從無不及，因此本省糧政當局對於我們一垸在抗戰時期中報效盡責的情形，時常嘉許；可是我們認為與其征「購」，當不若改為征「借」，因為國庫中支付大宗款項，需要許多人辦手續，政府所費甚大，人民所得甚微，費時費事，並且辦理的技術上也大有改善的必要，雖然我們絕對的擁護政府的政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我們以為改「購」為「借」比較合理，因為在戰時，人民應當加倍的貢獻，加倍的生產，如此纔可以表示糧戶的熱忱；本年政府規定的法價，照田賦的比例，每市石定為八十元

，五成儲蓄券，三成付現款合二十四元；單拿湖南一省而言，本年度中央所定的購額，共計五百萬擔，人民每擔所得固的不過是很微小的數目，可是總額現金支出却須一萬萬二千萬元，這僅僅是湖南一省，若以全國而論，政府支出的通貨，其數字會是非常驚人。如果改「購」為「借」，政府可以一律發糧食庫券公債儲蓄券，並且可以省去許多開支，免去許多經手人的從中剝削和包辦的流弊，有這許多優點，我們覺得大可採取的。

八月十日。錢智鄉鄉長來訪一談；漁戶頭目王仕生來稱曾請已與第一九七師接洽請派一連軍隊開駐北項頭一帶保護，團問將駐紮民房內，當飭鄉董丁可囑王君一切供應務必由伊負全責，千萬不可擾及農家。晚上吃新鮮蓮子所煮之糯米稀飯，清香可口。

八月十一日。今日將頭髮剃為光頭，梳洗至感方便，為紀念此舉，光堯弟特自己動手，用鴿肉紅燉一鍋；嘗試鴿肉，生平尚是破題兒第一遭，其味雖厚，但終不免腥氣也。

八月十二日。鄉紳李昆南君來訪談開河道事，決與對於此項工程有經驗之楊鏡文張權兩君共籌進行。

八月十三日。今日為滬戰爆發紀念。召何賓諸君來談如何增加生產，加強抗戰力量問題。我國精耕古法，有所謂區田及剛田之制，在同一耕種面積內，加工耕作，陳果夫氏主持蘇政時，曾試行區田方法種麥，結果產量增加百分之六十，浙江省政府做行結果每畝稻田可收一千三百六十斤，將總裁曾通令各省仿行，自三十年以後，耕作的方法，經過研究和改善，已逐步到非常簡易，收穫量亦逐年增加，最高的已達到百分之一百零九，每畝收水稻達一千六百四十三斤，此法似可推行，因飭各職司加以研究；他如「易耕」，預備「底肥」，防止「割青」等等，也都是必要的設施。

局中服務十餘年之老廚司彭壽臣於此次變亂中，以七十餘齡老叟一個人忙着預備二三百過境官兵的伙食，同時政府大員蒞止時，當須於急遽之中，預備菜餚；材料既缺乏，助手又乏人，任勞任怨，殊屬難得，特叫來嘉獎，並贈以薪金三個月，以資鼓勵！

在濱湖的慣例，水港子內捕魚有一定的季節，昨晚局丁發覺有漁戶私自佈網，違犯禁條，將人拘獲，聽候發落；我命將所捕得之鮮魚三十餘斤充公，曾得款項，週濟貧寒漁戶，將其漁網暫時扣存，等到開放捕漁日期發還，將其人釋放，但警告下次如再犯禁捕時，將其小船沒收，因為漁網可能有兩三套，小船則成本較重，購置不易。

八月十四日。六時起身，坐轎由常玉成跟隨經南頂頭到鄉公所訪鄉紳許陳瑶君辭行；一路之上，南風拂衣，時有驕陽，也不覺苦；與許君及其令兄一談後，十時左右出發，經過保安垸局屋，在慶安商店小憩，晤已故謝惠成君之太家略談，據告今年不但有水災，且田中蟲患甚嚴重，已打醮多次，仍不見減輕，鄉人迷信，殊難破除；繼經過興安鄉，見中心小學，規模頗完備，我鄉人重視教育事業，此是一例證；十二時抵三碼頭，在一小館內吃辣椒炒豆豉，冬瓜湯及蛋炒飯，飯後約略休息再趕路，過草尾河時，一孤老以鶴渡船為生，狀甚可憫，予以二十元；過渡後再行十餘里，又須擺渡，是為八斤圬之河流，過河後，過百仙洲各垸，見禾田均為

水運，損失亦很嚴重，三時許抵新港子，此河對湖即是沅江縣，一時找不到相當的渡船，坐小划子則恐怕危險，適有一風浪船裝着水牛四頭正待出發，我們就和船戶商議帶我們過去，和牛同乘船，這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幸而船身很大，牛牽在艙外甲板上，我們却坐在艙內，也不覺得怎樣不好受；祇是下午的太陽，異常酷熱，炎威逼人，蒸悶之極，舟行杖櫓，益覺遲緩，起初僅靠竹篙子撐，後來總稍為有些順風，扯起篷帆做風篷，再添槳划動，總算快迅些，繞過洞庭湖的西部，約有卅華里的路程，費時兩小時餘，始抵沅江的渡船碼頭，再登岸，步行到國民公寓，因氣候悶熱，不能即睡，洗澡後吃過夜飯，僱一小船到江中去游游，駛入內港，涼風息息，爽快異常，至一時始返旅館。

八月十五日。四時餘即起，吃包子後，到大街怡豐群訪劉福音君洽談，繼到縣政府拜訪縣長陳嘉俊兄（字滌生），暢談後辭出，到田賦管理處訪文主任思安一談後，又到稅徵處訪游主任守一接洽公務；再到修防督察處訪彭處長懋園，他有一套很好的濱湖詳細地圖，測量非常精確，印刷很講究，我們談到關於濱湖的問題，他取出各種的地圖，為我按圖索驥，慢慢的講解，十分清楚；彭老先生今年六十開外的年紀了，可是他精神很健，頭腦也很靈活，歸到洞庭湖內的地名和水利設施的掌故，滾瓜爛熟，如數家珍，我們的確受益不少，又承示他所擬對建設廳的報告，也覺其列論有獨到之處，該廳第六科科長問志安氏，固是濱湖一帶水利工程有經驗者。

晚間，陳縣長和陳夫人請吃飯，同席有田管處前任處長汪建熙先生，是我們的一位親戚；陳縣長的家庭生活非常有規律，家庭很美滿，兒女的教育很好，究竟受過高深教育的趣味不同，敍談甚歡，所用菜餚，雖不是什麼山珍海味，但口味極好，尤以龜蛋湯為最別緻；飯後縣警察處處長亦到，大家談談興辦本省實業問題，至十時許辭出。

聞兵監部派駐沅江辦事處王處長同文言省田管處定於十六日起開會，會同民財建各廳代表商議對於濱湖被災區域征購辦法的確定，大致視災情的輕重分為四種：其災情最重的，將予全免；其次的免征減購；又次的減征減購；最輕的減征免購，深感政府體恤災區困難的寬仁厚大。

八月十六日。五時許起身，在大街上吃麵及包子後，八時到碼頭，搭「湘運」輪，找得兩個舖位小睡，至十二時許抵益陽，先曾見寶塔，過南水潭到劉公灘，吃水很淺，行舟不易，見江中有礁石，上面的魁星樓因年久失修，已經頹敗呈倒塌之象；過東關須要辦報關的手續，至一時左右，始抵益陽的輪埠，僱洋車到養性花園，開一號房間，在水閣上吃過午飯後，到大街中去閒逛，六時到泌香居平台上吃夜飯，飯後返旅館，在水閣中與第四十六軍司令部的參謀處處長閻長及副官幾位撩天至十二時始回房睡；今晚已經給臭蟲咬了多口，所以臨睡之前已具有戒心，不意舍去床不睡，竹舖子上亦復是臭蟲的大本營，至三時實在不敢再睡，立刻起身，命旅館中人將我們送到碼頭，搭上「××」輪，在船長室的上面樓艙內找到兩個舖位，迷迷糊糊至隔晨九時左右醒來，下午五時半抵達長沙的小西門碼頭，到尤熙濟將行李放下，僱到健身浴室去洗澡，然後到三和飯店吃飯，飯後返，十二時

五一—一九四

左右光圻兄亦到，我們已有十二年未見面，驟然聚首，自有許多話要談，坐着談敍積愫，不知不覺已是次早八句鐘，吃些早點，張志誠兄由韓尾到來訪，又相與共談至午飯後，接着郭鶴生君偕方君又來談至午後，光堯弟與秀蓮姊亦來，與弟妹共敍手足之情至十二時半始就寢，與君一日，不覺疲之，亦不以天熱爲苦。

八月十九日。七時餘卽起身，午後張志誠兄帶來鄧穩再先生託代爲轉致省府呈文，因原文冗長，代爲改擬修潤；六時，光圻兄請我們大家到酒家樓吃飯，湖南名菜如麻辣子雞湯泡肚，酒蒸臘菜等都給我們嘗遍了，

八月二十日。早上到協豐糧棧一觀，這家糧棧在大火之前，是長沙歷史最悠久，信譽很著的穀米倉庫，經營頗豐富，存量宏大；對於入棧的穀米，品質和分量，非常認眞，聽見許多做糧食生意的人說：祇要是協豐出的棧單的客家都以無需乎看貨，因爲他家的穀米，份量既不會缺，品質也非常規矩，決不會攙雜或短少的，不過後來也不能十分做到這嚴格的標準，因爲外面的風氣漸漸壞了，協豐也不能像以前那般負責；因此和執事的幾位談談，希望他們仍能保持以往光榮的信用，使外界對於協豐辦事的精神，仍和從前那樣依賴，現在倉庫雖然被火焚燒，日後正可以建築更完備的房屋，繼續做這宗生意；戰事平定之後，湘粵之間，糧食的運銷，範圍必定很大，於今有此好基礎，則將來可替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主持其事者頗以爲然，現正在附近收購空地，他日重振旗鼓，不愁不能服務桑梓，造福鄉省。

五時許與光圻兄同訪益大顏料行曾桂垣君談長沙各種顏料至感缺乏，商人到淪陷區採購物資，對於這宗貨物，假有更加注意的必要；晚談後辭出，同到楊裕興吃粉，這家小麵館在長沙很有名氣；我們吃的是「小馬」（卽牛肉）原湯「輕挑」（卽少放粉）「重蓋」（卽多加澆頭），這些都是所謂「長沙理手」的俗話；吃過後，到小東茅巷訪張仲元君，晤其介親李瑞雲君，是復旦大學畢業的，他們是長沙綢緞業的世家，除「天申福」和「大盛」兩家綢緞店都是八角亭著名的大鋪子外，另外還辦一家絲織廠，所出的布疋花樣異常新穎，品質也很堅實耐用，我們談到午夜，吃了些甜點心，纔辭出。

今日光鏗弟赴南嶽，光佑妹赴南田上學，都是十幾歲的人，單身到遠地方去進學堂，這種獨立的精神，是此次抗戰中所養成的；想起我們十餘歲時，每天走讀，離開家不過是幾里路的短程，每天還要派人接送，眞是慚愧得很；後方的青年，在這幾年中的確進步很多了！

八月二十一日。與光圻兄討論湖南省的工業問題，他這些年來祇注意到本省的農業，却忽略了湖南在工業上所可能佔的地位；當然湖南的工業，較諸東南各省，自然落後，至今以資本而論，還不過是居全國的第五位，可是以廠家的數目爲言，已佔全國第四位，職工人數且居第三位，較之抗戰以前，已經是突飛猛晉，有了相當的成績，工廠分佈的地域有三十六縣；民國三十年的統計：沅陵有六十五家，衡陽有三十七家，辰溪有十九家，長沙邵陽各十八家，益陽十三家，安化十二家；戰前以長沙爲多，將來仍是長沙比較最有希望；我家經營是辦實業的，以後仍是要着眼於此，尤盼望能

極爭取實業；長沙交通方便，如果現在先作準備，則將來推行比較容易；目前使用機械的新式工廠還不多，許多土法的手工業基礎薄弱，以後未必可以站得住，要發展的話，許多日用品製品，如紙，糖，革，布，甚而至於水泥，火柴罐頭等都是可以舉辦的，物質條件都不缺之，就是動力的問題，相信政府將來亦必有辦法。

八月二十二日。午後同光華弟及中央銀行幾位朋友同到第一碼頭坐划子到水陸洲忠義社的公共游泳池去看他們游水，這是一種很有益的運動，還有許多人在玩排球；七時到同豐湘菜館吃晚飯，飯後到健身洗澡。

八月二十三日。今晚到明星電影院看著名狗明星「倫丁丁」及馬明星「騰克斯」合演的長篇偵探片「大馬英雄記」上半部，這是一部有聲影片，可是因為電力不足，以致對話完全聽不清楚了我們十個人同坐一排，都覺得情節很緊張耐人尋味，可惜不能一口氣演完下集，結局如何，祇能推想。完後回到奇峯閣吃麵。

八月二十四日。六時半起，到大華齋去吃包子，生意非常熱鬧，包子也實在好吃；繼到千佛林去拜望張十嫂，探視他們兒子國藩的病況；下午到中國農民銀行訪經理朱榮廷君，一談；五時許，朱杏蓀先生來訪，六時到王貴和購毛筆，繼到民律館與光圻兄光燾弟合請滿姨丈及三位表弟吃飯；飯後同到民衆俱樂部內一家湘戲院看「濟公傳」，湘戲這還是第一次看，演得很有趣味，尤以小生周某的規矩做派，與京劇老伶工的身段不相上下，本來很想看完，無奈連日睡眠太少，身體極感不適，看了不到一半，實在支持不住，祇得出來，到健身洗過澡，即回就寢。

八月二十五日。明日要動身，今日與家人長談，晚到萬利春吃西餐，長沙這地方，住家真是舒服，大菜館的內部佈置很雅潔，價錢也相當公道。

八月二十六日。三時半即起，在大雨滂沱中，烏漆墨黑的路上摸到中央銀行，光華弟勸我再緩一天動身，今晚即借宿於該行。午後，周海池來言光均兄想來長沙，當托帶去一信勸止，並兩個藤箱，是他要用的物件；繼與沈君等同至燕燕吃餃兒，又到甘長順吃麵，晚到中行，與李士雄君同到大宮殿（即乾元宮）吃荳粉及酒釀冲蛋，十一時睡。

八月二十七日。三時半起與光華弟同到第一碼頭，坐小划子登「新太和」輪，五時半啓椗，同船有美國空軍四人，十時抵板塘鋪，由美洲旅館接客的接到該棧將行李存放於房間內，然後過河，由縣政府前僱到車十二總中國旅行社訪陸高嵩君，承其伉儷留吃午飯，略談後到大街上閒逛，湘潭的市面相當發達，糧食棉花及各種洋廣雜貨的生意都不小；一時四十分搭輪過河，有中國旅行社黃光宗君幫同照料，購票及掛行李一切方便多了，三時一刻開車，四時過株州，是我國將來重工業的一大據點，今後車站附近必發達無疑；四時半過淥口，由此去三門僅十二公里的路程；抵衡山後，領到行李，僱一挑夫步行至河邊，一行十二人同坐一船擺渡，這時天色已黑，行路艱難，幸帶有手電筒，衡山的客棧，家家客滿，衡陽洞庭東南三家比較大的都無法容納，祇得到湘衡，總疑心會有臭蟲，可是相當的清潔，老闆娘殷勤招待；晚飯後到西正街家廟晉謁，由澳章族叔陪同去看敵機襲墟時炸

毀的地方，繼有族里中人來詢問近況，至十時許返。

八月二十八日。五時起，陸人桂君來同僱人力車赴南嶽，車行既緩，而陸君於中途忽憶及有物遺留在客棧中，遂折返去取，就誤時間不少，我在途中徘徊，見路旁一石碑樓，上題字係出於族曾祖手筆；書法蒼勁，名家之作也；過師古橋後，九時抵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晤李主任悅漢及楊志堅君，因夏令營將全部房間包去，無空餘之屋，祇得到華南旅社開樓上第一號房間；午飯後，到夏令營去找光達弟，由他陪我參觀各處；此次夏令營是集合各省大學的代表五百人假湖南農專的校址集中受訓，計有中山大學，廣西大學，湖南大學，國立師範學院，中正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廣東國民大學，大夏大學，交通大學，貴州大學，廈門大學，桂林師院，北平民國學院，廣西省立醫學院，貴陽醫學院，貴陽師院，中正醫學院，廣東勷勤學院，國立商學院，湖南省立工專，商專，農專，湖南省立農村醫校，廣東省立藝專，光華大學，湖南省立六中各單位；女生約佔六十人，一律都穿軍服，完全是軍事化的紀律和生活，我看這些青年體格強健，精神飽滿；清晨吹起床號就得起身，梳洗完畢，就參加升旗，一切都需要很迅速的行動，因為營主任李樹森氏比任何人都到得早，以後便是聽講，各種的團體生活，如座談會競賽會，他們可能受到的益處很多，體格的鍛鍊，固不在話下，各科專家和名教授都輪流的担任演講，還有各戰區的司令長官，各部會的首長，也蒞臨訓話，並且請他們大家吃飯；同學之間，水乳交融，精誠無間，各種科學，都作有系統的研究，營中的環境和空氣，無一而不是偉大團體生活的表現，確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我很奇怪這種辦法爲什麼沒有早些實行？記得在美國旅行時，到處都看見夏令營，其實這也不限定由政府來舉辦，將來應當推廣開去，民間也可以做行，不過目下百物騰貴，伙食費用浩繁，事實上不可能，否則即使是營業性質的，我認爲也值得提倡的！

繼由光達弟陪我到農專訪晤合作先進彭師勤教授，彭先生是中山大學農業經濟系的主任，略談後辭出，同光榮弟同到天然飯店吃飯。

八月二十九日。早起無意中遇到老同學林悅明兄，他也住在南華飯店，並且就住在對面房間，昨天不知道，今晨發覺，他却又要動身到衡陽去了，我等同到車站，暢談至十時半，他的車子開動，我便送他的小外甥女和另一位張女士到福利社；午後，光榮來同去遊聖廟，先由西便門進去，左右碑亭內的明成化碑，萬曆碑；鐘鼓亭內有元朝的大銅鐘，重九千斤，上刻李琳的鐘銘；穿嘉應門後爲御書樓，正殿前爲大坪，有寶庫可焚香火，有火松一株，枝幹蒼老，鐵鼎爐兩個，是明清之物；大石台中爲白石階，級石龍，台北就是大殿，供嶽神塑像（即俗稱「聖帝爺」），高大莊嚴，威靈顯赫；大殿兩旁爲長廊，後爲寢宮，再後爲後北門，左爲注生宮，右爲轄祠殿；全廟建築式樣與皇宮相同，殿外的石欄杆都雕刻着花鳥樹木，頗爲精細；周圍都是紅牆，左右有角樓四座，氣象之宏偉，規制之堂皇，此生所見廟宇，以此爲第一。

遊完正殿，接着到樓垣內的銘德觀，三元宮，壽南宮，

雷祖殿，金寶寺，崇甯寺，南台寺等等一一瞻仰，看完已是天色晚了。

八月三十日。李悅漢君來訪後，同光樂弟去遊祝聖寺，古木蒼翠，建築雄偉，先到正殿，後到藥師殿，歸敬堂，再到香積廚看「千人鍋」；所謂「祝聖八景」者爲：五百石刻羅漢，悅亭，禹柏龕，御書閣，唸佛堂，毗荼塔，彌陀台，勝業寺；現在的住持是空也法師，據給我們充嚮導的鄒某說：該寺左近的地產，原爲蔣姓所有，清代某年，皇上派府縣趙與朝到南嶽來祭祀，這位趙府縣因爲仰慕蔣家的門第，特地登門拜訪，誰知蔣家一門出了三位翰林，讀書人的梗直脾氣，不喜歡和官場中人週旋，三次去見，都遭拒絕，最後一次，且掛一靴於門首，以示代見，這可氣壞了這位府縣，祭完南嶽復命的時候，就在奏摺上附帶呈說燒御香時，祝聖寺左首缺少一個廣場，右首差一個書院，歸皇帝勅令蔣家將所有私田捐出，作爲廟產，所以現在祝聖寺有很大的廟產，每年可收八千担的租谷，此外幾個大和尚私人所有的租谷也有數千担，這些話究竟可靠否，因出於民間的傳說，姑記下來，以供熱心考據的作爲資料。

遊過祝聖寺，沿着紫蓋峯走，中途在小店飲茶略憩，約行八里路到水簾洞，溪水曲折，亂石錯綜，沿山路而上，見一瀑布，自高而下，匯入一池，奔放轟瀉，轟明若簾，在亭內晤湖大學生汪君；石壁上存鐫刻之題字甚多：天下第一泉五字高二尺有餘；沖退醉石四字，係宋處士張登所題，此人博通易理，和邵康節很要好，神宗賜爵他不受，賜號沖退居士；鎮嶽飛天法輪六字係宋張孝祥所題，此外「高山流水」，「何去何從」，「不舍晝夜」則因沒有下款，不知是何人所題，不過所有的題字，書法都好，直立絕崖上，非常穩健，前朝人的手筆，確是不凡；清李元度所題的「夏雪晴雷醉眠觀瀑」八字，最足以形容這境緻的特點，因爲石壁上浮着一層白色似霜一般的礦質，雖是夏季，也好像下過雪，而水聲如雷，雖晴天亦疑爲天雷，「醉眠」二字的出典則應在「留與仙人醉後眠」的一句詩上面，可說是形容得正恰當也沒有了。

接着望前走，經過湖南省立工專的新校址時，見七座宏麗的校舍，建築將近落成，薛伯陵主席在本省很注重教育，如此優良的環境，學生宜乎要專心學問也。抵九仙觀後，即與都管龍教鎮商鼓弄點素齋吃中飯，觀中沒有什麼好餐料，但招待很殷勤，先端出菜盤四碟，繼開出素麵，六樣小菜，都清爽可口，吃過飯後，即向請教道教的教義，承他取出黃庭經等爲我講解，又敍述供奉之分別；接着到觀後去看石刻的「九僊飛升壇」六個大字，足有四尺見方一個，爲宋時的遺跡，旁邊有古羅漢松一株；據說此觀爲張三豐修煉的地方，殿中供着太上老君，我們參拜畢，即出觀門，道旁石上刻有「待我來」三個大字，兩尺見方的篆字，極古雅，另一石則刻「到此皆仙」四字，高三尺多，又有「仙關」和「雲關」四個大字，我們進了仙關，已經成了仙人，自己飄飄忽忽的，也不知是身在何境？

取道返來時，途中遇到敵機過境，爲我機所追逐，發生空戰，但聽見機槍聲數響，飛機都遠去無踪了，後來聽得鄉人在菜地拾到敵機中棄下的空洋油桶一個，這短短的距離

，中途就須加油，可見制空權已在我國的掌握中，敵人輕駛妄動，眞是自討滅亡也。經過易家灣時，嚮導又給我們講述一段民間的傳說：據他講那塊盆地本地人都稱爲猴舖地，宋朝時候有一呼熙廷，人稱呼阿保，是一個神勇的大將，他的父親爲奸臣歐陽方所害，呼阿保出世，十幾歲就握很大的兵權，本來這地方都是山坡，自從他將歐陽方在這裏一拳打成肉醬後，忽然間變成很肥沃的平地，這種傳說究竟何所根據，却無從考據。經過風木橋，慢慢的步行，見荷花塘有蓮蓬甚多，口渴了，向羅姓鄉農購買了幾隻，坐下和他們談談此間農村的瑣事；回到鎮上，經過大善寺，進去看看，聽說寺內有藏經一部，玉佛一尊，袁王妃銅鐘一口，放在地藏閣樓上，入寺以後，正値在做佛事，和尙都不得空，欲問無從，遂致毫無所見而出；並且寺內有井旁邊，有一口宋朝的石水缸，據說晚上可以發光，傳爲神物，我們也沒有看到。

八月二十一日。南嶽每到了夏秋兩季，一般「善男信女」從廣東江西及本省各地來進香，都是穿的玄色衫褲，頭紮紅巾，肚上圍着三角形的袋子，用紅絲線繡上「南嶽進香」四個字，一面走，一面唱朝香的歌，扯起喉嚨，哼些很怪的調子，一唱百和，非常誠心，每年要準備幾千塊錢來走一趟，就是所謂「還願」；最誠心的，每走一步，叩首一次，這樣一直到山頂上爲止；知識份子斥爲愚蠢的迷信，實則不曉得這種風氣也有牠的好處：第一，人民要有信心，才能養成一種敦樸厚道的性情：第二，我國人素來沒有旅行的習慣，倘使不是敬神的緣故，這樣秀美的山水，叫誰去領略呢？況且要有人化掉些錢，然後社會的經濟，可以活躍，否則長守家鄉，任何地方也沒有去過，閉塞自封，各地的人永遠也不會來往，也沒人化錢，消息隔膜，市廛呆滯，社會的進步自然慢些，我所以很贊成農民於收穫之後，田中工作告一段落，出外去作一種靈性上的修養，同時掉換一下環境，在新鮮空氣和陽光中活動筋脈，必定於健康也有很大的裨益；第三，各處走動後，於知識見解，多少有些幫助。這是社會教育的一部份，如果引導得法，於文化的進步有相當功效的；不過，我認爲人民的信仰心固然應當培植，宗教的形體上應當加以改善，佛教的教義，毫無疑問是適合於我國國民性，但寺院的內容有整理的必要，寄語南嶽佛教會的會長濟遠法師如果能着眼於廟宇本身的改善，不要祗顧「取」，並且還要時刻的想到如何「捨」，從施主方面募化得來的，要設法用在貧苦無力的人們身上，使寺院的功德果眞做到超度衆生，感化人心上面去，那便見出佛學的眞正偉大，也可以提高佛教僧衆在社會上的地位，否則，倘使總帶着營業性質，教育水準日高，神權的信仰日薄，恐怕佛教存在的意義將漸次冲淡，教中人不能在社會上多做些有意義的工作，和尙的地位將日益低落；我對於南嶽一般小寺院惟恐進香者寫捐不多，爭着要添的神情，非常婉惜，記得在歐洲任何教堂內從沒看見過僧道爲金錢的事出面，那種完全出於自願，隨願樂助的情狀，眞令人感動；所以南嶽「八月一個月，和尙吃一年」的心理，似乎大有改良的必要。

午後到中正醫院籌備處訪護士主任林穆君女士，請她爲光榮的保證人；後遊覽城隍殿，關聖殿，韓文公（昌黎）祠，李公（鴻章）祠，衡岳寺，長壽菴，紫雲書院，白沙書

院等名勝，晚在玉樓東吃飯。

九月一日。六時起，進早餐後，坐三人抬涼轎經過仙亭，接龍橋經絡絲潭，在玉版橋下略爲駐脚，看報信亭前山水合流，巨石嵯峨，有石刻「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八個大字，繼到送子殿，有僧向鄉人爭討香油錢，殊可鄙惡；過巴巴嶺時，轎夫謂以前南嶽山上飲食不方便，大路尚未築成，香客必經巴嶺，嶺上有人製巴巴售與香客，因而得名；忠烈祠爲紀念九戰區陣亡將士及歷次功績之祠堂，先看湖南省黨政軍各界要人之題字，均鑄刻於石碑，幾乎是一册名人錄，然後到靈位前憑吊各位英靈；三次湘北會戰，他們犧牲性命，保衛疆土，實是我們民族的救星，希望他們在天的神明，能夠知道我們老百姓並不以爲他們都是無名的英雄，他們死得光榮，我們沒有一個不感激，並且要永久的紀念他們，追悼他們。由進門處起直到靈堂的石階一共是二百六十二級，都是很長很光的青麻石，由下望上，氣象非常宏偉，各種建築頗精細，佈置也雅緻；延壽亭是楊姓的私產，也公開作爲憩息之所；接着是半山亭，先到忠愛祠，由楊主任昌濬陪同參觀房間，旅館部份設計非常簡潔，最便宜的每天二十五元很可以住，最好的每天五十元，則甚考究，誰要來這裏休養，眞是再舒適沒有了；十方玄都觀內供的是玉皇大帝，後面是三淸殿，裏面附設郵局　因這是上下山的十華里中點，下面爲半雲菴；稍爲休息，就到紫竹林飲茶，再到鄴侯書院，是唐朝李泌的故居，有「端居堂」三字的石刻，李泌在肅宗宮中，事無鉅細，都和他商量，爲李輔國所嫉，退隱南嶽，後來德宗請他做宰相，封他爲鄴侯；繼過五嶽殿，內供中嶽中天，南嶽司天，西嶽金天，東嶽齊天，北嶽安天的塑像，後爲觀音閣；鐵佛寺內有古阿彌陀佛鐵像一尊，左爲觀音，右爲如來，寺側有大玉蘭樹數株，可惜不是花開時節，否則一定淸香撲鼻；寺內南北斗的塑像正在裝金，可見各廟經濟能力還可以，又見一石舖正在刻碑銘，聞每方石碑售價肆千元，刻工如係小字，另加三千元，記得從前不過是百數十元，如今竟漲了許多；湘南寺後有貫道泉；南天門距離山脚已是十八華里，高八百六十密達，廟頂都是用鐵瓦舖蓋，現正向香客募捐鐵瓦，因爲山上風很大，所以廟身也用石磚舖砌；由山下上來時，正出着很盛的太陽，到了此處，則下着濛濛的細雨，氣候也轉變成非常寒涼，幸而多帶了些衣裳，不然恐怕要凍壞身體了，從山脚下朝上看，至多可以看見南天門，要到了南天門，方始可以看見祝融峯，他如芙蓉峯，紫蓋峯，天柱峯都如環棋幅輳，較低的山，則如丘垤；在廟內和一揚州籍的和尚略談香火情形，他說一年不如一年了，在這種生活費用高漲，交通異常困難的時候，難怪燒香的人遠不如前啊！繼到黃帝岩，岩頂有巨石，上面刻着「壽嶽」兩字，足有六丈大一個，是宋徽宗所題，岩下又有兩個小岩，從這裏可以俯視觀河林，一塊桌子形狀的石頭，蓋着一個山洞，裏面住着一個湘鄉籍的老尼，她種點山芋和蔬菜荳子，也就這樣過活下去，可是管理局的警察時常來驅逐她，不許她在此，原因是她將地方弄髒，並且向遊客行乞，其實她也太可憐了！我以爲這個古蹟需要好好的保持，雖則是遊客足跡輕易不到的所在，但是風景好得很，並且許多石刻也是在歷史上有價値的，應當及早設法保存，此外尚有懺殘岩和浮興

岩因不順路，未能去看，即到獅子岩，這裏有一塊幾十丈高的大石壁，屹立如獅，上面刻着「天然太師」四個大字，岩下爲洞，裏面有一個老和尚，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他從前曾經在軍隊裏當過營長，出家之後，他的兒女曾經幾次三番的想接他回家，他總沒有肯去，一個人守着這個洞修行，自己種些紅薯蘿蔔之類，每天做他的功課；遊客來時，他煮的紅薯，特別香甜，自己做的黃醬蘿蔔，非常好吃，腹中饑餓，還可嘗嘗他蒸的苞谷，吃過之後，任憑遊客在香桌上去下幾個錢，他從不伸手來接，也不道謝，似乎很清高的，遊客倒也不好意思少給；嚮導者告訴我他養了一隻公鷄，今年已經三十餘歲，有一次一個軍官帶着他一個小孩來遊，這小孩一雙眼睛快要瞎了，正在嬉戲的時候，無意中被此老公鷄將那雙快要失明的眼睛啄了幾下，當時鮮血如注，小孩啼哭不止，軍官大怒，和老和尚交涉，老和尚不慌不忙的向那軍官說大概是前世的緣份，是善是孽，不得而知，勸他姑且回去再說，做好做歹，把他們哄走了，不料過了幾天，那軍官帶着小孩子重新回來，說道菩薩的靈驗，眞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這小孩子的眼疾曾經找過許多醫生沒有治好，那天被這老公鷄啄破後回去，每天見好，現在已經全愈，並且和右眼一般的能用，於是重酬老和尚而去；這段故事，究竟有無事實，無法證明，問之老和尚，亦復如此說法，我當即要他帶我去看那隻老公鷄，果然很老，全身白毛，紅的冠子，非常鎮定雄壯，心想假使這事是眞的話，不知有何科學上的根據，眼科醫生或則可以解釋出來。這位老和尚的法號是「正明」。山洞內有「古獅子泉」，岩旁有率舞亭，是民國二十二年時蔣委員長所建，岩上題有「起舞南天」四個大字，是民國三十二年第五十四軍軍長王耀武所題；經過觀音古岩，在觀音寺內見一湘鄉籍老尼，據她說民國二十年來此，今年已七十四歲，她的兒子也做和尚，她睡的舖，形似一張木櫃，有木門可以啓閉，寺內供千手觀音與送子觀音；高臺寺就同在一處，供的是眞武祖師和三聖，寺後有明朝殿選羅念菴所手植的松樹數棵，氣蒼貌古，令人懷溯古人不置。接着到上封寺由值日的和尚領到一間很雅潔的房間，放下東西，我即命嚮導帶我去遊附近的名勝：先到仙橋，因爲大霧之中，伸手不見五指，石坡路且非常滑，可是我要去看的意志不爲稍減，路確實不大好走，及到了會仙橋，見飛岩絕壁，下臨萬仞，兩條很窄的路凌空相接，膽子小點的人，絕對不敢望上走去，因爲萬一不愼，跌了下去，必是粉身碎骨無疑；所以也名之曰「試心橋」或「試心石」，這後面的名稱倒很有意思，如果有一對情人，一個在橋的這一端，一個在那一端，我們可以試試他和她的心，如果他倆的愛情眞正堅貞的話，那末他倆會不顧一切的跑合一起去，倘使他倆的心還不十分堅定的話，那末恐怕要考慮半晌，遲疑不前，過了此橋，即是靑玉壇，相傳是神仙相會的地方；繼看羅漢洞，是很尋常的一個山洞而已。可惜沿途的石刻字蹟，皆已磨滅，宜速謀補救才是。

回來時，另外取一捷徑，在路上看見很鮮明的老虎脚印，據嚮導者斷定留下尙沒有多時，因爲山上的和尙最近還說看見過老虎，但此種老虎已是「行虎」，修行的老虎也到廟中敬神，並不傷人；不修行的老虎，便會傷人，前不久還吃

了兩頭牛啊！到祝融峯寺前，見石刻甚多，眞所謂「山高天止雲起峯流」「乾坤覽勝」，「窮目千里」；祇見紫峯羅列，如拱揖狀，至此「天半祝融」，「惟我獨尊」矣。在望月台上流連一番，即經五龍仙水井返，晚飯後，晤族姪崇立，略談族里間教育問題，知他現在省立二中高中三年級肄業，寒假即可卒業，甚慰。夜間，臭蟲爲患甚烈，披衣起坐，閱書達旦。

九月二日。因要看日出，五時即到觀日台，怎奈天公不做美，霧重不能見日；遂在祝融峯殿內遊散，正殿供聖帝，我求籤三枝：第一籤問個人前程，得九十籤云「狂風飄泊一孤蓬，全仗艱難努力工，輕帆好趁東風便，望裏蓬萊咫尺通。」；第二籤問家事，得二十九籤云「從來有事貴深思，切莫輕狂亂動移，緩步危橋無失足，歧途須辨路東西。」；又問光均兄事，得三十八籤云：「履道坦蕩道途平，素旅何常有咎徵，元吉在上大有慶，厚德載物協坤貞。」，措詞似通不通，亦頗奈人尋味耳。後殿供奉六祖師，無量壽佛與聖父聖母塑像，殿用石牆鐵瓦建成，高入雲霄，寺前有飛來鐘，遇一甬瑞和尚，據告此爲老廟，同上封寺爲一叢林，和尚輪流至此值班。旋即返上封寺，走至谷應看過後，又到寺右藏經殿，見有李蓉西居士所撰，印光法師領銜定綜等九人所上之壽碑，附錄於下：

「南岳上封寺，古剎也。清曾文正公重新後，迄今百年，棟宇衰朽；湘主席何芸公開闢名勝，冠蓋往來，見寺傾險，諗師道高輿福，電召回山，駐錫於此；誓發宏願，改造兩廊，新建藏經殿，附設室社，供遊人憩息，登峯入寺者，無不羨贊吾師誠爲名山主人也。丙子春吾師週甲，名公製錦頌祝，同人等愧無供奉，建壽塔於寺側，衡嶽有靈，傳燈永照，與南山而並壽，豈第辭身壽世云爾哉」。

其旁爲心月了然兩禪師之墓。觀畢即經善光殿回南天門，此段路深林密菁，景物清幽；殿之建築則更雄偉，內部規模亦甚宏大，其中大樹葱蘢，多爲數百年的佳木，最特殊的是「洛陽球」和大玉蘭；再經峯火廠到龍池，這地方每屆驚蟄節前後，總有蝦蟆成千成萬的前來聚會，大的一斤多重，周圍附近，周轉而來，也不怕人，數天後又去；池後爲水月寺，有古檜樹及白菓樹各一棵，隔開一丈行路，可是同長在一根上；接着到磨鏡台，這裏有許多名人的別墅；馬祖庵是南嶽僧衆的公共祖堂，相傳懷讓七祖的弟子道一在此坐禪；讓問他坐禪做什麼？他回答曰想成佛，讓就取一塊磚在石上磨，他問先生說磨磚做甚麼？讓回答道磨成鏡子呀！他問道磚如何能磨成鏡？讓就說道然則坐禪何以能成佛？這段故事很富於哲理，足以發人深省的。繼到福嚴寺，樹木很茂盛的，古松銀杏，傳係兩千年前古樹，寺內供玉佛，八十八祖繪像和六朝時候所造的嶽神銅像；因走得乏了，就在寺內休息並吃齋飯；飯後出，見寺之左側石壁上刻有「極高明」三字，此即拜經台，再下去爲金雞林，樹木葱蔚，風景宜人；接着到南台寺，看到王湘綺鄉前輩所書的日本送藏經緣起碑和古繪貝葉佛像；以後並到天生磴，坡度殊陡，所以又名天雲閣，石級很多，大約總有一里多路長，向右走就到了聖經學校，是民國二十六年舉行軍事會議的所在；據抬轎子的說他們曾經抬過蔣委員長所坐的轎子，那時每人每天發給伙食

錢五元，又拾力兩元，已覺得是很豐富的收益，並且蔣委員長很能體恤他們，不時要垂問他們的生活狀況，或是吃過飯沒有，他們談話之間，總流露着蔣委員長仁慈厚道，却也難爲他們能受到蔣委員長偉大人格的感化，都是很敦樸的勞力者；聖經學校現在是湖南省立商專的校址，由此到黃庭觀，在集賢峯下面，峯頂的巨石當中有當年在此修道的魏夫人的脚印遺跡，觀在小峯的頂上，下臨絕壑，松竹之間，有山泉聲潺潺，環境異常幽勝，觀前的禮斗壇上，刻着「飛仙一兩個大字，觀內壁上刻有黃庭經，和我在九仙觀所看見的相同；到過白龍潭即取道回南嶽鎮上，兩日來已看了不少的名勝古蹟，我有兩個印象：

一、我總覺得南嶽的特點是有許多在歷史上有意義的古蹟，應當極力設法保存這些有掌故，有出典的長處；現在新的廟宇漸多，僧衆祇着重香火，致使名山的優異反被淹沒，希望管理當局着重於古蹟的維護，而不必提倡新興無意味的廟宇，庶遊客能曉得如何領略南嶽的景物。

二、南嶽山上的乞丐太多，聽說有的一天可以討到百兒八十塊錢，眞是儼然職業化，我以爲這不是好現象，與其任這些不勞而獲的遊民，利用香客的慈悲心懷，每天坐享收入，不如辦一所習藝工廠，納入做工，這樣叫他們不敢在道中行乞，於風景區的觀瞻也要好得多。

以上這兩點都是足以妨礙遊客的，頗需注意改善，不知管理局以爲然否耶？

回到旅社已是晚飯時刻，洗過澡後，鄧立俗女友周小姐來訪，十時睡。

下山時，途中遇到一個老者睡在路旁的草堆中，一個中年的婦女守在旁邊，當即下轎問明原委，知道老者年近七旬，由下步行上來預備到祝融峯頂上去進香，因年邁血氣衰，經不住這種辛苦，以致暈厥不醒人事，那中年的婦女見我走去，口中喃喃作語，說道：「老官子死捨不得幾個錢，叫他雇轎子，他定不肯，他這種歲數，如何走得這麼多的路？現在這個樣子，怎不叫人急死！先生！我們是由湘陰來的，我是長房，我們老官子的兒女都長大成人了，老官子去年曾經跌倒過兩次，幾幾乎送了性命，當時許下願心，今年要到南嶽來朝香，出來之前，家裏人阻擋，是我說了：老爺既已許願要去燒香，那總得要去的，我並答應他們好好的招呼；上山的時候，我說雇兩乘轎子，老官子不肯，堅持要走路；所以我坐了轎子先到廟裏，滿想他走路，隨後也到，誰知半天不見人，我心知不對，趕回來看，果然眩倒在路旁；先生，要是在家裏還可以躺下休養，在這半山中又有什麼辦法呢？問他的話，他又是老個不開口，怎不叫人沒了主意！」我看那老者衣服穿得整齊，團團子臉，知道家況不是不寬裕的，因問那婦人這老者平素有什麼病症？她回答說：「除了容易發暈，向來沒有什麼病症」。我知是血壓高，心臟太弱，受了累所致，再看他的眼皮不時朝上翻，知係大礙，因勸那婦人不必慌張，我帶有藥，給他吃些就可以好，於是取出萬金油給他擦在太陽筋上，又拿紅靈丹給他嗅了，又取濟衆水滴了些滴入他口中，不久他便蘇醒，於是對婦人說：把他扶上轎子，又對鄉下人說：你們那位做個好事，回家去拿一舖被窩來，讓他蓋上，到了山頂和尚廟裏就還；居然有個鄉下

人自告奮勇奔回家去取被，一邊但聽那婦人嘮嘮叨叨的說道：「聖帝爺，硬要求你老人家顯靈，莫叫老官子有三長兩短，要是死在路上，叫我如何交待啊？眞是有嘴辯不清咧！聖帝爺，求你老人家保佑，讓我們好好的燒過香回到家中去吧！」說着又拿出一把茶葉塞在老者的口中，說道：「這是神茶，嚼了好的！」我見他們向山頂出發，然後自己走了。

今晚光樂弟來言光達弟在夏令營，今日舉行出營典禮，光達弟所得各種獎章計有八個之多，爲全營得獎最多的一個：光達弟的品行學業都還不錯，此次薛長官召見營中優秀學員個別談話，他是五個代表當中的一個，或者還會奉派到重慶去訪問呢。這都是我們祖宗的庇蔭！

九月三日。與光增弟通長途電話，決定早車赴衡，當託季主任代購車票，又到余劍秋姻伯在山下所購置之田園去看看，茅舍數間，週圍植各種菓樹蔬菜，樸素無華，地處幽靜，足以想見主人的趣味高潔，繼到何芸公及趙炎公之農園與森林局之苗圃各處閒散一番，覺清氣宜人，避暑至爲佳適，左近皆古雅環境，尤足令人忘却塵俗；今日稍起涼風，已有秋意。

九月四日。七時起，由鄺君帶至車站看某家山地計藍山閘山林一所，連同上面所植桐樹茶樹，每年可收租斗谷二十五石，擬按當日穀價，每石作三百五十二元出售，因山地起伏不平，將來如要作用，須費人工不少，雖則原主願意行八斗按念三元廉價出讓，終覺其地勢不佳，如開工廠，又不如管理局能合用，所以未加考慮。繼到南嶽鎮上購些閒著名土產日光岩岑山菜等物，蓮花峯及獅盧羽等處所產茶葉，品質甚佳，但必須用峯泉來煮纔能得其眞香味，且此時新茶已過，舊茶較差，遂未購買。

九時許登湖南省公路局車，十時出發，車行甚速，十二時即抵衡陽大西門站，僱車到交通銀行放下行李，即到二六九號午膳，飯後至社會服務處閱各地報章，四時訪許吉安兄一談後，即去參觀培英對復興之籃球比賽，觀衆均稱讚復興隊，認爲裁判欠公，責難之聲時起，復興球員也不滿意於裁判員，其間曾一度停止比賽，經市長趙君勵氏出面調解，繼續再賽，不意十數分鐘後又因復興隊長和鬪，與裁判員理論，結果復興退場，不歡而散；我以爲此事觀衆應當負責，因爲：第一，培英是客隊，他們來衡表演，目的是替他們的母校籌募基金，花錢買票去看球，應當抱着連絡感情的意見，絕對服從裁判員的決定，相信他不致於處理失當，尤其不應當以旁觀者的地位去批評干涉；第二，復興的球藝無論怎樣高強，當日的確是佔的下風，雖說球運有關，究竟不致於相差分數如此之多，在戰敗的時候，和裁判員理論，在情理上總講不過去；希望觀衆以後看球賽，總以裁判員的決定爲最後決定，一經聘定某人爲裁判員，那末這場球賽應當完全聽憑他的制裁，高聲喊喊是不對的，如果這種風氣不能糾正，運動就失去了牠的意義和價值，因爲運動員第一要注重仁俠的精神及和平的態度，否則僅在勝負上面着想，便完全違反體育的最高旨趣了。晚飯後，到余劍寄宿舍訪王治杜宰中二君，九時跟交行車進鄉間與光增弟等閒談至一時始睡。

九月五日。早點有很好的浜格豆漿雞蛋稀飯，後陳仲明君來談，他是社會部全國合作社物品供銷處的協理，現祖

五一一二〇四

任東南分處的主任，承以最近情形見告：該處在南平，建陽，永安，龍泉等地設有供銷站，一年來供銷的金額約四百餘萬元，附帶還辦有服用廠，紡織廠，製鞋廠，印刷廠，皮革廠，刻木用品廠許多事業；購買的物品中以工業原料爲最多，輔助限政的推行，功用很大；我們交換了許多關於到淪陷區搶購物資的意見。午飯時，除陳君外，尚有侯厚培及袁家海兩君也是合作問題經驗很豐富的，另殷君和羅君則是新近由華北內來的，我們談得很高興；四時許進城，到仁濟醫院探望許大法君，晚袁處長在樂羣酒家召飲。

國際編譯社

社址　重慶大田灣四十五號

最近出版新書

美國政治經濟	何鳳山著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蒲耀瓊譯
使節與領事	周子亞著
外人在華之法律地位	李光夏著
中國國籍法	董霖編著
中國憲法	董霖編著
國際公法之原理與將來	董霖編著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	中山文化教育館譯
戰爭與作戰原料	國際宣傳處譯
妻治（抒情詩劇）	泰戈爾著
秋來時候（小說）	李素譯

溝通中西文化

編行　國際編譯日刊

INTERNATIONAL DIGEST

定閱

甲種紙本　半年六册　五十四元　全年十二册一百元

乙種紙本　半年六册　四十元　全年十二册七十元

零售　甲種紙本每册十元　乙種紙本每册七元

優待直接定閱　平寄不收郵費　學生及軍人照價九折

特約經售　全國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世界書局　青年書局　大東書局　重慶北方書苑

川康公路巡視

陳長風

西康這塊土被認爲蠻荒，而爲國人足跡不常到的地方，今日已在發芽滋長，形成了現代特殊的重要地位，過去爲了交通的不便，無形中引起了人們的隔膜，近年來，因爲公路建設的突飛猛晉，已揭開了令人看了興奮的廬山眞面目。這奔馳怒吼的四輪動物，把一批批新奇的東西帶到這邊遠的角落裏去。邊地的同胞，也利用了認爲新奇的交通工具，陸續到內地來，接受大時代怒濤的洗禮，交通發生了交流作用，因此引起了內地的人士對西康的重視，懷着去西康旅行，去西康瞭望的願望。

川康公路起自成都，去年冬季，已打通康省的腹地「甘孜」。川康公路局長駱美輪氏，是開路先鋒的領導者，駱氏在康省多年，深研藏文，常以藏語對邊民說建設第一，交通第一的話，邊民對他很尊崇，而且都很敬愛這位開路的領導人。川康公路經過拔海四千多公尺的高山，穿過廣大的原始森林，起伏不定的銀峯，蒼翠欲滴的蔭綠，配以奔放草原的牧羣，與服飾異樣的邊地同胞，織成了特殊的塞外風光。筆者於本年春日，由雲南經成都旅行到西康的北部甘孜，目睹了壯偉的高原公路建設，特將沿線風尙景物，略記於后：

「成都」是川康公路的起點，是抗戰後我國大後方唯一的繁盛都市，名勝古蹟，星羅棋佈，年來國人的足跡印在這片樂土上的，已指不勝屈，關於成都，似乎用不着再記。出南門即踏上川康公路，由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向西南進發，四十四公里處，是新津縣。

「新津」是西川與成都最近而繁榮的大縣，水陸交通，都很便利。水路由崇慶縣經新津可以直達樂山、瀘州。公路運輸，除川康公路局客貨車外，另有西川公路局及西康省運輸處車輛行駛，到樂山去的車輛就在此分路，現有四川公路局辦理客運。新津城中，街道整齊，市面尙稱繁榮，產米甚豐，銀行郵電局在城中均有設立。

「邛崍」距新津三十七公里，街市縱橫整潔，人烟稠密，城內有新老公園二處，老公園相傳是卓文君故里，花木夾道，魚池假山，如今留有文君井，及文君琴台，現在改爲茶社，是供遊客小憩的好地方。新公園中芭蕉成林，有曲橋荷池，極林園之勝。邛邑自古文風很盛，現在城中學校林立，計有縣中，蜀才，雲吟，敬亭，及天主堂專中學，其中敬亭中學在東門外，環境優美，有小華西壩之稱。西川有聲望的老藝家李高梧孫紹臣先生亦邛州人。城中有郵政電報局及農民四川等銀行及衛生院設立，並有戲院一所，建築新式。汽車正常行程，此地爲食站，旅客均在此午餐，經邛崍南河橋，一路地勢平坦，過了百丈鎮，就到名山縣界。

「名山」距邛崍五十五公里，距雅安祇十七公里，是西川邊縣，人烟稠密，產米極豐，街市直長，公路從街心而過，過此十里抵「金雞關」是川康交界的地點，過此即達雅安。

「雅安」爲西康的重鎮，縣城位於羌江南岸，川康公路幹線是沿北岸而行，不通過縣城。近年來康省的主席劉文輝氏，努力建設，雅安已變爲新的城市，街道寬闊清潔，槐樹夾道成蔭，市面繁榮。城依蒼坪山，有汽車路可直上山頂，高二百餘公尺，頂上係一片平原，有運動場及住宅，四周茂林修竹，濃蔭蔽日，身入其境，即有幽靜出塵之想。臨山俯覽，全城入眼，遙望東流羌江，白浪滾滾，頗爲壯觀。雅安新市區在東門外，目下正作有計劃的開闢。三十三年的春天，新建的鐵索橋落成，定名爲文輝橋，爲紀念劉主席五十壽辰而設的，橋長二百餘公尺，闊四公尺，橫跨於羌江之上，初臨其上，目覩急流於橋下直瀉，疾如飛矢，大有目眩心搖之感。雅魚，爲雅安名產，生長於羌江急流中，魚大且嫩而鮮，旅客抵此，必一嘗雅魚爲快，其味之鮮，有勝於西湖醋溜魚和黃河鯉魚，商店中爲便利旅客，製有燻乾出售。西康於民二八年建省後，工廠即相繼創立，大部份在雅安，如毛織廠，製革廠，化工廠，造紙廠，機械廠及水電廠，業務均稱發達。城中雖有旅館，然設備簡單，希望中國旅行社沿線設立招待所，則造福旅客矣。郵局電報局，醫院，四大銀行，教堂，戲院等均有設立。經雅安西行，過飛仙渡，地勢漸高，越始陽縣，即達天全。

「天全」距飛仙關二十六公里，離雅安四十一公里，城中居民四千餘戶，公路綫直穿過兩公里長之街心而過，市容清潔，有公園臨靑衣江，林木秀茂。當地出菊花石，可作印章用，花紋穿石心，產量不多，故甚稱貴。城中有郵政電報局，醫院及旅館。

「兩路口」已距天全五十一公里，都是上山灣道，公路傍山而築，此時已入森林區內。我國之大森林首推東三省，靑衣江流域則是我國西南有名的大森林區，位於天全寶興二縣，林週有二〇〇方公里之廣，川康公路路綫經過森林之南部。兩路口原是一小鎮市，現在設有車站，漸稍有市面，正常行程，以此處爲食站。由此西行，繼續上坡，當前爲拔海三千一百公尺的二郎山，車輛行駛於崇山峻嶺，懸崖峭壁之間，俯覽萬丈深淵，心旌不免搖搖，漸入林間，祇見雲杉密密，高聳插雲，終年煙霧迷漫，對面若隱若現，令人難辨方向，冬季山嶺積雪丈許，春季尚不化，崖上常結冰柱，根根倒懸，陽光射露，滿谷晶瑩，原始的林木，都披上了銀衣，這種壯麗的情色，在內地真是不易看得。每屆殷冬，山上積雪過厚，汽車就難通過，在二郎山頂上，有時遇着氣候晴朗時節，可以隱隱的望見世界第二高峯貢嘎山。翻過山頭，即謂之山陽，山陽則常常天氣晴朗，最奇的是一枝小樹都見不到，這大概是地質的關係。由山頂下坡，居高臨下，可一望數十里，山陽的氣候較山陰爲溫和，簡直像兩個季節，公路由山頂灣曲的一直瀉到山脚，即沿着大渡河到瀘定。

「瀘定」位於大渡河東岸，城市不大，房屋大都是舊式的建築，商業也不甚發達，然而出產的水菓不但種類多，而且質量極佳。瀘定鐵索橋，是歷史上有名的建築物，建於康熙四十年，長一〇〇公尺，橫跨大渡河上，於羣山懷抱之中，急流飛濺之上，懸索行空，有如彩虹，至爲壯觀。城中有社會服務處旅館部，醫院，及郵電局，給居民和往來的旅客不少的便利。醬菜是這裏名聞遐邇的土產，旅客經此，常購

之作爲餽贈禮物。順着大渡河西岸西北折，過瓦斯溝，就到了大渡河的上支流康定河，康定河中的巨石塊，被千萬年的急流冲刷得圓而光滑，可見水力之強大。如此一路曲折上山，聽水聲潺潺，看水花飛濺，很能夠添對旅途中的雅興。當流連不置的時候，一倏間就進了康定的東關，這時候才見到西康的眞面目，不同的建築，異樣的服裝，會使你感覺到特別的陌生，然而你亦會覺得非常的愉快和興奮。

「康定」是西康的省會，是漢藏貿易的樞紐，是康省政治的中心。康人稱康定爲「打箭爐」，相傳孔明遣郭達將軍在此造箭，而名打箭爐。康定位於三山峽谷中，北來的雅拉溝，南來的折多水，在城中會合而成康定河。在東關內之郭達山麓，闢有新市區，街道平坦，房屋整齊，社會服務處就在這裏。舊市區房屋沿河建築，漢康藏三族合居於城中，全市近三萬人。中山街，中正街是商業的中心，商店除漢人經營的外，亦有康人開的店舖，所售的物品，有印度來的英國毛呢料，花式新穎，內地買不到的此地都有，還有紅花麝香等珍貴藥材。遠遠望見屋頂上設有金葫蘆頂者，即是有名的喇嘛寺，寺內佈置莊嚴，新從內地去的人，初聽到寺中法器交響，號角齊發，會使你憶像到電影中印地安人之情調。北郊[illegible]溫泉，是康定居民唯一的天然浴池，有溫泉旅館設立，名點與樹，係于右任先生所題，房屋建築新穎，環境清幽，有家庭浴室，每次祇取費五十元。終年積雪的高峯，在康定就能看到，反映在月光之下，尤爲壯麗。康人大都能漢語，生活習慣則與漢人不同，他們的食料是「糌粑」，飲料是「酥油茶」，糌粑係用青稞炒磨成粉，用酥油茶調之，以手捻食之。酥油茶的製法：把茶葉放鍋內煮成濃汁，濾去茶葉，將茶汁於木製的筒內，再加食鹽及酥油（即奶油），用木棒在筒內上下抽動，木棒下端裝木片，形似打氣筒，使油鹽茶混合而成。他們住的屋舍，是用石塊壘成的，大都是分爲上下兩層，上層居人，下層養牛羊。他們的衣料多用羊毛織成的「毯子」，或西藏的藏片（呢料）所製成，男子的裝束，是寬袍大袖，長統皮靴，獸皮帽，身佩寶劍護身佛像，女子也是寬袍大袖皮靴，頭上盤辮，用紅綠紮花。他們很重禮節，很講客套的。康人對於喇嘛教信仰特深，康屬三十萬人口中，內喇嘛占四萬人，普通每家二子即遣一子爲喇嘛，他們一切生活都受宗教支配，行旅必先赴廟中祈禱，遇事即問卦喇嘛。

公路經市區而出南門，南門外有山洪爲災的舊跡，傳說亂石之下是康定的舊城市。由此過公主橋地勢繼續高起來。前面就是四千六百公尺的折多山，汽車由雲的下面慢慢的穿出雲的上層，好像坐在飛機上，耳鼓裏祇聽到馬達聲，看不到山腳，茫茫的一片雲海，遠無邊際，到了山的頂上，氣壓很低，呼吸略覺急促，這是沒有習慣的緣故。翻過這座山頭，沿着雅龍江上游支流向前走，是進了我國西部高原平地了，到營官寨的地方，回過頭來，能望見世界第二高峯貢噶山的主峯，兀立插天，終年積雪，遠遠望去好似一頂銀盔。這樣聳天的在萬山雲裏旅行，有時百里見不到人烟。過新都橋見有居民數十戶，大都是狩獵爲生。過此向西北走，公路是在廣大起伏的草原上蜿蜒着，途中隨時可看到一羣羣的游牧隊，烏拉運輸，這裏運輸的物資，東運的大都是羊毛藥材，

五一—二〇八

西運的是茶葉與食鹽。因爲沿途居民甚少，他們隨行都帶有帳幕，未晚擇地張蓬停宿，深夜輪流警衛，拂曉趕程。距新都橋三十餘公里有塔公寺，規模宏大，喇嘛衆多，相傳唐代文成公主下嫁於此。由塔公寺西行七十餘公里，路線經過高地原始森林，名松林口，此處海拔四千餘公尺，有溫泉，是遊人最好的地方，其中林木，多是雲杉冷杉，樹身直徑粗達十公尺的隨處皆可見，陰森森的一片，是珍禽異獸蟄伏的地方，車入林間，幾疑置身仙境。由此四千餘公尺的山頂，盤旋直下到拔海二千一百尺的地方，就到了道孚。

「道孚」距康定二百餘公里，從康定到此兩天的行程裏，都是高山綠水，看不到人烟，一到了道孚縣，就好像大海裏見到燈塔，沙漠裏遇到泉源似的，因爲吃的用的與通訊都需要接濟。道孚的市面，有漢人開的店舖，有飯店，有各種蔬菜，有郵電局，有很大的喇嘛寺，亦有天主堂，旅館是沒有的，因爲這路上除了自帶蓬帳的烏拉隊旅客外，就很少有游人來往。店舖與民家則時常做臨時的客棧，道孚產金，質地較康定佳。道孚傍鮮曲河，故產魚。過道孚縣，順着鮮曲河，繼續前進，約七十餘公里，就一直到鑪霍縣城。

「鑪霍」位於鮮曲河左側半山之上，市面不及道孚繁盛，居民大多爲康人，有郵政局設立。過此九十餘里，即爲甘孜縣。

「甘孜」是康北重鎮，雄踞雅礱江之東，商業繁榮，漢人在此開的店舖很多，有川商和陝商，英國印度的商品，上海天津的貨物，都用烏拉接運到此地來。甘孜的喇嘛廟的規模在康省境內是首屈一指的，建築高達數層，金碧輝煌，壯偉奪目。全縣有喇嘛數千人，班禪行轅一度曾節於此。今縣府址爲昔日之麻書土司官寨。東谷有乃龍山高峯矗立，相傳爲文殊道場，中間有一乃果洞，洞深漆黑，遊人點燭結伴而入，洞中岩壁怪石，形如神像，每年六月游人甚衆，均以一遊聖地爲幸事。出產除金子外，尚有珍貴藥材，如麝香，鹿茸，蟲草，貝母等。甘孜爲康北商業重心，爲康青，康藏，必經要道，交通工具，全賴馱馬。城中有三等郵局一所，交通部電報局一所，郵電交通，尙稱便利。

川康公路的終點不在甘孜，而在青海的玉樹，筆者此次旅行到此爲終點，承川康公路局招待，搭乘運輸車，得睹邊地風光，實爲欣幸。據川康局稱三十三年終可通玉樹，以後連接青藏公路，中印路線一通，則川康道上更爲繁榮，希望中國旅行社沿途設食宿站，則行旅無畏矣！

旅行雜誌叢刊

川康遊踪

易君左等著

是書包括遊記二十餘篇都十八萬餘言凡川康各地之名山勝跡都市風光無不網羅旅行者允宜人手一冊以供參攷

中國旅行社出版

安順苗夷的婚姻生活

陳國鈞

安順乃貴州西部最大縣治，人口繁衆，約有十二萬之多；按民族分計有漢、苗、夷等三族。苗族有花苗靑苗兩種；夷族則有仲家一種；因其地苗夷族與漢族均係雜居狀態，故易于吸收漢族文化，引起局部變化，惟苗夷族間許多流行習俗，不獨互有差別，且與當地漢族所行者仍然大異，以苗夷沿用之婚喪習俗作例，最爲顯明；蓋安順苗夷極重視婚喪大事，全部生活幾爲此兩件大事所支配。爲婚喪計，往往不惜犧牲一切，有時在經濟上所蒙受之損失尤爲重大。茲據實際調查所得，先將婚俗列述於后。

一、訂婚

（一）花苗之訂婚——安順花苗子女之婚姻配偶，大權操之家長。普通訂婚，多在幼年，約在十歲左右。其男家父母在跳花，跳場或其他集會之時，聞見某家姑娘賢美，乃先請一位與女家相知之人迎晉，此人即媒人；媒人初次往女家時，向女家之父母提親，雖蒙應允，僅作初步之允諾，女家須將男家之家庭情況，生活環境以及男孩是否勤力工作，有無不軌行動，經調查詳確後，方正式向媒人認可，并告以姑娘生肖；至此時，媒人轉告男方家長，將男女生肖相配，以雞與狗，牛與羊等爲最宜；配合後，媒人續往女家，洽定日期，偕同男方家長及男孩往女家「看親」。至期，媒人偕引男方家長，男郎由未婚男子爲陪郎，另有叔伯或寨中長老二人，共約六人或八人前往女家，此時女家早已備筵款客，席間兩家談笑甚歡。若男家尚未見過姑娘，可由媒人轉告女父令其姑娘出見，姑娘由一女伴攜手而出，在衆人前來回行走三次，（此猶如場壩上買賣牲口，看牲口走時有無破綻然）走畢，姑娘與女伴退避鄰家。席間媒人又詢女父：「汝家姑娘願攀此門親否？」女父即以此語轉告女母，女母往鄰家試問其女，如女不願，則此件親事即告不成，男家飯畢祇可快快而歸，惟此情形殊不多見；若男女兩方原已相知者，姑娘亦可不必出見。

花苗婚事須送女家財禮（即聘金），過去不論貧富皆由男家出六兩四錢銀子，今須國幣一百元以上，有多至三百元者，其意義有二：一爲姑娘製服裝之用，一爲結婚時女家備置陪嫁物之用。此種財禮由媒人在未看親前已與女父說定數目，至看親時男父須預繳一部份，當席由媒人點繳於女父，餘數至結婚期前掃數繳清。女父收此財禮後，即命人購一大猪，二只猪腿須贈給媒人與男父，隨來之長輩各得一塊重約一斤之猪肉。當晚男家衆客即在女家留宿。翌日，女家具酒肉，宴請男家來客及寨中諸親戚，約設五六席，早晚共三次。赴宴之衆親戚須各送賀禮，內親（即姑、表、舅等）送一袋白米（約五升重）及一罈燒酒重約十斤，其他親戚均送白米二升。晨餐名「過早」，請衆客吃甜酒釀與糍粑；中午擺正席酒，每席有八大碗，爲炒辣子，豆腐乾，白切肉，紅切肉，豆芽子，千張肉，排骨，鹽蛋，粉條海帶（不用雞鴨）等。晚上爲便餐，餐畢，女家寨中有婦女十餘人擠湧而入，在堂屋中放一盆洗脚水，爲男家來客及其他客人中之尊長者行「洗脚禮」，由長及幼，先用草灰抹脚，再用水洗淸，輪至男父男郎時，尤須多洗數次，有洗至七八次之多者，每次須擲錢於盆中（前用制錢，現用銅元），洗脚禮畢，衆客始興盡而散。惟男家來客仍在女家留宿，至第三日「過早」後，始告辭離別，女家須以姑娘手製之繡有花履贈給予男郎與陪郎，以爲紀念，并另請一同寨人挑負猪腿與猪肉，贈送來賓，女方父母及同寨親戚送客至門外時，男郎須回禮跪拜，於是大禮告成，各自返家。男家親屬返家後，須將女家所送之猪腿配以佳肴，宴請寨中諸親，宣告其子已與某家姑娘訂婚，衆人咸須舉杯慶賀，盡歡而散。

（二）靑苗之訂婚——靑苗婚姻之大權與結

婚年齡，大致與花苗相同。父母欲為其子聘親時，須挽請親戚中善於辭令之老婦為媒人，向某女家說項，經媒人往返數次說妥之後，男家又須請兩位能言及命好之男子（有父母妻子者），俗稱「押禮人」，赴女家說合，入門即與女家父母行跪禮，并道：「現在某家娃娃（即孩子），要我們來做個人情，將衣要送你家洗，破衣要送你家補」，語畢即出門，行數步又返，並告以「改日我們要到你家來吃喜酒囉！」女父對曰：「你們倆莫非走錯路了？」兩男子答稱：「我們大路一直到你家的！」至第二日，兩男子又赴女家早餐，此時如女家允許此件親事，則用青菜白菜款待來人，如不允則用豆腐享之。此兩男子，食畢並不多言即歸男家覆命。如未蒙女家允許，此時即告一段落。如蒙許諾，於即日傍晚，兩男子須復至女家，入門時，全家早已避出，僅有一能言及命好之男子在堂屋等候，兩男子即由此人招呼上座，兩男子由袋中取出土菸葉，裝與此相陪之男子吸用，但不可接受，且曰：「失禮！豈敢要客人來裝烟？」男家來人即道：「好說！今天要仰仗你老人家（尊稱之詞）討一個東西！」相陪之男子問曰：「要什麼東西？」男家來人道：「我們向你要個雞！」又問「要什麼雞？」答：「要個箐雞！」陪客又曰：「我們地方光淌淌，雞是找不到的。」男家仍道：「貴處是深山老箐嶺，不會沒有的！」至此相陪之男子無言以對。遂於堂屋後提出一雄雞，并取出一水盆，中盛滿水，將雞頭按在水中溺死，拔去全身雞毛，擂去雞頸，由男家來人伸手拔出雞舌。如拔出時為一完整之舌，則此一對夫婦結合婚必能順利和諧，若不幸拔斷，則將來新夫必不和合，青苗稱拉雞舌為「雞卦」，又稱「定庚」，實等於漢人之「取八字」，經過「討雞」與「拔雞舌」等手續後，男家來人即辭出女家，返至男家報賀，男家又須宴請戚族以誌慶祝，至此，青苗之訂婚禮始告完成。

（三）仲家之訂婚－縣內仲家與漢人過從較密，其習俗與當地漢人漸趨同化，婚姻當亦不能例外。仲家婚姻概由父母主持，子女必從父母之命及聽媒妁之言。普通男子五六歲時，父母即為之議婚，請一家族中老年男子為媒，俗稱為「作紅人」。媒人至女家提親，必須往返數次，始得女家正式同意，初次談時，女家父母必告媒人：「我家女兒還小，請你向別條路上走走！」此為推延之語，如云：「費心囉！慢慢再來！」此表示女家已有允親之意，女家必至數次提親始應，蓋因非如此不足顯其女兒之身價，否則易使族衆之人輕視。既得女家應允，男家必又請媒人往女家討口八字（口告之八字），由男家請人合配，并擇定某吉期往吃「訂婚酒」，復由媒人通知女家，并隨帶首飾，布疋，茶食等禮物。至吉期，男家之母（無母以嫂代）與族中之老婦一人攜一母雞及二斤水酒，相偕至女家，女家應殺男家帶來之雞，設宴款待，並延請寨中老婦（每家一人）及年高男子等作陪，賓主盡歡，俗名此宴為「吃雞酒」，是晚，男家來客宿於女家，至第二日清早即歸。仲家之訂婚禮大概如此。

二、結婚

（一）花苗之結婚－花苗結婚年齡，通常在十五歲至十八歲之間。訂婚後，男女兩家過從甚密，家主見彼等兒女已屆成年時，男家請一位能看八字者，擇定接親日期，大概均在一年中之十月十一月。在接親日之前一月，男家請媒人將訂婚時所議定之財禮如數補足，并告以接親日期，女家若愛惜新婿，亦有議半數之財禮者。財禮既交清，至接親期之前一日，（路近者當日），男家請未婚之男女各一，往女家迎接新娘，亦有令新郎親迎者（親迎者須備酒肉為開門禮）；女家於前一夜，請定未婚女子數人陪伴新娘，不待天明即須穿著新服，準備齊全，新人撐一把紅色布傘，即偕男家派來之迎親者與女家所派之送親男女數人同行，由一男子提一盞有亮之燈籠引路，至中途天亮始吹熄，一路切忌四眼人（即孕婦）窺視，行抵男家時，其家已在門口地上放一馬鞍，先由家中之年長者，提一雄雞在新婦頭上繞轉數次，並在雞冠上刺血少許滴於門上，同時口祝吉利話（如恭賀你家添人口，從此以後夫妻雙全，發千發萬，兒孫滿堂等語）祝畢，新娘躍越馬鞍進門，送親者亦即隨入，客房中坐息。女家俟首批送親者出發後，男邀一批送親男女數十

人，抬扛送親禮物繼往男家。禮物不外牛一條仔豬二只，雄雞一對，藉供男家招待親友之用。是日，男家須將家中大小房間打掃乾淨，以招待女家男女來賓及一般賀客。花苗住宅，原都不大，又因牲畜能多生，故猶將畜舍作為招待之所，藉示吉利之意。各親友來賀者，各送水酒一罈，白米五升為禮。當日主人須招待衆人便餐，夜間衆客咸不得就寢，新人亦與衆客坐以達旦，終夜說笑歌唱不息。蓋花苗結婚，只重新婦入門，不重洞房也。次日清早，新郎與寨中男子數人，備具茶食一封或牛肉一包，往女家親接岳丈到家。早餐並不豐富，僅食甜酒釀及粑粑等物。早餐後，男家即屠牛殺豬預備筵席，同時以大甕貯酒，抬至屋院中，以矮長桌若干排成長條，桌上擺酒數十碗，分給衆客，家主請一善於辭令者站立桌旁，高呼：「現在我來當主人家開酒店，請衆位來買酒吧！」於是衆客順次至桌旁飲酒，賣酒者必問：「酒好否？」飲者答：「好！」，賣酒人又曰：「酒好要錢買」，此時飲者須擲錢於桌上，賣酒者若說不足時則仍須增加，至相當數目方休。新郎之父須立桌旁恭手道謝，衆客均須參加，無一可免。桌上衆客所擲之錢，由男家收存。賣酒既畢，男家又設席款客，賓牛肉一大鍋，衆客各取一碗先食，席上陳列各式菜餚八大碗，伴以米酒，自晨至酉，自酉至旦，非醉不休。新娘在客房與女伴談笑，并不出外招待。第三日衆客早餐後紛紛辭別歸去，僅存新娘與陪娘，留在男家。約住三日，陪娘先歸，由男家備以藍布一匹，遠客亦均紛紛散去，此時家中始收拾新房，男女方可同房。約逾半月或一月後，新夫婦相偕歸寧，名曰回門，並備米一升，酒一壺，雄雞一隻，為回門禮物。女家邀衆款婿三日或一二日，仍令女偕婿歸夫家。居數月，婦仍回娘家居住，逢年過節，及插秧收穀時，夫婿往迎乃歸。惟均係暫住，與作客無異，直至生子女後，乃歸夫家久住。

（二）青苗之結婚——青苗經訂婚禮後，至男女成年時，男家父母即為子接親，定期後由媒人通知女家，屆期男家遣一族中老婦往迎，女家須請一年齡較新娘為幼之少女為伴，新娘與伴娘由老婦伴至男家，極受厚待，終日與女客為伴，夜亦同宿。男家設筵款待親友三日，情形與花苗同，親友來賀者，各具酒一壺（約五斤重），米二升，或送錢若干。過三日，遠近賀客陸續辭去，新娘與伴娘亦即歸家，婿亦隨往，并使人抬粑粑三枚（二枚贈新娘，一枚贈伴娘），酒一罈（約五斤重），大豬腿一條，糯食二封，雞蛋鴨蛋各十二送至女家，名曰「回門」。新娘先抵家中，與家人全避屋外，請一福德雙全之男子在家迎候，新婿進門時，該男子賀以「今天好天好日，姑爺進得家來，發千發萬，多子多孫！」等吉利話後，女家父母始由門入內，新婿向岳父母行跪拜禮，禮畢，女家遂設筵款婿，席極豐腴，婿住三日後，攜雜包（隨意之物）獨歸，新娘仍住娘家，逢年過節或夫家需人幫工時，可由婿家使人迎歸，但夫婦不可同房，住數日即回娘家。約逾半年後，在陰曆冬月之時，男家可請一男子抬豆腐五大塊，酒一壺，鴨子一只等物至女家，告以某日「過禮。」屆時男家有兩男子（即押禮人）與婿攜財禮及米五升，酒一罈等至女家，屆時家人又須避往他家，先請一善于辭令之男子在家中守候，婿等入門時，押禮人即將財禮（青苗財禮昔日多用銀子，定為六兩四錢，現改用銀元多為十二元）與其他禮物交與迎候之男子，且云：「我們沒有本事，這些微錢拿送親家去做針線嘛！」此時，女家父母等即相率入門，婿仍須向岳父母行跪拜禮，女家即款婿留宿；次日女家須派人往請男家父母，來時又須略備禮物，女家即宴請衆親，席間男家父母交一紅布小包與押禮人，內包銀錢（過去用銀子時為七錢，今為二元），由押禮人將包置於席上，新娘之母舅須起而取之，且曰：「這包我來幫你看看，是銀是金？」同座者即齊稱：「這包是送你舅爺的！」此錢名：「外甥錢」，例歸母舅領受。男家衆客在女家共住五日，第四日始歸家，女家須贈送新婿新衣一件，花腰帶一條，粑粑數個，雄雞一只，雞蛋十個等物，歸後三日，男家使人迎媳至家，夫婦始可同房，但新媳仍常回母家，直至生育後，乃在夫家常住。

（三）仲家之結婚——仲家結婚年齡較花苗或青苗為遲。將結婚時，男家亦先擇定吉期具

五一一二一二

備豬腿糖食酒及財禮數十元（十二元至八十元），請族中男子四人或六人抬至女家，通知女家婚期，女家受禮物後以酒肉款待來人。婚期之前一日，男家預備大豬腿一只，豬肉四斤，糍粑一挑，請族中青年男子三人，女子一人，送往女家，名曰：「上頭菜」，女家請族中子女較多之老婦數人，爲新娘梳髮，以髻鬱之，名曰「上頭」，男家所送之『上頭菜』意在酬勞梳頭者。婚日，女家先在祖先神位前及土地廟各燃燭一對，新娘偕一未婚伴娘出發，由接親人在前引導，另有送親男子數人提兩盞燈籠隨往，與接親人對罵不休以爲吉利，甚至有出手動武者。行約半途，送親人仍返女家，接親人則與新娘伴娘等還抵男家。未入門前，男家已預置一粑於門限內，新娘須由粑中踏過，伴娘與其他婦女則可不必。新娘與伴娘等不敢稍離寸步，故親友欲睹新娘者甚易於入門時辨別之，且仲家新娘之衣飾與平時裝束無甚區別，混雜於伴娘及其他婦女中殊難辨別焉。新娘入門後，先由衆女眷引往廚房內略坐，旋即出門至鄰家息宿。男家父母於新娘入門時及在鄰家住宿時，皆須與新娘迴避，否則將來到家時翁媳間必不和睦云。新娘入門後，男女兩家賓客齊上門慶祝，並餽送賀禮，至親均送布疋，竹，酒米及雞鴨等物，其他親友可隨意贈送錢物，不拘多少。主人先以稻草鋪於畜舍，此時即在畜舍中大陳筵席以款待衆客。近年來富有之仲家，遇婚事時亦多改息而不居畜舍者。席間飲酒唱歌之情形與花苗青苗同。至第三日天明，衆客各帶主人所贈送之糍粑數個，一鬨而散。新娘與伴娘俟入門拜見翁姑後亦即歸家。過數日後女家使人迎壻「回門」，款待二三日始歸。以後逢年過節與栽秧收穀時，夫壻照例可接女來家，初次僅住一二日，爾後來往次數漸多，夫婦感情亦因而漸密，居住時日亦較久，夫婦各自之「換表」（即男女自由戀愛，有外遇謂之換表）舉動亦漸減少，迨至生子女後，即在夫家長住不歸。

安順各種苗民間通常之結婚程式，已概如上述，惟貧富之家，其結婚手續稍有簡單與繁重之區別，此外尚有數種重要之婚姻方式，如再婚，招贅，離婚，童養媳等，茲均分述於後。

三、再婚

所謂「再婚」者，爲包括男子之再娶與女子之再醮。安順苗民生活多半困苦，各族間之再婚儀式，向皆簡單，遠不如上述結婚手續之爲人重視。安順苗民婚姻大都一夫一妻，少有娶妾者。通常苗民男子之再婚，大多由于喪妻失偶，所娶多係再醮之女子，女子之再婚，多因丈夫死亡後，或不能生，或受翁姑虐待，或遭妯娌欺壓，不得不再醮者。再婚之儀式，在各種苗民中亦多大同小異，事先亦須經媒人數次說合，財禮略少於普通結婚時之流行數目。當女子離家往男家時，按花苗之俗習，由母家請男女八人或十人陪送。女子撐傘抵男家時不可入正門，須在屋後或屋之兩側破牆而入，如倫竊然，入門後男子邀衆請酒一日，衆客可不必送賀禮，夫婦當日可同宿，逾十數日後女子回母家略住數日，即歸夫家常住，無結婚時之「無子不坐家」之例；按青苗之俗習，女子須由男家派人引接至家，亦須躍過馬鞍入門，餘與上述花苗之風俗同；在仲家中女子入門情形頗似青苗，惟再醮女子入門時，男家須請一鬼師與一男子在前阻行，鬼師唸咒語，該男子裝作女子前夫，怒目以向女子，并將打碎之破碗用白紙包好紛擲於地，須索得男家金錢若干，方讓女子入門，此名曰「死要錢。」。

四、招贅

安順苗民家庭中如僅育有女，或其女成長，而其子尚幼時，（耕種田地等事乏人照料，遂有「招贅」之舉。各種苗民中所流行之招贅程式大都相同。事先先由媒人說合擇定迎娶日期後，女家請男子一二人往男家迎接，男家須備具禮物數種，新郎穿新衣與其父兄等約七人，由原媒與迎者引至女家，俗稱「入門」（青苗男子入門亦躍馬鞍，如新娘然），女家設宴款待，并邀集親友作陪，席間賓主甚歡，即席請能寫字者代立招贅之「抱約」爲據，其「抱約」字據如下：

『立出抱約字人〇〇〇。爲因所生子女尚幼，農工困難，得承〇〇〇親誼，願念至親請特於中間作紅。招〇〇〇之姪〇子〇〇與小女〇〇。配作爲半子半壻。日後農工

由伊負責經手買賣，餘者送還。家庭和睦，夫妻親愛。三代准其聽使還宗。若有分家產業按規分給。不得輕彼重此。今因人心不古。特書案立出抱約一紙。作據。

憑中人　〇〇〇。

〇〇〇。

中華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〇〇〇　〇〇〇　合立」

男女兩家合立「抱約」過後，媒人即起立隨意致吉利詞，如花苗常謂「天爺爺幫助中間搭棟樑，使雙方成親家，男女結爲夫妻，男子到家須勤作，侍奉雙老，女子不能隨意放蕩，必要承歡夫壻。席終客散，夫婦當晚同房，男子常住女家，改爲女家姓名，呼女父爲父，偶亦常回自己家中作客數日即回，親生父母如以嫁女相待。苗俗招贅之壻有「三代歸宗」之例，第三代贅婿之孫即得歸原族。

五、離婚

安順苗民在結婚後，常有離婚事件發生，吾人據縣府及各區公所中所理苗民訟案，亦有離婚之案件。據苗民之離婚一事，究其原因，有爲婆姑不相容者，或爲家庭生活困難者，或因一方另有新歡者，惟此三種原因，尤以男女雙方有外遇而離異者爲最多。蓋安順苗屬男女間之交往極爲隨便，一經相熟，甚易親暱，在跳花，跳場，向月趕表及其他喜慶集會等場台中，一般青年男女，不論已婚未婚，莫不趨之若狂，男女雜沓，已婚男女亦往往易於另結新歡（未「坐家」前之夫婦尤爲容易）夫婦情感常因而破裂，終於離異。惟苗俗男女離婚，向有「何人先發動者，即由其出錢」之慣例，故苗民夫婦明知對方已有外遇，但爲避免出錢起見，初皆隱忍不言，且苗民視被離女子爲「不德」，多數女子尤不願作離婚之發動者，但至忍無可忍之時，夫婦感情已至無法維持時，總有一方或男女雙方提出離異。將離婚時，女子不必逃歸母家，由母家之人會同男家親友數人設席協議，如當場說妥，即立寫「包休書」，否則必成訟案，各訴諸於區公所或縣府。苗民離婚手續簡易，多數由親友協議即可成立，常不致引起訴訟，僅遇有絕少數斷蹟者追索詐欺對方時，乃致訴訟不休。苗民離婚時所立之「包休書」，以往沿用木刻缺口，各執一半爲憑，由發動者出酒席費並抵償對方婚時之損失；目前苗民多請人在席間代寫「包休書」，代筆者由主動離婚者給與「筆金」（有多至二三十元者），該「包休書」通常有三種格式，茲依式錄之后：

第一種男女同時提出離婚之「包休書」格式：

「具立休書字人〇〇〇。前經媒聘得娶〇〇家第幾女爲妻。數年夫妻不睦。致使鬧造親家有仇。〇〇人念在二比好意歸親。成爲一家。不料彼此兒女反目不睦。遂經〇〇〇中間勸解。斷絕夫妻。將賠衬奇物歸還。以後各自男討另嫁。不得翻悔藉情，如有此情。甘罰五十元以上之數。以作修路之誼。今人心不古。故特當衆立休書字一紙。各存一張。作據。

休書人　男〇〇〇　女〇〇〇（指拇印）

憑中在場人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押字）

中華民國〇〇年〇月〇日　男〇〇〇　女〇〇〇　合立」

第二種。男方提出離婚之「包休書」格式：

「立出包休書人〇〇〇。前憑媒〇〇人說娶〇家之第幾女〇〇人爲妻。數年無異。因係〇人與〇家之女通情。日不歸家。夜不同床。此非夫婦之理。查其情節。實係〇〇不願與〇〇〇之女成家。由〇〇央請中人上門。說斷[illegible]制出洋〇〇元以包休。任其男嫁另討。自了結後。二比不准翻悔。倘有翻悔願加十倍處罰。一半作地方公益。一半送〇〇〇之女針線之資。恐後無憑。特請中證人立明包休字存照。

〇〇〇（男子本人左手拇印）

硬就人〇〇〇押

中華民國〇〇年〇月〇日　〇〇〇　立」

五一—二一四

第三種，女子提出離婚之「包休書」格式：

「立出包休永無後悔字人〇家第〇女〇〇入。憑媒證〇〇人作証。嫁與〇〇〇為妻。不料夫妻失和。三天兩頭跑。不歸夫家。至使父母失望。究其理由。實係此女不願與〇〇〇當家料理。該為〇〇另討一女。惟念二比親家之好，不過兒女所作。經中人斷令〇〇出洋〇〇元。助伊另討。當即完清手續。其有所穿新舊衣裙。准其拿回。至於牯騍牛猪等物。不得收回之理。此係自願並無勒逼。恐口無憑。故立包字一紙。為據。

〇〇〇（女之父或兄弟右手之手拇印）

憑中硬就人　〇〇〇　〇〇〇（押）

中華民國〇〇年〇月〇日　〇〇〇　立」

六、童養媳

安順苗民生計困難，已縷述於前。惟苗民限于習俗，結婚時「財禮」「請酒」所費不貲，斷非貧家力量所能及，故一般貧苦之苗家，為節省子弟婚娶費用計，往往早年撫育女孩，作為「童養媳」，迨至男女年齡長大，擇吉成婚：事前先請媒人（多係老婦）通說，待雙方家長談洽後，請人寫一張「撫約」書，雙方各執一張，乃擇定某吉日，經原媒引至男家，女孩除隨身穿着數件衣服外，並無他物攜往。一經過門即常住男家不再歸家。此種女孩大都出於貧窮之家，送出之後，家中可減省撫育費用，但在領養之家，多一工作人員，而使其擔任家務或農事等輕便工作，雙方各有其利，故安順苗民間「領童養媳」之風，頗為盛行。惟姑媳間之情感，當不若親生女之佳，虐待之事，亦間有所聞焉。

故語新釋

十中

和氣生財，是商業社會最著遍流行一句話；但是若干年來，這句格言的內容，已經逐漸變質了！

從前的老闆們，見有主顧進門，無論貴賤貧富，總是和顏悅色的表示歡迎，任憑主顧選看貨色，討論價目，縱或一樣不買，老闆們絕無俗容，甚至奉茶奉煙，使主顧不好意思空手出門，縱然貨色本不合意，亦要多少買一點；再不然這次不買，下次補償，這纔夠得上是和氣生財。

現在却不然了，現在主顧走進商店的時候，老闆們視若無覩，如其衣履寒傖一點的，甚或先受到一個白眼的歡迎或被猜疑為竊盜。如其有東話兩，評貨還價，更要惹起老闆們的焦燥，這時候疾聲厲色，直可拒人步之外，使光顧者感到自討沒趣，而趕快得退出店門以外。

由于這種事實上的變質，所以這句古諺，不得不改變讀法。從前和「和」字原是形容詞，現在應該當連繫詞讀。這就是說，「財」是的着「氣」一起生出來的，這一面方在生財，那一方却在生氣。再不然，讀法依舊，而把這一句話分作兩截，主顧與老闆各上一半。就是說，作主顧的應該和氣，而老闆們却應該生財。因為主顧是有求于老闆的，而老闆却無求于人，不怕你們的法幣不走進我的皮包!? 如此解釋亦通。

白魯塞爾

馮朱棣

自巴黎乘火車東北行，經聖昆打St. Quentin蒙恩Mons抵白魯塞爾南車站下車。

白魯塞爾爲比利時都城，又爲勃拉奔 Brabant 省之首邑。六世紀中，始由聖甘理 St. Gery 建城於塞恩河 Senne 畔。十世紀中，稱此城爲 Brucsella。嗣後弗來米文稱爲 Brussel，比利時文稱爲 Bruxelles。更迭屬於奧地利亞、西班牙、法蘭西、荷蘭等國。至西歷一八三一年，始由比王來沃派爾二世 Leopold II. 定都爲新比國京城。塞恩河流經本市西隅，由長達二十八公里之運河，貫通魯配爾河 Rupel，再由軒得河 Schelde 通入海口。

市中心區爲舊城，向有城塞包圍之。十九世紀中，拆除城垣，就其遺址，築環城大道，並於兩旁及道中，遍植樹木。現大樹成行，濃蔭夾道，巴黎及白魯塞爾均有此種大道，卽稱之爲 Boulevard者是也。現時地名，如南路南端之阿爾門 Porte de Hal滑鐵盧路北端之那慕爾門 Porte de Namur，均不復有門，而襲用舊日城門舊名，與上海自洋涇浜填平築路後，地名尙有襲用舊日橋名者相似。該市圍繞市中心之環路，北端爲四方形，南端爲半環形，全長約八公里，各段名稱不同，如北端爲盎凡路，植物園路，南端爲滑鐵盧路，南路等等，市中心以外各街道，則爲十九世紀中新發展之市區，卽新城也。

比利時各大城，如盎凡 Anvers、根脫 Gand、不魯日 Bruges 等處，市容尙有保存弗來米 Vlaanen 舊式者。但白魯塞爾則全爲新時代式樣，不復有弗來米式舊觀矣。市內地勢，高下起伏，就其地勢，分上城下城及外城。

一、下城

（舊城由環路包圍之，內分上城下城兩部）

下城以北車站 Gare du Nord 爲集中點，車站前廣場一片，旅館圍繞之，各種街車，麕集於此。右轉爲盎凡路 Boulevard d'Anvers 左轉爲植物園路 Boulevard du Jardin Botanique，均係環路之北段。道路修廣，樹木成蔭，散步勝地也。正對車站之大道，名阿道爾夫馬克斯路 Boulevard Adolphe Max，由此南行，直抵南車站，商店林立，車水馬龍，爲縱貫下城之通衢。

南車站 Gare du Midi 前爲南路 Boul. du Midi，環路之南段也。

大廣場 Grand Place 在下城之東隅，適據舊城之中心，方場一片，房屋圍繞之，道路四出，市聲喧鬧，周圍房屋，建築宏麗，大都爲一六九五年被法人摧毀後所重建者。如貨郎大廈 Maison du Renard 油脂商大廈 Maison du Sac 麵包師大廈 Maison des Bouiangers 等，均係十七世紀中之古建築，昔日之同業會所也。廣場西南隅之市政廳，尖塔高聳，雕刻精緻，尤覺美麗絕倫。

市政廳 Hotel de Ville ，位大廣場之西南隅，十五世紀之獨立建築。全屋爲長方形，內多古畫壁畫及彫塑，繪本市舊景，以及與本市有關之歷史人物，如卡爾 Charles 馬克西米里亞 Maximilian ，菲里潑 Philippi 等等之畫像。前屋正中，尖塔高聳入雲，高九十公尺，登其巔，可俯瞰全市。

市政廳之對面爲王室大廈 Maison du Roi ，中設本市之歷史博物院 Musee historique Communal ，陳列本市各種房屋之模型，各種磁器及紀念幣，本市之史蹟等等。

由大廣場南行，在來康佛路 Rue de l'Etuve 轉角處，有 Manneken Pis 噴泉，鑄裸體小孩銅像作溲溺狀，水即由此流出，設計頗見匠心，十七世紀之舊物也。

聖勾豆勒教堂Sainte Gudule 在大廣場附近東北，建聖勾豆勒廣場之中心，中爲尖形正門，兩翼左右高聳，高各達六十公尺，式樣有似巴黎之聖母教堂 Notre Dame ，十三世紀中之著建築也。中多玻璃畫，繪本市史蹟及歷史人物。

中國塔 Tour Chinoise，在北車站右側附近，方塔五級，銜鐸丁東，如入國內梵宇中。

南路之最南端，名阿爾門，當街有特殊建築一所，南半部爲半圓形，北半部爲圓柱形，係就十五世紀中之要塞原址所改建者，現爲兵器博物院Musee d'Armes et d'Armures，陳列古今兵器及甲冑等。

二、上城

由下城之大廣場東行，經瑪特耐納路 Rue de la Madeleine，地勢漸高。由此曲折登臼，經林木深處之山路 Montagne de la Cour ，以達王宮 Palais du Roi 。本爲十六世紀以前勃拉邦公爵之舊宮。據綠陰深處，前臨廣場，面對公園，舊城中之勝地也。

公園長寬各里許，有池沼林木之勝。西側之王室路 R. Royal ，踞高臨下，可俯眺下城。下城之各大建築，均在指顧間。路之北端左側，踞大獅石座，爲比利時軍人俱樂部之進口，有圓柱高聳天空，由柱內盤旋上升，約二百級，以躋其巔，全市在望。

王室路之南端爲攝政路R. de la Regence，正對本市著名之大建築裁判所 Palais de Justice ，圓頂高聳，氣象莊嚴，落成於一八八三年，爲十九世紀中全世界著名大建築之一。地據全城高處，可遠眺全市，門前爲一大廣場，左側石欄臨空，可據欄俯瞰下城。

攝政路之北端，經右側之環門，以達博物院廣場，王室圖書館 Bibliotheque Royale 在焉，附近爲美術博物院Musee Royaux des Beaux-Arts ，收藏古今畫家之作品，如弗來米畫家魯朋斯 Rubens、比脫爾 Pioter、狄克 van Dijck 等，均有其名貴畫幅。

三、外城

外城者，環路外圍之地區，亦即新城也。由上城公園東行，由公理路 Rue de la Loi 南向赴來渥頗爾公園 Parc Leopold 樹林深密，林間有小湖，湖中有小洲，布置優美，風景宜人，園之南端有自然歷史博物院 Museo d' Histoire

Naturelle 收藏比利時古代及現代之各種動物，有白堊紀中之各種巨大爬蟲類，就中最珍貴者，爲一八七七年在 Bernissart 出土之大蜥蜴 Iguanodon 骨骼二十九具。

由此東北行，以達五十公園 Parc du Cinquantenaire 係就一八八〇年世界博覽會遺址所改建者。一八八〇年爲比利時立國五十年，故命爲五十公園。園內道路整齊平直，園門之三洞環門，高闊偉大，遠處卽可望見之。園內有歷史博物院及兵器博物院各一所。陳列比利時以及埃及小亞細亞希臘羅古等處之古物，以及各種兵器。

由裁判所穿滑鐵盧路循魯易斯路 Aveune Louise 東南行，遙望大樹參天，綠蔭匝地者，弓森林 Bois de la Camber 也。大樹成林，道路紆曲如弓，委延曲屈，盤旋於綠蔭中，如入深山大谷，誠散步勝地也。林內有小湖，小洲孤立湖心，上有餐館，遊人多就食焉。此林長二公里，廣半公里，實係該市東南郊沙阿匿大森林 Foret d: Soignes 之一角。

弓森林北隅國家路 Aveune des Nations 上之大廈，係白魯塞爾大學之新校舍也。

四、本市附郭勝地

萊閣 Leaken 在本市北郊，可自北車站乘電車以往，登小阜，可遙望白魯塞爾。山巔有來沃派爾一世之紀念像。電車站附近，有中國亭 Pavillon Chinois，陳列我國近代工廠之出品。

對爾符郎 Tervueren 爲本市東郊之小村，位沙阿匿森林之北隅。綠林環繞，池沼縱橫，景物幽寂，清氣撲人。村內有剛果博物院 Musee du Congo，陳列剛果物產，以及土人之用品及生活情形。

滑鐵盧 Waterloo 在市南郊，距本市區十九公里。由南車站乘火車至勃來納拉朗 Braine-l'Alleud，再乘電車，十分鐘抵獅山 Butte du Lion，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將惠林吞 Wellington 大敗法軍，俘拿破崙於此。（參閱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二期拙著滑鐵盧弔古篇）獅山高六十公尺，頂上踞鐵獅，遙對巴黎，山下有圓形巨屋，內壁繪當日戰跡之壁畫，據中眺覽，如親臨戰線焉。

聽董蓮枝大鼓

葛墨盦

常任俠教授，金陵舊相識，六年前再過於長沙後，卽未通詢問。今春忽來滇，執教鞭於呈貢東方語專，近以其聽董蓮枝大鼓詩二首見示：

不見秦淮見蓮娘，碧雞坊外月如霜，西南漂泊同爲客，此夕聞歌欲斷腸。

何堪夜雨更聞鈴，寫出愁人無限情，我亦郞當困蜀道，感君絃語細叮嚀。

因步原韻，以抒愁情，惟自知鴉舌學語，終不近人聽耳：

還客昆明過蠻鄉，板橋舊館憶啼霜，（金陵挹江門外之二板橋舊寓，有舊齋名曰「啼霜」）歌人訴盡淪落感，一聽新詞一斷腸！（蓮枝有「南京浩劫」「鏖戰長沙」等曲）

濃陰靜聽梨花鼓，筵上雕絃道道情，人坐[illegible]月未落，街車搖夢響叮噹。

歐美的旅館

陶人俊

原始時代的人，雖多數是過着閉關自守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而對於偶然蒞止的外來旅客，則一律竭誠免費招待，曲盡地主之誼。因為這些外客時時帶來許多值得知道的消息，給他們一個與外間社會接觸的機會：這些都是他們所歡迎的。及人口漸漸加增，旅行日益頻繁，人們款接旅客，周人之急的風尚乃與日俱減。於是作客他鄉的旅人須要付出代價，以換取旅行期間之膳食及住宿的便利了。隨着這種情勢的變遷，某某社會裏面有幾個家庭，就起來負責接待一切來到各該地遊歷的旅客，為他們解決膳宿問題。別的家庭見到要買膳投宿的人，亦指引他們到那幾家願意代辦膳宿願意招呼外客的人家去，——公認那幾個家庭是作這種工作的最理想的人，那幾個家庭實在已具有旅館的雛型。——這可以說是歐美旅館的起原。

最早的商業化公衆旅館，是開設在各重要通商大道的沿綫和各宗教聖地區內及其附近地方。在埃及、巴比倫的全盛時期，他們的國境內便滿滿的散佈着公衆旅棧 Caravansaries。那些旅棧相互間的距離，約一天行程；設備相當簡陋。到來投宿者幾乎完全是駱隊商人。我們必須到達波斯帝國境內，纔見得到設備較為完善的旅店。這些旅店繼續為歐洲一般赴中國的商旅服務，直到新時代開始纔逐漸淘汰。

至於希臘早期接待異地旅客的館舍，那全是附設在廟宇裏，或設在廟宇附近的建築物裏。他們對於旅客應當付給的房假金，並不規定數額，而是任由住客照着各人自己的財力和感謝心隨意捐贈。

投宿於寺院

接着，羅馬帝國興起，統一了廣袤的幅員，加以綏靖；又在國境之內廣建驛道，改善交通，便利行旅；以此，貿易日增，往來日頻。年中總有許許多多商賈及附庸地公民，因為貿遷有無的關係，或其他各種任務，前往羅馬京城。毫無疑義地，他們在逗留羅馬期間，以及在途次旅行期間，必須寄居旅店。可惜當時意大利境內的公衆旅店 Public Inns 雖由政府管理，但有名無實，辦得很壞。其中一大部分，與其名之為旅店，無寧說是妓院、賊巢，較為合理。種種色色的歹人均以這些公衆旅店為活動中心。一般想獲得清靜，休息，安全的人們祗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借宿寺院 Monasteries。羅馬帝國境內差不多遍地均是寺院，所以這班旅客不怕投宿無門。

中世紀上半，在歐洲方面，旅行活動幾乎完全停頓。其原因是：多數的道路上盜匪橫行，而且路面破壞不堪，旅客為之裹足。但相隔不多年，商業恢復繁榮，朝拜各宗教聖地者人數激增，於是旅途食宿站的問題又復嚴重起來。有一個很長時期，一般旅客仍是滿懷戒心。每次要到甚麼地方去，必須結成隊伍聯同首途，並且在日暮之前趕快到定歇宿之地。在這個時期中，教會的各種組

五

機仍像早期一樣，是款接外客供給他們膳宿的中堅分子。有好幾個宗派的僧侶，就以款接朝拜聖地的旅客爲主要工作。大致有兩種人最要住寺院：第一種人是貴族階級。僧侶們於貴族階級常是優禮有加；因爲寺院所以能夠存在與維持，便是靠着貴族們的保護與佈施。貴族乃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第二種人是窮苦大衆。因爲善待窮苦是基督的垂訓，所以僧侶們本着宗教的信仰，於優禮貴族以外，亦盡量收留投宿的窮人。至於中產階級，則多數不得不向另外一種場合去找尋住處。

供給中產階級需要的場合，就是旅店Inn。這種旅店最初是由私人家庭辦理的。投宿的旅客例與留宿家庭的家人一同飲食；夜間則與那個家庭中的奴僕兒童和其他投宿旅客同在大廳裏面下榻。旅客們牲口的住處問題亦與旅客本身的住處同樣重要。某一些旅店爲備便計，就把牲口和牲口的主人安頓在同一間屋子裏。歐洲大陸上的旅店全數採取這種辦法。意大利境內所有旅店仍保持其羅馬帝國時代的作風，蚤蝨充斥，飽含骯髒色彩。當時在整個歐洲大陸上，旅店可以說是各種罪惡的活動舞台。

好在當時一般因職務關係而不得不時時出門旅行、商人和技工們，並不完全倚賴這些普通旅店。許多同業公會，在各大城市裏有他們自己的同仁招待所Herbergen。十五六世紀間，共濟主義倍形發達，所以在每一個小村落裏必有一間旅店專事招待旅行的商人和技工。這種特殊的旅店，在當時一定立刻成爲同氣相求的中心點。後來國家主義下的新國家興起，羣致力於修築驛道及設置較有規律性的運輸工具。英國很首先試用大型郵車，以補信差及小販賣商所用馱馬和小車的不足。十七世紀初葉，法國即創立了一個正規郵政機關，專司傳遞政府公文的工作。迨十八世紀中葉，則各色人等經常旅行均搭郵車。在英國，自從寺院被取締後，公衆旅店的重要性又與日俱增。十八世紀間，英國及歐洲大陸上的公衆旅店，不僅是旅客買膳投宿的地方，而且亦成爲郵傳人員更換馬匹及蘇息馬匹的所在。由於旅客人數的增多，這些旅店的素質亦隨之漸漸提高。當然還有人對於它們一般烹調的手術和床舖的清潔不大滿意。但開設旅店的商人日多，不像以前那樣全數爲惡棍所把持。營業的管理漸上正軌，名譽比以前好得多了。

小酒肆過夜

我們敍歐美旅館沿革，必須記得「小酒肆」Tavern始終與旅店密切關聯。這種關聯極其密切，令人們幾乎分不出酒肆與旅店有何區別。真正的酒肆祗賣飲食，並不收容投宿的旅客。在十六世紀中，英國酒肆例須在熄燈鐘（下午九時）鳴時關門停止營業；這是在顧客們最需要住處的時候把他們攆出門外——一種令旅客們失望的辦法。隨着都市繁榮的增進，酒肆便漸形成爲旅店的重要附屬物。一班破落的士紳，出征的軍士，和偷閒小憩的僧侶們，大都集中於此。十七世紀中，貴族與文人盛行假座酒肆款接友朋。因此，酒肆業異常發達。這一時期是英國咖啡館的黃金時期，亦是巴黎酒飯館全盛時期。

十八世紀初期，在法國境內，尤其是在凡爾賽附近，出現了許多旅館，——規模相當宏大的旅店，以供皇室的貴賓，貿遷有無的商賈，爲參觀皇室盛典

及其他隆重儀式而來的遊客留下榻。一七一五年，單是在凡爾賽週圍，已有一百二十家旅館；而且有許多私人家庭亦在兼營旅店業務。這件事，從一般正式營業旅館的主人埋怨當地居民時時將家中多餘房間租與旅客們與旅館搶生意這點上，看得出來。

十八世紀末葉，旅行已成爲一種風氣。到了十九世紀則旅行事業又受到一種新的推動；朝着一個新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一般社會對於自然界及風景區的欣賞與愛好。至於近代化旅館的興起，那必須歸功於鐵路網的擴展，和因應時會在工業革命商業革命局面中崛起的新興商業階級。

最早採取用「旅館」Hotel 這個名詞的，是法國。隔了不久，英國對這名詞亦廣泛採用（均在十八世紀），藉以標明已經更往日簡陋作風而採取較爲豪奢華麗的方式款接旅客。新式旅館當十九世紀早期在「歐洲的花園」——瑞士——極爲發達。據說：瑞士人實是近代風景區旅館Resort Hotel的眞正設計人和創辦人。他們在創業初期，不惜重金，延聘大批法國廚師到瑞士去，並想出各種宣傳方法吸引遊客。所以在短期間內便粗具規模，成爲轟動國際的一種事業。後來歐洲各國紛紛開辦旅館，節脫胎於瑞士的旅館，以瑞士旅館爲楷模。不消多久，各鐵路公司亦看出：提倡遊覽事業對於鐵路收入大有裨益，遂仿照前此政府在郵車路綫各終點設置驛站的辦法，在鐵路沿綫各大站及兩綫接軌各點大量開設旅館，給予遊客各種便利。及十九世紀，各國先後舉辦國際博覽會，這事直接促進旅行，同時亦是旅館數目增加的新原動力。一八五五年，法國拿破崙三世訪英歸來，立刻大興土木建築規模宏大的羅浮宮Hotel du Louvre；窮奢極麗，舉世罕儔。當時各國政府驚於其民衆偏激的愛國情緒，均不惜撥出鉅款補助那些在殖民地開設旅館的國人，一方面爲本國撑撑顏面，一方面就用這些旅館爲侵略工作先鋒們駐足和集會的場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在遠東、南非洲、法國等地開設的旅館，便是顯著的例子。德國當時一切商業侵略和政治陰謀的決策及推動，沒有一件不與這些旅館密切關聯。

現代化旅館

至於最早開辦規模宏大之現代化旅館的國家，則是美國。美國開國初期，其各地旅館設備之簡陋，與歐洲大陸一般旅店並無二致。後來美國社會情形雖較爲進步，其西部各新興城市的旅館仍保持歐洲大陸旅店的簡陋狀態。但美國具有幾種特殊條件，宜於開辦設備華麗而規模較大的旅館。因爲美洲社會開闢尚無多久，人們由於各種關係旅行頻仍，所以需要旅館較爲迫切。當時美國一般新開旅館的主要對象，就是那些新興的中產階級。其中有許多家旅館，例如波斯頓城著名的屈芮孟旅館 Tremont House 就公開地專作一班新暴發戶的生意。還有許多家旅館所收房金相當低廉，以求大衆化。美國的一般旅館，原是爲了應付新興社會的需要而開辦的。它們的對象既多數是暴發戶們，當然有的是金錢可供揮霍；所以旅館均競奢鬥麗，設備務求精美。凡十九世紀的綢緞金銀及裝飾品，均大量採用，以招徠顧客。在普通人看來，當時的旅館便等於「奢華」的代名詞。較爲進步的旅館經理

，無不在他們所辦的旅館裏，盡力介紹電燈，電話，私人浴室，升降機等新式設備。結果旅館很自然地成爲民衆們的社交中心，被公認爲舉行公衆跳舞會、聚餐會、政黨集會、接洽生意、接洽要事的理想地點。

在歐洲大陸上，一家有五百間客房的旅館就被公認爲大旅館了。但在美國則一般旅館的規模都在不斷地擴大，所以有一千間客房的旅館到處皆是，人們認爲很普通。爲甚麼美國館造這麼大的旅館呢？主要是由於升降機已發明了，同時又有了防火的建築材料及現代化的建築方法；並且旅館專家們發覺：辦理大規模的旅館，無論從設備方面或人事方面講，均更爲合乎經濟原則。因此，就成了旅館業中的一種風氣：不辦旅館則已，辦則必須辦得規模宏大。美國旅館史初期，一般旅館所辦的浴室，尤其是小市鎮旅館的浴室，乃是獲利最豐的一部分。各旅館的餐廳部則到處都是虧本；但酒排間的盈餘，足以彌補此項虧蝕而有餘。雖然如此，許多旅館之所以馳名遐邇，仍有賴於其廚師烹調手段的高明。隨着近代旅館容積日益增大的趨勢，旅館亦添辦了許多附帶的業務。一家現代化的旅館，多數會兼辦洗衣舖、冰忌淋製造廠、室內裝飾舖、電力廠、鮮花店、和許多其他附帶的服務部門。

現代化的旅館，尤其是在美國，可以分作三大類：（一）商務旅館 Commercial Hotel，（二）風景區旅館 Resort Hotel（三）公寓式旅館 Residential Hotel。商務旅館服務的主要對像，是一般過往的客商。他們留居期間不長，所以旅館住客流動性甚大。在這種旅館裏居住的人，以商店推銷員 Traveling Salesmen 爲最多。在某一時期，單就美國境內而言，就至少有六萬個商店推銷員終年在旅行着。他們的旅費，完全是向各人供職的公司報銷；所以旅館賺他們的金錢相當容易。優良的旅館設備，對於一個社會的繁榮，關係十分密切。歐洲的維也納城所以能夠成爲巴爾幹半島各國家的商業重心，即由於當地有設備華麗的旅館。美國人士有鑒於此，於是競起開辦旅館，每一新興都會，均把旅館列作建市計畫的重要項目之一。雖然後來汽車在美國更爲普及，而且市場情形更變，商店推銷員已漸漸失去他們以往在商業場中的重要性；但直到現在，他們仍舊爲一般小城市旅館的主要顧客。

風景區旅館，多數每年祇有幾個月時間營業，爲一班過假期生活的旅客們服務。美國興辦風景區旅館之初，確鑿汽車產額的加增與公路里程的加增，着實繁榮了幾時。不過近年來美國各地第一流風景區旅館，亦與小鎮市旅館同一命運，營業漸漸不及從前。這是因爲各公路線上新開了無數比較講求實際講求樸素的旅館和夏令冬令營 Tourist Camps，與他們在業務上競爭。

美國公寓式旅館的興起，乃是近年間旅館業中一種驚人的發展。公寓式旅館的住客流動性甚小，比較固定。一般沒有家庭的單身人住在這種旅館裏最爲方便。但家庭寄寓在這種旅館中的尤其是大都會裏的已婚的人們寄寓在這種旅館中的，亦一天比一天增多，當然，造成這種局面的有許多種因素：如都市中租金的日漸增高，婦女的經濟獨立，僱用傭僕役的日益困難，均是這種因素中比較重要的。又旅館生活常是代表一種緊張的城市生活。在那種空氣中，論

五一—二二二

事不論人的風氣，擺脫一切習俗束縛而崇尚個人自由的風氣，均充分發展。在那裏，社交的機會比較頻繁，而且公暇娛樂極爲齊備；所以那些喜歡新奇喜歡興奮的人們趨之若鶩。但處於這種環境裏的家庭生活，不免很快地成爲機械化，成爲很不自然，並對於兒童們發生不良的影響；釀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是旅館的黑暗面。

幫助了游覽

旅館業發展到這個階級，便不再祇是大規模整理房間 House keeping的工作了。旅館業在美國，已成爲投資最大並且最重要的實業之一。在好幾個歐陸國家，旅館業被列爲國內的首要實業。例如就瑞士而論，瑞士所以能每年在國際貿易上獲得若干盈餘，主要的原因，即是由於一般辦理完善的旅館大大幫助了瑞士的遊覽事業，吸引了許多外國遊客，帶着巨額金錢到瑞士來消耗。有一個時期，大多數歐陸國家均特設管理遊覽事業的機構，提倡遊覽，並多方設計吸引遊客。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法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均感覺政府有另撥的款補助其本國旅館業的需要，或感覺有指令銀行多予旅館業透支借款以利週轉的需要；於是瑞士在一九二一年組織「瑞士旅館業全國互助協會」，集合了三百萬法郎的資金，支持並改善瑞士各地的旅館。這筆資金裏面，有一百五十萬法郎是瑞士政府投資的。美國的旅館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吃虧頗大。這並非因顧客減少，而是因爲旅館數目增加太速，供過於求。根據美國旅館業協會一九三〇年的調查報告書：美國全國在一九二〇年祇有二〇八〇〇家旅館；但到了一九二九年卽增至二六八〇〇家，成爲一〇〇與一二九之比。單在一九二九年一年之內，美國各地旅館的建築費便達到五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鉅。

歐美的旅館業，從開首便採用集團組織。瑞士的芮芝 Ritz旅館聯號Chain of Hotels（卽某十個或廿個旅館組成一個大集團，而每一個旅館好比是一條鎖鏈上的一環——是這集團中的一份子。）是在一八八〇年開始建設的。一九〇〇年後，則一大半德國旅館已採取連鎖式聯號組織，相互連貫。同時，美國的一般旅館亦採用同樣方式組織了起來。

旅館的人事組織，在旅館史裏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旅館給與住客的服務是多方面的；所以需要相當多的員役。員役人數與住客人數的比例，每一個旅館都與其他旅館不同。在少數比較奢華的旅館裏，例有四五個員工應付一位住客。但普通比例是平均員工一人侍應住客兩人。旅館員工們日常担任的工作，五花八門，種類極爲複雜。但在多數旅館裏，員工的待遇條件相當令人失望。通常進用或裁撤雇員之權，係操諸各部主管人員之手，而不是由一個集權的一個機構處理。最普通的習慣，是每逢一位新膳廳管事或客房管事到職，他必須帶領全班人手前來，該部舊有人員卽全數解雇。旅館司役之沒有保障，可見一斑。祇有少數大的旅館纔有統一事權的人事機構，專司員役與工作的調整。當然，凡有這種專責人事機構的旅館，亦彙辦考核及訓練。十分之九的旅館專門學校設有「近代人事管理方法」Methods of Modern Personnel Management一類的科目。可惜受過訓練的人們，

還是很少實施應用這些原則及方法的。

有許多旅館員工是住在旅館裏的。他們的住處當然不及客房舒適寬敞，他們的膳食亦不如住客所用的烹調可口。因此，近來有很多旅館鼓勵員工到外面去住。但他們薪津旣低，工作鐘點又很長，這種辦法亦得不到滿意的結果。

收小費問題

普通旅館司役的工資，一律是很低的。許多旅館當局雖一再聲言不贊成工役受住客的小費，但他們給予工役的工資是那麼低，工役們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實在不得不倚賴小費的收入。我們知道，小費是沒有標準的。數額或多或少，完全取決於顧客們當時一霎那間的感覺，所以工役們很難有一定可靠數額的工資。賞給小費的習慣，不僅令侍役們看住客的舉止豪華與否而歧視住客；並且從住客的觀點看來，旅館所收房錢金祇是他須要付出全數的一個開端，若要得到滿意的服務，他就必須繼續花錢；這是何等滑稽！以上由於工資太低而引起的各種不良現象，一班比較開明的旅館經理早已詳細知道；可是他們並沒有補救的辦法。

由於旅館的半公衆性質，歐美各國政府對於旅館有關公共衞生、公共福利、公共道德的事，早有規定。而對於旅館經理或客棧主人的職守與責任問題，尤不厭求詳，一一用條文規定。旅館與公寓不同。任何人前來投宿，祇要他願照付寄宿費用，並且沒有犯法，亦不患傳染病，旅館是無權拒絕他的。但某一些有成見的人，對投宿旅客的這種權利並不尊重，常擅自任意拒絕。大概是早年的政府要防止旅店主人與盜賊匪徒狼狽爲奸吧！所以各國法律均規定旅館對於住客的財物須絕對負責。根據羅馬法，旅客在寄宿旅館時期，所受一切損害及損失，旅館須負全部賠償責任。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各民法國家依然保持這種觀念。一五七四年，英國轟動一時的高以勒訴訟案Coyle's Case決定了一條原則：就是：旅客的財物損失，除非是由於旅館主人的故意疏忽所致，旅館可以不負責任。這一點，到了十九世紀初年，雖曾一度翻案，但各國近年來的立法均趨向高以勒案所立下的原則。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及旅行的加頻，上述羅馬法的規定顯然把旅館經理的責任弄得太重了，太苛虐了。所以一般旅館經理屢屢請求政府減輕他們的責任。美國是一個向來沿用羅馬法的國家；但自一八五五年來即開始制定減輕旅館責任的法律。紐約州與本雪文尼州同時通過法律，准許旅館經理特備保險箱，代住客保管寄存物品。其應負之責任，便限於這種代爲保管的物品。至於未經特請保管之財物，如有損失，旅館可以不負責任。英國在一八六三年始正式承認這個原則，制定新的法規。法國亦於一八九九年及一九一一年兩次通過法律，規定旅館經理的責任只限於一千法郎。德國在一九〇〇年，比利時在一九〇七年，瑞士於一九一一年，均先後通過同樣法律，減輕旅館對於住客財物所負的責任。但意大利直到現在仍保持羅馬法的規定。美國各州有自由立法之權，所以州與州間情形不同，關於此事的法規各異。但試作整個觀察，可以看出美國有一種很明顯的趨勢，這就是：除非住客的財物損失是由於旅館主人的故意疏忽所致，旅館對於這種損失可以不負責任。

交通參考資料

鐵路

1.黔桂鐵路都貴段亦暫緩進行

黔桂鐵路侯局長家源在桂向報界談：都勻附近距鐵路二公里處，發現新煤礦，經調查結果，蘊藏量在×百萬噸左右，揮發力爲百分之十八強，故適合機車之用，現正計劃大量開採，是則黔桂路機煤問題，當不致如過去之嚴重，須於目前所用機煤，仍仰給於粵漢，湘桂兩路，如雨季不使煤礦及路基損壞，今年當不會發生煤荒，目前黔桂路之中心工作，因經費關係，已由趕築都勻至貴定段之工程，改變爲改善通車各段之路基及客貨車運之整理云。

2.黔桂鐵路六甲站將代替金城江站

據交通方面消息：黔桂路局爲便利旅客及運輸起見，有將六甲站代替金城江站，行車至此，再轉獨山都勻之議，現該站之建設，正擬積極進行云。

3.隴海鐵路改訂時刻表

隴海鐵路以豫西情勢和緩，爲恢復交通以便行旅計，自六月十六日起，將一二次綠鋼特快車仍改在東泉店與寶雞間行駛，并增開華陰寶雞間交通列車一，長安寶雞間三四次之特快車，即於同日起取銷。

4.川滇鐵路敘昆綫曲靖至霑益

川滇鐵路敘昆綫曲靖至霑益一段，業已鋪軌完成，經定自本年六月一日起，正式通車辦理客貨業務。鐵路公司特於曲靖車站專備[illegible]通車行使曲霑間接送旅客。計每日上午六點正由曲靖開，六點四十分到霑益，六點五十五分由霑開，七點二十分返抵曲站。下午五點三十分由曲開，六點十分到霑，再於六點二十分由霑開，七點正返抵曲站。

5.滇越鐵路增駛昆開特快車

滇越鐵路爲減低旅客列車載重，以策行車安全起見，對於廿一、廿二次昆明開遠間客車限制乘客人數，規定三等車輛以乘坐一百人爲限，並減掛車廂若干，以後該次列車不再加掛頭貳等定座車，惟近來昆開間旅客往來日衆，爲適應需要起見，該路特自六月廿五日起加駛一二次昆開間特別快車，即將原有廿一、廿二次所掛之頭貳等定座車改掛此項列車之中，并規定每逢雙日第一次由昆南下，單日第二次由開北上。

6.滇越川滇二鐵路共同調整客貨運價

滇越川滇二路自六月一日起調整客貨運價，茲將客貨價列後：

普通客票：三等滇越川滇均改爲每人每公里二元七角三分，二等照加一倍，頭等照加二倍，乘坐特別快車分別按普通票價核加百分之十。

行李運價：每十公斤每公里滇越路改爲五角八分八厘，川滇路改爲三角四分三厘。

包裹運價：滇越路由直達客車運輸之包裹改爲每十公斤每公里八角二分三厘二毫，由混合列車運輸之包裹改爲每十公斤每公里五角八分八厘，川滇路包裹改爲每十公斤每公里四角八分另二毫。

7.渝綦鐵路一段試車成功

重慶綦江鐵路自路基橋梁涵洞等工程完成後，業已鋪軌一段，並將已有之機車車輛等裝配竣事。六月六日由該路處長何網藩等在貓兒沱車站主持試車，往返行駛，平穩迅速。附近各鄉民衆扶老携幼，前往參觀，自晨至暮絡繹不絕。

公路

1.全國公路運價

全國公路運價，自五月廿四日起，重予調整。計滇緬綫及東南區客票每座每公里五元三角，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四角五分七厘，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五角四分八厘。川康滇綫客票每座每公里四元七角，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四角零八厘，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四角八分九厘。川滇東路西南公路川陝川鄂湘綫及川黔陝豫鄂等省公路客票每座每公里四元六角，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三角九分七厘，包裹

每五公斤每公里四角七分六厘。西北區客票每客每公里三元三角，逾重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二角五分二厘，包裹每五公斤每公里三角零二厘。

2.川陝聯運處班次日期說明

渝寶線通車　由渝至寶雞，每月雙方各開十五次，均逢雙日對開，發售直達通票，全程一〇六九公里，五日可達，票價六一四七元。

渝蘭線通車　由渝至蘭州，每月各開三次，逢四、十四、廿四日由渝開蘭，逢二、十二、廿二日由蘭開渝，發售直達通票，全程一一六八公里，九日可達，票價八〇四一元。

渝鄭通車　由渝至老河口，每月各開兩次，暫定每月五、廿日由渝開老，中於白河廣元各休息一天，全程一六〇四公里，十三日到達，客票售至白河，計七九〇〇．五〇元。

渝迪線通車　由渝至迪化，每月一日由重慶開迪，十七日由迪化開渝，中於廣元酒泉哈密各休息一天，全程三五九四公里，二十三日可達，在哈密換車，渝至哈密票價，一三七七五元。

渝甯綏通車　由渝至甯夏，綏遠，陝壩每月一日由重慶開陝，廿四日由陝壩開渝，中於甯夏廣元各休息一天，全程二〇九九公里，十四日可達，票價一〇三九五．五〇元。

3.曲永直達通車增加票價

江西公路處曲江至永安直達通車，自六月客日起，票價增爲國幣肆千伍百柒拾元，逾重行李每五公斤照票價十分之一收費云。

4.川滇東路客車情形

川滇東路滇黔聯間客車每逢星期二四由瀘開出，規定全程五日可達，又據南經濟委員會運輸處亦有車輛行駛瀘曲之間，由瀘縣中國旅行社代售客票，故近來由瀘赴昆旅客，已不若以往之擁擠，在瀘候車三四日，即可成行。

5.大麗公路續修

雲南省府准省參議會咨，以開第二次大會時，雲參議員南潮建議請政府續修大理至麗江之大麗公路，以增強物資運輸案，茲悉省府已令飭公路管理局辦理，除下關大橋預算已於日前專案呈請交部核撥外，其該路續修之工程費，則另擬預算具呈請交部續撥我用，以資修築，於短期內通車云。

6.趕修蘭甯公路

貫通甘甯兩省之蘭甯公路，係分甘甯兩段興修，甘省奉交部撥發工款後，即組設蘭甯公路甘境工程處，委張志禮爲處長兼總工程司，蔡鵬爲副總工程司，全路分三個總段，積極施工，該路關山涝池石質路，其靖遠黃河渡船，均已於五月初動工，靖遠黃河渡口及所需河橋，亦在測量設計，日前并由蘭開始測定線，擇要鋪佈砂礫路面，設立行車標誌，預計八月底可暢通汽車，屆時西北公路運輸局將開班車，以利行旅云。

航空

1，張嘉璈氏在美談中國航空網

代表中國與美方官方討論戰後航空問題之前交通部長張嘉璈，六月六日對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稱：戰後國際航空線之非恐寬通航自由原則，中國業表同意。中國將與美國及各聯合國家合作，共同消除戰前阻止國際航空發展之障礙。航空事業爲保持和平之重要因素，戰後之中國將建立廣泛之航空網，使中國之各主要城市能由幹線彼此聯繫，其他地區亦將建立支線。中國並將使其國內之航空線，與各鄰邦之城市貫通。個人預料政府在戰後仍將一本其傳統之慣例，交通運輸仍歸國營，中航公司在戰後將居於重要地位。此次在美商談頗獲進展。中國政府準備與美及其他聯合國家合作消除戰前各種阻止國際航空之障礙。中國戰前未參與國際航空線，蓋吾人不願日本在華闢立航線，而因避免日方有所藉口計，吾人亦拒絕任何其他國家闢立航線。戰事發生後，中國航空事業曾大加擴充，使中國各地與緬甸印蘇均獲聯繫。戰後吾人將更能參與國際空運之發展，關於任何聯合國家之商航機，將自由通過任何地帶，並得基於技術上之原因，在任何地帶降落之原則。中國實同成立國際性之協定，按此點本爲美方之主張，然據外交界人士稱：英國亦已表示讓步而同意此議。

2，中央航空公司即將恢復客運

中央航空公司前因客機缺少，各線客運停止已久，茲據確息：該公司最近到有客機八架

五一—二二六

，有將於下月份起逐漸恢復各線客運之計劃云

3. 中國航空公司調整客貨運價

中國航空公司已定自七月一日起，將現行客貨運價予以調整，詳表業已公佈，見附表。

水道

1. 南充合川間通汽輪

嘉陵江中游合川至南充一段水道交通，素稱重要，惟該段河床甚窄，灘險林立，平時祇能通駛木船，輪船行駛素感困難。近年經嘉陵江工程處予以疏濬管理，值此江水上漲季節，現已可駛淺水油輪，茲悉交通部長江區航政局已令民生公司派輪行駛，聞該公司已準備派民聽輪由渝駛往開航，查該段水程計長一二四海里，民聽輪航行上水須兩日，下水則一日可達，沿途經過武勝岳池兩縣縣境。聞民聽輪行駛該線往返一次，須用煉柴油一八五〇磅，潤滑油三五磅。每次船員開銷及其他開支約需二十四萬元，成本頗鉅。民生公司擬俟航政局對客貨運費核定後，即派民聽輪專行該線，每星期上下各開一班，並與渝合線銜運，以便客貨運輸。

2. 川江航運運價調整

民生實業公司以物價波動甚劇，為維持川江航運交通起見，特將各線客票價目重新予以調整，即不論上下水，均按原定票價增加百分之百。貨運價目亦照此增加，現已呈准交通主管當局，定于七月一日開始實行云。

3. 造船業近況

造船事業為當務之急。近況如下：軍政部船舶修造廠今年二月始行成立。擬於最近四個月內完成汽船×艘。招商局機器廠定今年十二月底完成江華、江新、江漢、江順、江安五艘，各輪均為載重三千噸以上之大輪。三北造船廠抗戰七年來已造輪艇十七艘。民生公司所屬機器廠為民營造船工廠之規模最大者，現有工人一千八百餘。民生公司共有輪船百餘艘，近因柴油來源缺乏，僅有五十餘艘以煤炭為燃料經常駛行。每月有二十餘艘必須修理。機器廠之任務在修理舊船，製造新船，並承造其他各工廠所需之鍋爐及機械。抗戰以來該廠已造新輪二十四艘，今年八月底前「民捷」「民悅」兩新輪將下水。

4. 渝區水上交通設施改進

川江各輪船公司，遵奉長江區航政局指示，將各躉船一律改修或重建，均於本月全部完成。現在長江方面上自白沙，下迄涪陵，嘉陵江方面，上自北碚，合川沿線各埠，均已安設新躉船。此項新躉船，均設置候客室，布列座椅，使客待船較前更為舒適。行李貨物，另闢檢查處所，並與躉船通路，分設進口出口，加寬浮橋跳板，加強燈光設備，經此改革後，碼頭秩序井然。此外為按號購票，順序候檢，依次上船，亦由檢查機關切實執行。輪船業同業公會二十六日特備專輪邀請長江區航政局局長王洸，及市政府各局主管人員再度視察參觀云。

5. 閩江航線調整組織

閩江各段航線，近經閩省府核定，自福州萬壽橋迄下流各支流，歸下游公司營辦，萬壽橋至尤溪口，歸中水公司營辦，尤溪口以上各支流，歸上游四縣合組之閩輪公司營辦，所有各段輪船業，應均須部報請登記合併組織，然後營業。

其他

1. 獎勵搶購物資內運

中央為獎助商人搶購物資內運，近由交通部規定自三十三年六月一日起，各鐵路局對商人搶運內地之物資，憑財政部貨運管理局證明文件，照貨物或包裹普通價八五折核收運費。至於政府物資，無論係搶運內移或後方運輸，亦得憑該局證明文件或專案電請交通部查核，飭路局概照七五折收費。此項辦法，已經國家總動員會議第四十九次常會決議通過，分飭各有關機關遵照。

2. 蘭州西北大廈開幕

西北地方及交通當局，為建設西北，招待外來人士起見，特會同中國旅行社在蘭州左公西路設立西北大廈，交由中國旅行社負責經營。規模宏大，冠甲西北，計有客房五十，能容旅客三百人之餐廳一所，內部設備，至稱完善。六月十五日開幕，第一位招待之貴賓，即為國賓美副總統華萊士先生，華先生對於該廈佈置及服務精神，曾備致讚揚云。

中國航空公司客票價目表

渝加線

重慶			
NC$ 5500	昆明		
NC$ 11700	NC$ 6200	丁江	
NC$ 14500	NC$ 9200	RS 500	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			
RS 500	丁江		
RS 1240	RS 740	昆明	
RS 1500	RS 1000	NC$ 5500	重慶

昆桂線

昆明	
NC$ 8000	桂林

渝蓉線

重慶	
NC$ 3000	成都

渝桂線

重慶	
NC$ 6000	桂林

渝蘭線

重慶		
NC$ 820[illegible]	蘭州	
NC$ 8200	NC$ 82[illegible]	寶雞

普通貨物及逾重行李運價表（每公斤）

渝加線貨運及行李

重慶			
NC$ 220	昆明		
NC$ [illegible]68	NC$ 248	丁江	
NC$ 580	NC$ 368	RS 6-0-0	加爾各答

加渝線貨運

加爾各答			
RS 6-0-0	丁江		
RS20-0-0	RS16-0-0	昆明	
RS30-0-0	RS24-0-0	NC$ 220	重慶

加渝線行李

加爾各答		
RS 6-0-0	丁江	
RS25-0-0	RS20-0-0	昆明
RS35-0-0	RS30-0-0	重慶

昆桂線

昆明	
NC$ 320	桂林

渝蓉線

重慶	
NC$ 120	成都

渝桂線

重慶	
NC$ 240	桂林

渝蘭線

重慶		
NC$ 328	蘭州	
NC$ 328	NC$ 328	寶雞

貴重貨物運價表（每公斤）

渝加線

重慶			
NC$ 550	昆明		
NC$ 1170	NC$ 6[illegible]0	丁江	
NC$ 1450	NC$ 920	RS15-0-0	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			
RS 15-0-0	丁江		
RS 50-0-0	RS 40-0-0	昆明	
RS 75-0-0	RS 60-0-0	NC$ 550	重慶

昆桂線

昆明	
NC$ 800	桂林

渝蓉線

重慶	
NC$ 300	成都

渝桂線

重慶	
NC$ 600	桂林

渝蘭線

重慶		
NC$ 820	蘭州	
NC$ 820	NC$ 830	寶雞

編者與讀者

時代給予我們一個機會，同時又是測驗我們的一個課題，要怎樣去把握時代和接受測驗，這便是旅行雜誌遷移到重慶出版的大前提。

回溯從前，不得不把旅行雜誌發行的簡短歷史，約略追述一下：旅行雜誌創刊於民國十六年，最初為季刊；即每三個月發行一冊，嗣以各方讀者對於旅行發生了極大興趣，我們為適應需要起見，改為每月出版一期。質和量的改善，隨着時代，不斷地向前邁進。我們嘗懷懷着一個理想刊物，要把內容和外觀，辦得同樣精美，總希望有一天能夠和美國刊物放在一起，毫無遜色。所以早期的旅行雜誌，所用的紙張，是美術銅版紙，其後改為糙米色的沖銅版紙，嗣後以銷路日廣，又不願增加讀者負担，始選用加拿大的白報紙。然而每期的封面及裏面的藝術圖景，卻仍保持一貫精神，不肯絲毫忽略。在西南大後方，尤其四川省，我們擁有大量的讀者，還許多老朋友，十餘年來，和我們保持接觸，一直沒有間斷過，他們看到旅行雜誌的誕生以至於成長，一直到現在遷移至重慶出版，這是何等親切有味的事！重慶和成都這兩個地方，據我們所知，就有若干讀者保存着一部完整無缺的旅行雜誌—從創刊號到現在—放在他們的書室裏。

廿六年八月十三日滬戰發生，上海的各種定期刊物，紛紛休刊，我們認定一種刊物暫告停頓，對於讀者的打擊，固然很大；而將來刊物本身，要圖謀恢復，也着實不易，因此在任何困難環境之下，我們必需繼續出版。但是，當時東南各地，先後失陷，稿件來源，頓成問題，於是我們派遣記者，到西南各地游歷，並利用本社在大後方的各單位，為我們搜羅稿件圖片，一時佳稿紛來，使編者在情緒上獲得無限興奮。廿七和廿八年這兩年的中間，我們活動的範圍，在香港，桂林，貴陽，重慶，成都一帶，曾經刊行過「西南專號」，「四川專號」以及許多有關大後方的文字，所以，我們雖然在孤島中辦刊物，但是不曾和時代有了距離，而且，銷路格外擴展了。至少我們還可以說，從客觀條件上，這旅行雜誌所刊載的材料，在上海維護了若干正氣。許多青年們看到旅行雜誌便興奮了，他們要到大後方來，他們要知道大後方的事物是太多了，唯有我們能夠供給這種需要。

在廿九年，三十年中，正是敵人企圖南進的時候，我們的記者，又環行南洋群島一週，約集友人，寫了許多稿件，返上海而後，刊行了兩期專號：一是南洋群島專號，又一是馬尼剌專號。

關於旅行雜誌從上海寄遷到大後方，我們也不斷努力，從廿六年到三十年，這期間費了無限周折，旅行雜誌曾經走過滇緬公路，繞道過浙東的一角，又曾自滬口溯江而上，再於鐵當郵路的通行，旅行雜誌總是跟着郵包，從淪陷區到大後方來。凡是我們的老讀者，當一卷在握而欣賞它的時候，總該覺得老友登山涉水而來，頗非易事也。三十年夏，郵遞格外困難，我們便在桂林發行航空版，是從上海製好紙型，交郵航帶港，再由港社以紙型交飛機帶至桂林印刷發行。三十年冬，敵人攫佔了上海的租界，香港繼告淪陷，於是航空版又告停頓。

三十一年七月，旅行雜誌桂林版，以簇新姿態與大後方的讀者相見，而上海版則於同年十二月號告一段落。桂林是一個文化城，由於紙張印刷的條件適合，旅行雜誌便在桂林植了一點基礎，多謝海內作家的贊助，大後方讀者的愛護，使得我們於極度困難中獲得發展，這一本刊物比在上海格外燦爛了！

現在我們又從桂林遷移到重慶，與其說艱辛，還不如說愉快的成份居多，十八年來，我們沒有停過一期，每逢艱重困難，總必努力克服。

我們接受時代所給予的機會，我們更要很美滿的答復這一個課題。

由於運輸的困難，有許多稿件還滯留在中途，自六月份以後的稿件，全是在重慶搜集的。有許多已經編好，約定發載的稿件，因為上述的緣故，只好在以後各期中陸續披露，謹向許多作家一誌歉忱！

編者